

留東外史 第九集



无

# 留東外史第九集

不肖生著  
跋子批點

##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旼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上集書中說到周撰和陳蒿正在互調眼色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箇黎是韋先生打了一箇大空周撰便坐不住了起身要走那周撰爲何急急的要走呢因爲忽然記起何達武說的鄭紹旼向陳蒿求婚的話來想打聽個明白。

是一件大事又料道黎是韋是個涎皮涎臉糾纏不清的不願意和他久坐一塊。是有些坐不住當下對何達武使了個眼色教他同走的意思即向李鏡泓陳蒿告辭陳蒿笑道天氣很早忙甚麼。留坐的話非他說就沒情義了黎是韋正在看報聽說周撰要走即忙放下說道我也要走了。人人都願意周撰先走一步罷。遲日我再奉看此時我也在這裡做客恕不送哪。周撰笑了一笑立起身來陳蒿道請把現住的地名留在這裡。有心李鏡泓連說不錯今日的事很費了心將來免不了還是要借重的。周撰謙虛了幾句撕了頁日記本寫了富士見樓的番地交給陳蒿。目的同何達武出來陳毓也送到門外周撰拉了何達武的手沿着江戶川河岸緩緩的走何達武道黎是韋這朽鬼。湖南人罵朽鬼的字意義很離解釋因爲包含實曲及肉麻種種意義朽的可惡又不曉得看人的顏色二姑娘簡直把他當馱子拿着他開心他自還鳴得意以爲是歡喜他周撰道他這個倒沒要緊纏一會纏不上自然會知難而退我問你白天說鄭紹旼向二姑娘求婚是甚麼時

候的事。

在此關心

何達武道。就是近來兩個星期以內。周撰道。他們怎生見面的。何達武道。那日我在江口川停車場

下車。過了老鄭。他問我見着你麼。我說不會見。他說你和他解散貸家之後。回湖南運動。來這裡進了聯隊。聽說

近來又回湖南去了。不知道來沒有。我說自從牛込散夥之後。絕沒見過一面。老鄭說。你還該他幾十塊錢。請你

吃料理。你吃了就溜跑。他非得找着你。問你要錢不可。補前集書中所未及叙我當時就邀他到家裡坐坐。他見了二姑娘。便

發狂似的。來不及的鞠躬行禮。二姑娘也不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和他攀談了幾句話。他第二日來。就不在

我房裡坐了。買了些水菓鮮花。送給二姑娘。一連幾日。沒一日不來。夜間甚至坐到十一二點鐘。才回去。前幾日

他忽然向我作了幾個揖。求我做個紹介人。向二姑娘求婚。我明知道事情是決無希望的。因他是個鄙吝鬼。素

來一毛不拔。樂得借這事騙他。一頓料理。吃對他滿口承認。說這事有辦法。不過我此時想吃料理。你得請我先

吃一頓。我才肯替你說。他躊躇了一會。祇得請我到春日館。吃了個酒醉飯。飽了。第二日來。聽回信。第二日我

吃了早點。便出來在外面混了一天。他就在我房裡等了一天。他因不知道我和二姑娘如何說的。不好意思見

二姑娘的面。等到夜深。不見。回來祇得走了。留了張字在我桌上。約明日午后六點鐘再來。誰知剛天明不久

我還睡在床上。他就槌門打戶的來了。可謂一刻也耐不得我披衣起來開門。一看是他。我就問道。你留的字。不是約了午后

六點鐘嗎。怎麼來這們早呢。他說我是約午前六點鐘。那字寫錯了。他問我事情說好了沒有。我說事情是對二

姑娘說過了。但是我的面子太小。二姑娘素來不大信我的話。我連說幾遍。二姑娘祇作沒聽見。我不好再說了。

最好還是你自己去說。我從來不會說話。說得不好。反把事情弄壞了。也居然能老鄭聽了我的話。並沒疑心。是假

最好還是你自己去說。我從來不會說話。說得不好。反把事情弄壞了。也居然能老鄭聽了我的話。並沒疑心。是假

的盤問、我對二姑娘說的時候。二姑娘的臉色怎麼樣。我隨口說道。我對他這話的時候。他正低着頭寫字。沒看見他的臉色。不知道怎麼。老鄭道。我不相信你對他提這話。他連頭都不抬。一抬我說。確是不會抬頭。你自己去問他。就知道了。妙妙可謂絕無對證老鄭道。我怎麼好意思當面去問呢。我因見他對我很像表示好意。才託你做紹介。人你既說了一次。他沒答理。我當面再去碰釘子。臉上如何下得來哩。一面說。一面抽聲歎氣。忽問我道。聽說二姑娘的英文很好。是真好麼。我點頭道。他能翻譯英國書。英文總有個相當程度。老鄭喜笑道。我去寫封英文信給他。由信中向他求婚。看他怎麼回信。我說你幾時學的英文。會寫英文信。他向我耳邊低聲說道。我請朋友代寫。你却不可說破。說破了。二姑娘就要疑心。我是個沒有學問的人了。二姑娘又何嘗疑心你有學問我連說好好。決不說破。前日果然從郵局寄來了一封英文信。把個二姑娘笑的要死。我表兄不懂英文。教二姑娘解給他聽。我也在旁邊聽着。信中不知說多少。求二姑娘可憐發慈悲的話。祇要二姑娘承諾求婚的事。無論怎麼苛刻的條件。都可磋商。末後說。如果不承諾。相思病就上了身。全世界沒有能治相思病的醫生。眼見得就要死在海外。這種求書能有効嗎周撰笑問道。二姑娘回信給他。沒有呢。何達武道。你說二姑娘肯回信麼。他最是個愛漂亮的老鄭。那種面孔。連我望了都害怕。二姑娘如何看得上眼。周撰道。你知道老鄭在二姑娘跟前說我甚麼話沒有。主要是在這道一句何達武搖頭道。二姑娘昨夜才遇着你老鄭。怎麼會向他說到你身上去。周撰道。照事勢推測。老鄭不見得因二姑娘不回信。便絕望不到這裡來。他那吊膀子的臉皮。厚得厲害。若是明後日再來了。你向他提我的話不提呢。何達武道。萬不能提。一提他就得想方設計的破壞你了。周撰道。不錯呀。不特不能向他提。並且我還要託你要阻攔他不許和。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畝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四

二姑娘見面我們不好無端的教二姑娘把遇見我的事情瞞着不對老鄭說又恐怕你表兄表嫂於無意中漏出來就有許多不便有何不便不過你的醜史全在鄭肚皮裏罷了我左思右想總以不給他見面最妥何達武道老鄭來時常是逕到我表兄房裡我怎生能阻攔他不給他們見面周撰道不難我教給你的辦法你明日對你表兄說鄭紹畝這人太無聊下次來了不要理他才好你表兄聽你這們說必然問你是甚麼道理你就裝出生氣的樣子說道你還問甚麼道理他簡直把你當亡八蛋他初次來的時候見着二姑娘就問我這位小姐已許了人家沒有我說沒有他過了幾日就求做紹介要向二姑娘求婚還請我在春日館吃料理我心裡雖覺得他太不自量但因二姑娘本是沒許人的人家來求婚許可不可攔之二姑娘不能說求婚是無聊的舉動當時也沒斥責他也沒替他向二姑娘說誰知我昨夜送周卜先走後剛要轉身回來他忽從後面鐵腳鐵腳的喊了幾句我回頭見是他問他來做甚麼他把我拉到江戶川橋上悄悄的問我道我寫了封英文信給二姑娘你可曾聽說收到了沒有我說收到了他問收到了怎麼不見回信我說那我却不知道他說祇怕是沒得希望了鐵腳我和你係知己的朋友你如何全不替我幫幫忙呢我說這種忙我幫不了他沈吟了半晌道二姑娘自然是天仙人就是他姐姐也算得是個絕色女子可惜嫁了李鏡泓這們一個笨貨我看他很像帶着些抑鬱不樂的樣子我弄二姑娘不到手也罷鐵腳祇要你肯替我幫忙在你表嫂跟前方便幾句把我這一點愛慕之心達到他腦筋裡我就好慢慢的着手了你表嫂畢竟比二姑娘多幾歲年紀比較的懂風情些料定決不至拒絕我的主意何達武笑道主意是好但是我表兄若當面對起質來怎麼辦呢周撰笑道這種事你表兄如何肯對質並且對老鄭這方面

也得捏造一番話對付他。你見他來就對他使眼色。把他拉到沒人的地方。先對他蹩脚搖頭歎氣。他必然問你甚麼事。你就拿出埋怨他的聲調說道。他那英文信是請甚麼人替你寫的。也沒請第二個懂英文的人看一看嗎。你這們一說。看老鄭怎樣回答。他若答我已請會英文的人看過了。你就說。哼。已請會英文的人看過了。二姑娘說。盡是一篇卑鄙無恥的話。看了刺眼。等姓鄭的來了。倒要問問他。這些鄙卑話的出處。看他是不是從卑田院學的英文。老鄭連英文字母都認不得。聽了這話。必然害怕。不敢去見二姑娘。他若說沒請第二個懂英文的人看過。你就說。怪道二姑娘接了那信。氣得說不出。信中盡是些輕薄侮辱的話。幾次要拿那信到警察署告你。都被我攔住了。二姑娘說。礙我的面子。饒了這輕薄鬼。下次如再敢跨進我的門。我自自懲處他的辦法。老鄭聽了。也要嚇得請他進去。都不敢進去。又是好主意何達武大笑道。你這離間的法子妙極了。周撰道。我不教你白給我帮忙。我和二姑娘的事情成了。功多的不敢答應。謝你六十塊錢。早成功。早給你。遲成功。遲給你。何達武喜道。當真麼。周撰正色道。不常真。我難道爲幾十塊錢騙你。何達武喜得搔耳爬腮。是第一次當騙。泊六的神氣。說。你的主意多。無論教我怎麼辦。我總竭力便了。周撰點頭道。我就教給你明日行第一步的生意。何達武連忙湊近身。問明日該怎麼辦。周撰笑道。二姑娘的知識身分。都與平常的女學生高些。下手太急切了。顯露出個急色兒的樣子。來。反使他瞧不起。我還祇和他見面二十四個鐘頭。若也和鄭紹敏黎是章一般。涎皮涎臉的。他雖未必就厭惡我。如厭惡鄭黎兩人一樣。但是我覺得不存些身分。他素來是一雙瞧不起一般男子的眼睛。我又沒特別的能耐。如何能得他的真心。傾向我。前後思量。這件事情。須得見面的日子多了。有了相當的感情。才能漸漸用手段。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攷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六

他的感情變成愛情。這件事方有希望。倒是經我此時的心理與昨夜的心理不同。昨夜初次見面覺得他很垂青於我。以為下手不難。今日見面他却也一般。有相當的表示親熱。不過我看了他作弄黎是韋的舉動。知道他是一個腦筋極活潑。性情最流動的女子。昨今兩日所有對我的表示。都是我神經過敏。專從我自己一方面着想的。吊膀的人每有此種一感情願的念頭。其實相手方腦筋裡有沒有這人的影子。還是疑問。像夜昨在料理店他初上樓的時候。那雙俊眼。就不住的在我滿身打量。我當時即認為是注意到我了。後來才想出來。他是因為見我和你做一塊。先看見了你。不由得他自己的眼睛。就來打量我了。我容貌雖不醜陋。然自知在中國青年內。決算不了美男子。他不是個鄉村女子。沒見過世面的。如何會在大庭廣衆之下。一見留情。大凡愛上了這個女子。想吊他的膀子。總不要先自着了迷。一着迷。便和鄭黎兩個不差甚麼。在二姑娘眼睛裡看了。就為醒眼看醉人一般。一舉一動都是好笑的一輩子也不表有表同情的時候。倒可以算得中何達武笑道。我是問你教我明日怎麼辦法。你把這些吊膀子的原則公式說出來做甚麼。你說不着迷。我看你早已着了迷了。周撰哈哈大笑道。你急甚麼。自然會說給你聽。我剛才說的要見面的日子多了。有相當的感情。就是這件事下手的辦法。祇是我不能學鄭黎兩個無原無故的。每日跑到這裡來。也不管人家的喜怒哀樂。一味厚臉的糾纏。非得你從中攪撥他。使他到富士見樓來回看我一次。我以後便不好意思再上這裡來了。何達武道。你才出來的時候。他問你要了住址。自然會來回看你。用不着我從中攪撥。周撰道。他要我寫地名的時節。我也是這們想。但這又是着了迷的想法。你沒留神。他不是談到贖金鐳。才要我留地名嗎。是為恐質店有通知來。沒地方找不着我。並不是要來

回、看、我、的、意、思、你、祇、看、他、們、三、個、人、絕、沒、提、過、這、一、類、的、話、就、知、道、了、何、達、武、道、二、姑、娘、每、次、出、外、總、是、和、我、表、兄、表、嫂、同、走、上、課、也、是、兩、姊、妹、同、去、他、一、個、人、出、門、的、時、候、少、的、很、你、先、得、想、個、辦、法、能、使、他、單、獨、出、來、就、好、下、手、了、周、撰、笑、道、慢、慢、的、來、自、有、使、他、單、獨、出、來、的、辦、法、你、明、天、背、着、你、表、兄、表、嫂、試、探、二、姑、娘、的、口、氣、看、是、怎、樣、何、達、武、問、道、用、甚、麼、話、去、試、探、呢、這、種、吊、膀、子、的、事、我、絕、對、的、不、在、行、話、若、說、得、不、好、反、把、事、情、弄、糟、了、周、撰、道、我、教、你、說、你、祇、做、閑、談、的、樣、子、說、周、卜、先、的、眼、睛、素、常、極、瞧、一、般、女、留、學、生、不、起、的、每、逢、人、談、到、女、留、學、生、他、總、是、閉、目、搖、頭、說、你、們、不、要、再、提、女、留、學、生、幾、個、字、罷、聽、了、教、人、不、快、活、人、就、問、他、這、話、怎、麼、講、他、說、有、甚、麼、講、頭、無、非、替、中、國、人、丟、臉、罷、了、不、服、的、定、要、問、出、丟、臉、的、憑、據、他、立、時、指、出、許、多、有、些、名、氣、的、女、留、學、生、所、行、所、爲、的、丟、臉、証、據、來、誰、知、他、一、見、二、姑、娘、聽、了、二、姑、娘、的、議、論、却、欽、佩、的、了、不、得、他、說、要、有、二、姑、娘、這、般、知、識、才、夠、得、上、來、日、本、留、學、所謂加二拍馬法你、照、我、這、們、說、看、他、如、何、回、答、何、達、武、點、頭、道、這、話、我、可、向、他、說、周、撰、道、攔、撥、他、上、我、旅、館、來、祇、管、當、着、你、表、兄、說、不、妨、直、說、周、卜、先、既、請、了、酒、又、來、拜、了、又、出、力、代、替、贖、當、以、後、並、還、得、用、着、他、應、該、去、回、看、才、是、他、們、聽、你、是、這、們、說、定、要、邀、你、來、回、看、我、的、何、達、武、道、老、李、是、定、來、的、祇、怕、他、們、姊、妹、未、必、同、來、周、撰、搖、頭、道、你、將、我、教、你、試、探、的、話、說、了、抵、得、了、一、道、召、將、的、靈、符、你、瞧、着、罷、我、明、日、在、旅、館、等、你、他、們、萬、一、發、生、了、旁、的、事、不、能、來、你、也、得、來、送、個、信、給、我、你、轉、回、去、罷、我、趕、這、輛、電、車、回、去、說、着、別、了、何、達、武、跳、上、電、車、走、了、何、達、武、回、到、精、廬、黎、是、韋、還、坐、着、沒、走、李、鏡、泓、陪、着、談、話、陳、毓、在、陳、嵩、房、裡、何、達、武、是、常、在、陳、嵩、房、裡、坐、的、便、推、門、進、去、陳、嵩、見、了、問、道、送、客、怎、送、了、這、們、大、的、工、夫、足見關心何、達、武、隨、手、將、門、帶、關、笑、道、那、裡、是、送、客、送、了、這、們、大、的、工、



夫我送卜先到江戶川電車終點。恰好有輛電車來了。望着卜先上了車。我正待轉身回來。猛不防有人在我肩  
上拍了一下。倒把我嚇了一跳。回頭看是鄭紹叅。我氣得罵了他兩句。陳嵩笑道。罵得好。那東西是該罵的。何達  
武道。還有該打的。在後頭呢。那東西實在可惡。陳毓笑道。你的朋友都差不多。現在外面坐着的。也就夠分兒了。  
何達武道。黎是章可惡的程度。比鄭紹叅差遠了。黎是章是個極忠厚老實的人。他有個綽號。叫黎不犯法。此綽號  
因他老實。決不敢做犯法的事。時常跑到這裡來。纏擾。雖也可惡。但他心裡無非對於二姑娘一點愛慕之心。不  
能自禁。老實人又不知道遮掩。却仍能保持他那綽號的意義。沒有軼出法律範圍的行動。至於鄭紹叅。剛才對  
我說的那些話。簡直是目無王法了。陳嵩大笑道。鐵脚你甚麼時候知道有王法了。陳毓笑道。且聽他說。鄭紹叅  
如何目無王法。何達武聽得門響。回頭看是李鏡泓進來了。陳嵩問道。去了嗎。李鏡泓點了點頭。向陳毓笑道。你  
說甚麼。目無王法。陳毓對何達武一指道。我正要問他。何達武望着李鏡泓的頭頂笑道。你要問什麼。叫目無王  
法。麼。有一個人說你模樣兒生得魁梧。想要你做關夫子。三人聽了。都不懂得。李鏡泓仰天打個哈哈。指着何達  
武的臉道。你也自作聰明。要在我們跟前說俏皮話兒。你自己說。討厭不討厭。何達武也哈哈笑道。虧你還笑得  
出。我這俏皮話。你不懂麼。老實說給你聽罷。有一個人要製造一頂綠頭巾給你戴呢。陳毓道。好極了。看擇個甚  
麼日子。行加冕式罷。其妙不可言。以醬油李鏡泓知何達武話裡有因。聽得陳毓是這們說。立時把臉沈下來。吓了陳毓一口。  
道。不要瞎說。鐵脚你這話。從那裡來的。陳毓見李鏡泓沈下臉。吓了自己一口。也把臉沈下來。冷笑聲道。吓我做  
甚麼。就是我製一頂綠帽子給你戴。也要等戴了不合頭的時候。再來吓我不遲。更妙到不可以言語形容了李鏡泓自從娶陳

聽過門之後。因自己有些匹配不上。就時時存着怕戴綠帽子的。心到了日本。見社會的淫風極盛。而陳菴這  
 小姨子。又是個招蜂惹蝶的風流人物。那怕戴綠帽子的。心在國內。更加厲害幾分。但是他這種沒有能力的  
 男子。娶了陳毓。這般才色兼全的女人。愛惜得每每過分。越是怕戴綠帽子。越忍不住時時提着這話。向陳毓說。  
 祇要陳毓不給綠帽子。他戴。無論要他做丈夫的。如何盡情盡義。都是可行的。不是賢德的女子。誰能真個受寵。  
 若驚益加勉力的。恪盡婦道。十有九是越見丈夫愛恤。越發對丈夫玩忽。久而久之。雙方都習慣成了自然。確有此情  
 理夫為妻綱的這句話。便翻轉來了。妻子責罵丈夫。倒是常事。丈夫若對妻子稍有詞色。不對。他立時就振起妻  
 綱來了。李鏡泓待陳毓。歷來是恭順異常的。此時因發見了他平生最忌諱的戴綠帽子這句話。一萬個不留神。  
 竟向陳毓呸了一口。陳毓發出話來。才知道是自己冒失了。心中後悔不迭。機可口裡就不由得埋怨何達武道。你  
 要說不說的。搗甚麼鬼呢。定要弄得大家都不高興了。你多有趣哩。何達武年齡比李鏡泓輕。又寄居在李鏡泓  
 家裡。李鏡泓每常受了陳毓的氣。就在何達武身上尋出路。何達武總不開口。知道不是真向自己生氣。當下仍  
 笑嘻嘻的說道。你們兩位都不要生氣。是我的不是。我就把原因說給你聽罷。陳毓把脚一蹀道。不要說動不動  
 就把臉沈下來。誰該受你的臉。嘴。你等到綠帽子上。了頭。再來向我板臉。不遲。李鏡泓連忙陪笑說道。你不要誤  
 會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向你板臉。因為鐵腳說話是這們半吞半吐的討厭。氣他不過。不由得對他板起臉來。  
 你跟着生氣。不是冤枉嗎。陳毓下死勁。在李鏡泓臉上。啐了一口唾沫道。你活見鬼。還拿這些話來。遮掩鐵腳在  
 這裡和我們姊妹說話。半吞半吐也好。一吞一吐也好。要你生甚麼氣。板甚麼臉。就依你說。是對他生氣。對他板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政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十

臉。放。屁。一。般。的。朝。我。呸。那。一。口。難。道。也。是。呸。他。我。誤。會。了。不。成。你。怕。戴。綠。帽。子。是。這。種。對。待。我。的。方。法。很。好。包。管。你。沒。綠。帽。子。戴。以言辭真可李鏡泓祇急得搔耳爬腮無話解說陳嵩笑道你們節外生枝的鬧這些無味的脾氣反把正經話丟開不問未免太笑話了鐵腳爽利些說罷這話很有關係的何達武道當然是很有關係我才特意向你們來說隨將周撰刁唆的那一派話添枝帶葉的說了一個活現把個李鏡泓氣得說話不出光開兩眼望着陳毓以為陳毓必也十分動氣誰知他却絲毫氣忿的形色沒有反笑嘻嘻對陳嵩說道果不出我所料麼陳嵩微笑點頭李鏡泓不知頭腦看了二人說話的神情心裡陡然犯起疑來可憐問陳毓道甚麼事不出你所料陳毓已看出李鏡泓極力忍住氣忿的神色故意做出行所無事的樣子說道沒甚麼事我們姊妹閑談不與你相干道又何必李鏡泓疑心生暗鬼登時覺得陳毓近來對自己的情形是彷彿冷淡了許多平常雖則脾氣暴躁也不像今日這般容易動氣這其中必有緣故滿心想根究一個明白又怕觸怒了陳毓心裡越想越是何達武不好不應把鄭紹政這種無賴的人引到家裡來就是黎是韋常來這裡纏擾不休也是何達武的朋友於今又加上一個姓周的也不像是個規矩人何達武這東西專一引這些人上門倒像是個拉皮條的豈敢呀李鏡泓心裡這們一思想望着何達武眼睛裡就冒出火來不知李鏡泓打算如何發作下章再寫

評

周撰所以畏鄭紹政者以其人之劣跡無不在鄭掌握中也此時正在弔膀子裏緊關頭不得不加以暗算雖然刻毒卻是有点鬼聰明

熊義搗亂秦珍的家庭周撰也將近要搗亂李鏡泓的家庭何達武第一次挑起是非而李鏡泓與陳毓之將來不言可喻。雖書中未曾提及。已可想見矣。故浪蕩子皆可殺不可赦者。

第一百三十四章 發雌威夫妻生意見 賣風情姊妹訪狂且

卻說李鏡泓一肚皮的氣正待發作。卻又怕牽惹了陳毓。極力忍着。何達武那知道李鏡泓此時的心理。祇見他氣忿忿的坐在那裡一言不發。便笑向他說道。鄭紹畋那東西以後不準他進門就是了。李鏡泓聽得更加生氣。大聲說道。和你認識的那班狐羣狗黨。一概不準進我的門。我防範不了許多。何達武此時也忍不住氣了。正要辯論。陳毓已立起身。指着李鏡泓罵道。你放屁甚麼。叫防範不了許多。誰是給你防範的。你配防範誰呢。你自己是個孤鬼整年的不見一個鬼花子上門。枉為一個男子漢。社會上全沒一點兒交際。旁人誰沒有三朋四友。和你一樣也沒有世界了。真是清天白日活見鬼。祇你有個老婆留學生。盡是強盜。你不好生防範。準得擄了去。做壓寨夫人。是專事李鏡泓尋何達武生氣。原是想避免陳毓的責罵。不料氣頭上說話。不會留神。反惹得陳毓大動其氣。一時想回抗幾句。奈夫綱久倒的人。急切振作不起來。祇用那可憐的眼光望着陳毓。露出欲笑不能笑。不敢的臉色。說道。我和鐵腳說話。你何苦動氣。不準鄭紹畋進門的話。是鐵腳自己說的。你就硬將不是派在我身上。並且你說甚麼。果不出你所料的話。我問你何妨。說給我聽。陳嵩道。罷了罷了。平白無故的吵起嘴來。真犯不着。我說給你聽。只有他出並不是一句有秘密。和研究的價值的話。前幾天鄭紹畋在這裡鬼混了一會。出去。姐姐就向我說那姓鄭的一雙賊眼。怪討人厭。最歡喜偷偷摸摸的。向人使眼風。沈下臉不採他。他也不知道看。

着風色。仍是涎皮涎臉的兩隻黑白混淆的眼。祇管溜來溜去。我就說他。或者生成是這樣一雙眼睛。未必真敢便轉姐姐的念頭。姐姐向我搖頭說。那東西一定起了不良之心。你看罷。不久更有討厭的樣子。做出來的。剛才聽鐵腳說這些言語。所以向我說。果不出所料的話。姐姐是有意害姐夫。着急不說給姐夫聽。姐夫果然上當。若是應該秘密的話。怎麼會當着姐夫說呢。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嗎。何達武也說道。這事怪到我身上。我真有冤無處訴呢。我和鄭紹敏並不是很親密的朋友。又沒找着他來。他託我向二姑娘求婚的話。我都拒絕。他說他自己寫信來。我也沒法去攔阻他。不理他就罷了。我若把他當個朋友。他今晚和我商量的話。我就不拿着告訴你們了。你倒翻轉來怪我。我才真犯不着。是這們做好不討好呢。挑是非的無論如何總是你陳毓向何達武道。你不要氣。以後遇着這一類的事。祇作不知不聞就得了。生成是個戴綠帽子的。像被你說破了綠帽子。戴不上。頭是不高興的。是要埋怨你的。也未免太過火了陳嵩立起來搖手道。今晚時間不早了。我要安歇。有話明天說罷。李鏡泓借着這話起身回房。何達武也回房歇了。惟陳毓在陳嵩房裡坐談到一點多鐘。李鏡泓請求了幾次。才賭氣回到房裡。和衣兒睡倒。李鏡泓費了無數唇舌。雖漸將陳毓的怒氣平息。然從這日起。陳毓對李鏡泓的愛情。不知不覺的減退了許多。並不是陳毓愛上了鄭紹敏。聽了何達武的話。信以為真。將愛李鏡泓的心。移向鄭紹敏身上去了。大凡少年夫婦。除非男女都是守禮法的。感情永遠不至於動搖外。就得雙方配合得宜。感情濃密。才能於相當期間。保得不為外來的感觸衝動。這話不對世界上越是感情濃密的越不能耐久。而被衝動又極易其說辭總掛於此陳毓於李鏡泓本來不是相宜的配偶。陳毓那副很幼稚的腦筋。在東京這種萬惡社會。日常所接觸的。覺得都足印証他己身所遇之不幸。那徑寸芳心早

已是搖搖欲動。偏偏昨今兩日。慣在女人跟前用心的周撰。拚命放出柔媚的手腕。殷勤周匝的來勾結陳嵩的。心陳毓。看在眼里。心裡就不免尋思到自己的丈夫身上沒一樣趕得上人家。還要醋氣勃勃一舉一動都監視的和防賊一般。這氣實在忍受不住。因此見何達武提到戴綠帽子的話。有意當着李鏡泓說好極了。看擇個甚麼日子行加冕式的。這幾句話好教李鏡泓嘔氣。李鏡泓果然嘔了對他沈下臉。吓一口陳毓巴不得李鏡泓決裂在東京不愁嫁不着比李鏡泓強十倍的人。這就是陳毓的心理。這山望見那山高。若是嫁開了頭。一定不止改嫁一次呢。閑話少說。當夜胡亂過去。次早何達武起來。拿着沐具。走到洗臉的地方。見陳嵩已先在那裡洗臉。即蹲在一旁洗漱。陳嵩向何達武笑道。我昨日就要問你一句話。他們夫妻一吵嘴。就忘記了。你要那姓周的教給你甚麼。何達武心想若直說教給賭訣。他必疑心。周卜先不是個好人。於作合的事。有妨碍。不如借着這話替周卜先吹一頓牛皮。可謂忠心之至。其意還是六十塊錢的效用。將來就穿了也怪我不上。便笑了笑說道。周卜先的能耐。大哪人又聰明又好學。三教九流無所不通。我知道他的催眠術很好。祇他不大肯試給人看。就是了。陳嵩喜笑道。你怎麼知道。他會催眠術。何達武道。我見他演過幾次。想要跟他學。他已答應了。陳嵩道。你見幾次。都是怎麼演的。何達武本是信口開合的。如何能說得出試演的情形來。祇得答道。和日本天勝娘演的差不多。有些比天勝娘還要希奇。陳嵩道。我不相信。若比天勝娘還要希奇。那名聲不很大嗎。怎麼我們都同是湖南人。倒會沒聽人說過呢。何達武道。他又不和天勝娘一樣到處演着賣錢。他是做一種學術研究。自然沒有名聲。並且你們都不大出外往來的朋友。又少。從那裡去聽人說呢。陳嵩點頭道。那是不錯。我們若去教他演。不知道他肯演給我們看麼。何達武道。此刻去教他演。他必不肯演。

第一百三十四章 發雌威夫妻生意見 賣風情姊妹訪狂且

十四

並且還要怪我不該向人亂說將來和他交情深了的時候也不要當着生人你教他演他就不好意思推託了  
原來 陳嵩道這種本事本不宜使多人知道疑神疑鬼的與自己人格上很有關係若是在前清時候政府還要  
如此 指爲妖人哩你也是不可向人亂說他同你去當店的時候在路上和你說了些甚麼何達武正心裡打算要將

周撰教的話趁機會說出來難得陳嵩先開口盤問真會好便笑了笑答道周卜先在路說的話嗎我說給你聽你

却不要生氣他非常恭維你說在女留學中沒有見過你這們漂亮的人不過他很替你着慮說留學生中沒道  
 德的青年太多怕你上人家的當我深知他素來瞧一般女學生不起不想他對你會忽然傾心將從前祇毀女

學生的論調完全改變陳嵩道這話我生甚麼氣留學生中的壞蛋是十居七八女留學生上了當的大概也是  
 不少他這話是好話我看你往來的朋友還祇這個姓周的是個正經人正經已極誰知是正  
 經人裏面揀出來的以外都不敢當何達

武道和我來往的不過是熟人罷了怎麼算得朋友周卜先不特在我朋友中是個正經人就在全體留學生中  
 也是有名的道德學問兼全的人和他交往的有形無形多少總能得他點益處陳嵩聽在耳裡洗完了臉回到

自己房內一個人坐着想起周撰的俊秀面龐風流態度纏綿情致無一般不動人是主  
 要科更兼有這們學識是隨  
 意科將來必能造成一個很大的人物我能嫁了個他這們的人料不至埋沒一生和姐姐一樣祇不知他家中沒有

有妻子鐵腳大約是知道的等我慢慢用閑話去套問他我終身的事老不解決光陰快的很這們拖延下去也  
 不成話父母的思想是舊式的若由家裡主張必又是擇一個和李鏡泓差不多的人把我活坑了我到了這時

候是萬分不能不自己拿出主張來但是鐵腳的話祇能信他一半他是個沒有學識的人姓周的和他要好他

就專說姓周的好話是不大靠得住的。我得和姓周的多來往幾次留神觀察他的舉動。再要李鏡泓到各處調查一番他的道德學問就都知道了。陳蒿將主意定主意也還不錯可早點後和陳毓商量陳毓道：「這事暫時不要教你姐夫知道。你姐夫總咬定牙關說和鐵脚要好的沒有好人是。有品行有學問的決和鐵脚說不來。鐵脚也交不上。」着於今和他說他必是破壞的。陳蒿道：「不和他說也好。祇是我們要去姓周的那裡回看須教姐夫同去才好。」就是我兩姊妹去面子不大好。陳毓道：「教你姐夫同去回看沒要緊。我們商量的事不給他知道就是了。」陳蒿道：「你就去問姐夫看是今天去還是緩天才去。」陳毓點頭出房。好一會苦着臉進來。搖頭歎氣說道：「這種死人真是活現世。我和他說姓周的請我們吃了料理。又來看我們應得去回看他才是。你說他怎麼回我。他說我和他一點交情沒有。無故的請我吃料理是他自己有閑錢好應酬。我們的公費僅夠開銷。遲到幾天就得拿東西典當度日。那有閑錢學他的樣講這些無味的應酬。」真話我說去回回看也要花錢嗎。他說回着我不知道不花錢。但姓周的既歡喜應酬我們回看之後他必定又有花錢應酬的花樣出來。我們不能一次不了一次的專擾人家的情。不回請他一次與其後來露出寒村相給他瞧不起。不如當初不和他交往。我聽他說出這些話來氣不過罵他生成是在鄉下種田的材料。不配上二十世紀的舞台。舞台確是不配上可是終久不失其為種田人倒比一班人安分得多便懶得再跟他說了。我們去我們的教鐵脚帶我們去。陳蒿道：「姐夫一個人在家裡麼。」陳毓道：「青天白日便是一個人在家裡。難道怕鬼打不成。這種死人理他幹甚麼。好使不好。我立刻和他宣告脫離。趁此刻年齡不大跳出去找他。這般的人物閉了眼也可摸得着。」居然宣之於口陳蒿的心思早就主張陳毓與李鏡泓脫離關係就是不便開口勸誘此



時聽了陳毓的話連點頭道。我們就更換衣裾教鐵脚同去罷。陳毓道。你換衣。我去和鐵脚說一聲。何達武聽了。自是歡喜不盡。姊妹兩個裝飾停當。也不通知李鏡泓。竟同何達武出來乘電車到富士見樓去了。不一時來到富士見樓。周撰才用過早點。拿着本日的新聞。坐在房裡翻看。聽下女來報說外面來了一個男客。兩個極標致的女客。會周先生。周撰料着是陳毓姊妹。同李鏡泓來了。連忙同下女迎接出來。一看是何達武。跟着不見李鏡泓。陳毓姊妹都就玄關內。向周撰鞠躬行禮。周撰讓到樓上。彼此行禮後。就坐。周撰開口問道。李先生怎不同來。頑頑。何達武笑道。一家四個人全來了。將房子交給警察嗎。釋得好周撰道。在日本全家出外。將房門反鎖一點沒要緊。陳毓笑道。我家常是這樣。他今日在家裡有點兒小事。遲日再來奉看。周撰笑道。怎說奉看的話。達武和我相識久了。見面客易些。二位都不大出外的。難得今日枉顧。恰好今日新聞上有一條廣告。英國有個大力士到日本來獻技。定了從今晚起。在本鄉座賣藝三天。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我專誠奉邀。同去賞鑑賞鑑。果然又有花錢應酬

的花何達武喜得站起來道。這果是難得的機會。我初到上海的時候。聽說有個英國大力士。在張園賣藝。氣力大的嚇人。等我跑去。看時已經閉了幕。後來到日本。看了幾次打相撲的。也稱為大力士。實在一點趣味都沒有。這個英國大力士不知道就是上海那個不是。陳蒿笑道。你且坐下來。我和你說人家又沒請你同去看。要你這們高興做甚麼。何達武搖頭笑道。卜先不是這們小氣的人。決沒有把我一個人丟開不請的。陳毓笑道。你們聽他這話說得多可憐。周先生便是不打算請他。聽了他這可憐的話。也要搭上他一個了。何達武見房門開處。一個二十多歲的下女也還生得有幾分姿色。一手托着茶盤。一手端着一個金花燦爛的四方盒子。走進房來。送

到周撰面前。一雙眼不轉睛的望着陳蒿。十分欣羨的樣子。何達武坐下來。笑推下女一把問道。你呆呆的望着這位小姐幹甚麼呢。下女被這一問。自覺不好意思。紅了臉說道。失禮得很。我在東京沒見過這樣的美人眼睛。大大的。鼻子的。高高的。眉毛。彎彎的。無一般不好。我這旅館裡住了八十多位客人。就祇這周先生是個美男子。我也沒見過。由下女口中將二人相提並論而在狂天蕩婦也知非是下女一般的眼光和心理何達武哈哈大笑。周撰連連揮手。教下女出去。下女走到門口。還回頭望了陳蒿幾眼。才關上門去了。周撰先將花盒子打開。拈出幾件西洋點心。分送到陳毓姊妹面前。斟了茶。用手指着盒子。向何達武道。你自己隨意拈着吃。不和你客氣。何達武笑道。這下女真有趣。周撰道。這下女最是好看。說話很討人厭。我昨夜從你們那裡出來。看了兩處朋友。回旅館已是十一點鐘。大家都安歇了。不便呼茶喚水。便打算就寢。才將被臥打開。這個下女走了來。問要開水麼。我想也好。即教他提一壺來。他說已經提來了。我說提來了。格在席子上。就是他。說周先生今晚不怕麼。我才想起前夜情死的事來。回頭看下女。就是昨日向我說情死的原因。沒有說完的那個。我心裡正想打聽。以為還有甚麼秘密的內容。誰知他說出來。仍是和新聞上記載的一樣。遺書上寫了些甚麼。他也不知道。自然知陳蒿聽了。望着陳毓微笑了一笑。自然會陳毓笑道。這下女倒是。很聰明的。他見這旅館裡無端枉死了兩個人。周先生必非常害怕。因此來。慰問慰問。周撰道。死亡是人人不能免的事。這旅館上下。又住了八十多人。害怕甚麼。日本的下女。完全被中國留學生教壞了。這旅館不大住中國人。下女比較神。田那些旅館。有禮節。我不住。神田那些旅館。住在這裡。就是望了那些妖精一般的下女。討厭。未必討厭不過當替人說說罷了陳蒿笑道。我家看的那夕刊上。就時常載着中國留學生和下女鬧的笑話。周撰道。日本新聞紙。

大都一律歡喜挖苦形容留學生也不必盡是事實新聞上不是說留學生調戲下女便是留學生強姦下女總是留學生的不是就是了。不過以我所見留學生無聊的固是不少那些妖精一般的下女設盡方法勾引留學生的事也多並且還有下女拉着留學生要強制執行的像這樣的事新聞上却不見登載過一次我雖沒有那些講道學的迂拘習氣却平生最厭惡不顧身分不顧人格的戀愛自由這旅館有三個下女兩個年老的有四十來歲了祇這個年輕一點就是好說話無禮的言詞却還不敢因為不曾在專任留學生旅館服役的原故是倒

窳情形在

我特意跑到這冷僻地方住着就是因下女的禮節招待比神田方面好些何達武笑道照你這樣說法留

學生和下女生關係簡直是不顧身分不顧人格了麼幾多偉人學士和下女生關係還公然正式結婚大開賀宴怎不見有人罵他們是沒身分沒人格的人呢周撰笑道是我說錯了不應信口亂道能偷下女的總要算

是大好老

以上一大段不入耳之談居然對女客說出其身分其人格也就可想而知

說得陳毓姊妹都笑了

笑得可疑之

陳篤笑道怪道有幾多偉人學士是這樣

畢竟鐵腳不是偉人和下女結婚的目的三番兩次都不能達到何達武道我將來回國的時候無論怎麼要娶一個日本女人帶回中國去周撰一邊笑着說我很贊成一邊起身到外面去了陳毓向陳篤道他這出去必是

叫菜留我們午餐我想就是看大力士也得下午六七點鐘我們不如且回家去到六七點鐘的時候教你姐夫同去本鄉座就是了今晚我們應請周先生看才是道理陳篤道很好我們就走罷免得主人把菜叫好了不能退信何達武坐着不動道卜先不見得是去叫菜且等他來了再說此時已是十一點多鐘了陳毓道不要坐了你表兄一個人在家裡我們出來的時候又賭氣不會和他說明他必弄好了飯等我們回去吃我此刻心裡有

些後悔。覺他一個人在家難過。確是入情所謂柴米夫妻總不能不有一點情分何達武原想得周撰六十塊錢極力替周撰拉攏。見陳毓這們說不便硬坐着不走。祇得跟着他姊妹起身。却故意慢慢的說陳篤的衣也綁了。裙子也捲上邊了。要仔細理一理。陳篤低頭一看果然。裙子坐了幾個折印。陳毓彎腰替他理了一會才理伸。祇這耽擱的當兒。周撰已轉身回房。現三人都立在房裡。要走的樣子。周撰笑道。怎麼不坐下來。何達武道。他們要走。哪陳毓向周撰行禮道。擾了周先生。已坐得時間不少了。家裡沒用下女。他姐夫在家無人弄飯。等午后六七點鐘的時候。再教他姐夫來請周先生。同去本鄉座。看大力士。周撰笑道。且請暫坐下來。李先生一個人在家沒人弄飯。我已想到了。立刻就有辦法。何達武插口問道。有甚麼辦法。何不說出來。使他兩個好放心呢。周撰道。我知道兩位雖在東京住了年多。市內十五區地方。必有許多區域。不會到過。我剛才打了個電話。到汽車行裡。包一輛極大的汽車。把十五區的繁盛街道都遊行一兩遍。豈不甚好。我們坐上汽車。先到江戶川。接了李先生。再到築地精養軒。用了午飯。然後各處遊行。遊到五六點鐘的時候。看遊到了甚麼地方。就在那裡揀一家精潔的館子。不論日本料理。西洋料理。中國料理。祇要高雅一點的。進去胡亂用些晚膳。即去本鄉座看大力士。又是花錢應酬的新花樣何達武喜得眉眼笑。搖頭晃腦的說道。這辦法妙絕古今。對準陳毓姊妹。就地一揖。道。鐵腳今日伴兩位。的福。第一次坐汽車。望兩位不要推辭才好。陳毓呸了一口道。那有這個道理。無原無故的教周先生這們破費。我姊妹決不敢領情。並且他姐夫是個迂腐人。決不肯教周先生這們一次不了一次的破費。索性明講可見心裏很想領情周撰哈哈笑道。李太太這話太把我周卜先看得不當個朋友了。東京十五區的道路。不是要花钱買着走的一輛汽車。破費了甚麼。料理館裡吃飯。

我又不辦整桌的酒席。隨幾位的意思吃兩樣充飢。也算得是破費嗎？若實在兩位心裡不安的說法。看大力士的入場券。讓兩位做東便了。陳毓見是這們說。回頭望着陳篤。陳篤道。既周先生執意如此。汽車又已叫了。恭敬不如從命。我們就依周先生的做了。末尾那極小的東罷了。何達武把脚一頓。拍着手笑道。好嗎？你們輪流做東。我一個人夾在中間做西。陳毓笑道。我看你簡直不是個東西。說得正說笑着。下女來報說。汽車已來了。周撰回說在外面等着。將房角上的屏風拿出來支開。先向陳毓二人告了罪。躲在屏風後。更換了衣服。引着三人來到外面。看是一輛頭號新式汽車。可坐六人。周撰心裡歡喜。讓陳毓姊妹並坐在中間一層。何達武坐在前面。自己坐在陳篤背後。告了車夫方向。嗚呀嗚呀叫了兩聲。一剎時。風馳電掣。早走過了幾條街道。周撰因湊近身。和陳毓談話。將手勝伏在陳篤背後的皮靠上。恰抵着陳篤的背。借着車行起伏的浪。一摩一擦。陳篤靠得緊緊的。却不避讓。周撰摩擦得十分快意。祇恨車行太速。不能延長時間。好在陳篤背上多侮弄。一會轉瞬之間。已到了江戶川河畔。何達武指點了停車地點。周撰先跳下車。偷瞞了陳篤一眼。陳篤回打了一個眼波。微笑了一笑。即轉過臉去。直喜得周撰心頭亂癢。不知周撰打算如何。下章再寫。

評

李鏡泓一箇家庭。被周撰一陣鬼混。鬧得夫妻間意見更深。皆何靈脚所招致也。故人不可以不擇交。尤不可以不防親戚。

作者以爲夫妻配合得宜。感情濃密。便可以免得外來的感觸衝動。此自有其理由。然而我卻不敢附和。要

知男女之間。專講愛情。是謂搗鬼。能講感情。較進一步。然而還是靠不住。蓋愛情固然是極其流動。而感情亦容易變幻。不能維持久遠。多時的濃厚感情。禁不得一時的疑心生暗鬼。何況又有可欲的東西。前來引誘。總之簡人的道德。不能到普遍的時候。只有名分二字。尙可以禁制雙方。不至有十分荒謬的行爲。因爲社會制裁。多少總有點力量。逞一時狂慾。遭人人唾罵終身。利害之間。或者可以發人猛省。所以男女之間。若沒有第三者之無形監視。那就是野狗逢春。簡直的不可問了。

### 第一百二十五章 坐汽車兩嬌娃現世 吃料理小篋片鑲邊

却說汽車在精廬門口停下來。只見陳毓向陳蒿耳邊說了幾句。陳蒿點頭。備有這些鬼鬼崇崇同下車來。周撰舉步向前走。陳蒿在後面喊道。周先生且停一步。周撰忙立住。回頭問小姐有甚麼事。陳蒿走近前笑道。先生不要見笑。我姐夫異常迂腐。他若定不肯去。也就罷了。不用十分勉強他。我先說明一聲。他生性是這們的。不是不中抬舉。負先生的盛意。反言以申明之周撰不住點頭道。我理會得。周撰心裡巴不得李鏡泓不在跟前。免得碍眼。明知道李鏡泓是個沒能力破壞的人。尤可不措意他。因對於陳毓的面子上。才繞道來這裡敷衍敷衍。聽了陳蒿的話。更是奉行故事了。何達武搶先跑到精廬。推門進去一看。各處的板門都關了。房中漆黑的不見李鏡泓說話。即轉身向陳毓笑道。我們不在家。老李也出去了。房裡關得黑洞洞的。我們用不着進去罷。陳毓道。他出去爲何不鎖大門呢。何達武道。他知道我們就要回的。若將大門鎖了。怎麼進去呢。陳毓搖頭道。他不會這們荒唐。我們又不是沒有安放鑰匙的地方。歷來鎖了門。誰先回來。誰拿鑰匙先開。怎麼今日忽然怕鎖了門。我們不得進去。既到了這裡。

爲甚麼不上去看看呢。四人都脫了皮靴進房。陳毓順手將電燈機扭燃。一看李鏡泓已打開鋪蓋。睡在房裡。陳毓笑道。你這人真可笑。清天白日。是這們睡了。像個甚麼。還不快起來。周先生特來請你去玩。李鏡泓伸出頭來。見周撰立在房裡。心裡雖一百二十個不高興。但是不能露在面上。又怕陳毓不答應。說他得罪了朋友。不敢不起來。應酬。真正強隨即掀開被臥起來。一面披衣。一面和周撰招呼。周撰笑道。驚了李先生的美睡。很對不起。承李太太和小姐枉顧。我準備了些不中吃的蔬菜。特來請李先生同去。隨意吃點。車子在外面等着。請賞臉就同去罷。祇是臨時口頭邀請。不恭的很。李鏡泓散披著衣服。也不束帶。望着陳毓說道。這怎麼好呢。我實在有些頭痛。所以拿出鋪蓋來睡了。周先生的好意。你就替我去代表。領他的情罷。我不宜再去外面受風。無可奈何之言陳毓道。你若可去。就同去也好。一個人在家裡。也悶得慌。卻是良心的發現的話李鏡泓道。我若能出外受風。還待你說你代表我去罷。我也不留周先生坐了。精神來不及要睡的很。是一肚皮不願意的表示陳嵩向周撰努嘴。教他出去的意思。自己先退了出來。情急周撰便道。李先生既不滿意。請睡下罷。散披著衣。恐怕涼了。並沒甚麼可吃的。倒弄得李先生受了風。添了病症。反爲不美。李鏡泓向周撰告了罪。仍脫了衣。扯開被臥睡了。陳毓心裡終覺有些過不去。是曰良心見周撰三人都不在房裡。伏身湊近李鏡泓。問道。你真是有些頭痛嗎。李鏡泓搖搖頭道。我知道你們一去姓周的。必有這些花樣鬧的。你看何如呢。他的目的。我知道。我也不能阻攔。老二不過你得明白一點。你可記得在家裡動身的時候。岳母怎生拉着老二的衣。說了些甚麼話。又如何囑託你的。你比他年紀大。當說的不能不說。好。陳毓道。他又沒有甚麼教我。怎生說。是謂李鏡泓回過頭去。歎了一聲道。此時我也知道是沒有甚麼等到有了甚麼的時候。

祇怕說已遲了呢。陳毓聽了，不耐煩，正待搶白兩句，陳嵩已在外面喊道：「姐姐，怎麼還不來呢？魚鱔膠住了，壓得周撰何達武都大笑起來。陳毓起身應道：「就來了。回頭問李鏡泓道：「你自己弄飯吃麼？李鏡泓道：「你走了，我就去隔壁小西洋料理店隨便吃幾角錢。你聽見老二剛才喊你的話麼？這也像閨女兼女留學生的聲口嗎？陳毓朝着李鏡泓臉上一口唾了道：「你管他像不像，你才管得寬哩。管到小姨子身上去了。說着，匆匆走到外面。周撰陪笑道：「對不起。勞先生久等。周撰少不得也客氣兩句。四人仍照來時的坐位，上了汽車，來到精養軒午膳。周撰有意揮霍，給心慕浮華的陳嵩看酒菜，無非揀貴重的點買。四人吃了個酒醉飯飽。飲食是第周撰向汽車夫說了遊行十五區的意思。車不必開行太速。周撰在車中，每經過一條街道，必指點說明給陳毓姊妹聽。過了繁盛地方，就叫停車，引着到那些大店家觀覽。陳嵩看了心愛的物件，或是問價，或是說這東西好要子，祇要價錢在幾十元以內。周撰必悄悄的買了，交給車夫拿着。共買了百多塊錢的貨物，粧飾品佔了大半。觀覽完了，上車。周撰才拿出來，雙手遞給陳嵩笑道：「小姐說好要子的，都替小姐買了。」是標帶姑娘陳嵩嚇了一跳，打開來看，大包小裹，三二十件。陳毓笑道：「周先生，這不是胡鬧嗎？花許多錢買這些東西，有甚麼用處？老二你也太小孩子氣了。看了這樣也說好，看了那樣也說好，害得周先生花了這們些錢。陳嵩笑道：「我又沒教他買，他買好了，我們還不會知道呢。怪不得我嗎？東西本來好，我說好，又沒說錯。何達武掉轉身軀來說道：「我就沒人買一文錢東西送給我。我看了說好的時候也不少。連那些忘八蛋的店夥，見我衣服穿得平常，我問他們的價，十有九都不係我二姑娘。我教給你一個法子。陳嵩道：「甚麼法子？何達武笑道：「你二次和卜先同走的時候，專揀貴重的東西說好。」



同走得三五次不發了財嗎。挖苦刻薄陳蒿猛不防在何達武臉上啐了一口唾沫道。狗屁周撰也在後面叱道。鐵腳還不替我安靜些。坐着何達武用衣袖揩了臉上唾沫。肩膊一聳。舌頭一伸道。東家發了氣。我再不安靜些。不僅沒有大力士看。汽車都可不許我坐。三人看了那鬼頭鬼腦的樣子都笑起來。陳蒿將物件裹好。回頭向周撰說了聲多謝。周撰見陳蒿眉目間表示無限的風情。心裡一痛快。週身骨節都覺得軟洋洋的。活畫汽車雖開行不甚迅速。但十五區可遊行的地方不多。到四點多鐘。都遊了一遍。就祇幾處公園。陳毓姊妹都遊過一兩次。懶得下車。周撰見汽車正經過神樂坂。即教車夫將車停在坂下等候。拿了兩塊錢鈔票。賞給車夫去吃飯。帶了陳毓姊妹同何達武下車。陳蒿問道。這是甚麼所在。我們到那裡去。周撰道。這叫神樂坂下。上面是一條很熱鬧的街道。祇是路仄不大好坐汽車。小姐會坐腳踏車麼。陳蒿笑道。女人家坐甚麼腳踏車呢。周撰哈哈笑道。女子爲甚麼不坐腳踏車。還有專給女子乘坐的腳踏車呢。上下比男子乘坐的容易些。日本女學生多有乘着上課的。陳蒿喜道。我却不會見過。容易學習麼。周撰道。像小姐這種活潑身體。祇須兩三小時。我包管乘着在街上行走。陳蒿道。到甚麼地方學習哩。周撰道。無論甚麼都可以到處有租借腳踏車的店子。每家店子後面都有練習的地方。每小時不過兩角錢。陳蒿望着周撰笑道。你會坐麼。周撰也笑道。我若不會坐。也不問你了。此一段話所謂陳蒿無聊之語也

者從水滸陳毓道。那東西犯不着坐他。我總覺得危險。稍不留神的時候。不是碰了人家。就給人家碰了。陳蒿搖頭道。那怕甚麼。街上來來往往的多少。何嘗碰倒過。不留神就是步行。也有給人碰倒的。那如何說得。既是兩三小時可以學會。我一定要學。將來回中國去帶一輛在身邊。又靈巧。又便利。多好呢。周撰道。祇求能在街上行走。

易極了。我可擔任教授。陳蒿笑道：不祇求能在街上行走，還能上房子嗎？周撰道：你不曾見過專研究乘腳踏車的。所以這們說將來有機會我帶你看一回。就知道了。此時說出來，徒然駭人聽聞。何達武搶到前面，向周撰說道：你們說笑着走，把路程祇怕忘記了。畢竟打算去那裡哩。周撰道：你坐了幾點鐘的車，才走這幾步路，你兩隻有名的鐵腳，就走痛了嗎？何達武道：脚倒沒走痛，你看這條街都走完了。周撰向兩邊望了一望，指着前面一家日本料理店道：我們就到那家去。吃點兒日本料理，權當晚膳。我因時間還早，恐怕他二位吃不下。因此在街上多走幾步。何達武笑道：既是這們多走幾步也好。我因見你沒說明去那裡，怕你貪着說話，把路程忘了。我今日橫豎合算，看的也有吃的，也有祇可惜汽車白停在那裡，也要按時間計算。若早知道閑逛這們久，何不給我坐着去看幾處朋友，也顯得我不是等閑之輩。算計不差陳毓笑問道：誰把你當等閑之輩？你要拿汽車去壓服他哩。何達武道：就是平常幾個同場玩錢的最歡喜，瞧人不起，很挖苦了我幾次。我若是坐了那汽車，到各處走一趟，他們一定你傳我，我傳你的，說何鐵脚不知在那裡，弄了一注財喜，坐着汽車在街上橫衝直撞，下次同他們玩錢，就不敢輕視我了。萬一手氣不好，把本錢輸完了，向他們借墊幾個，他們決不敢做出愁眉苦臉的樣子，硬說不肯。咳，這機會真可惜了。有理之至說得三人笑的肚子痛，說笑着已進了料理店。四個下女，列隊一般的跪在台阶上，齊聲高呼請進。四人脫了皮靴，下女引到樓上一間八疊席的房內。陳蒿看房中，席子都是錦邊，陳設也古雅極了。笑向陳毓道：我祇道小鬼的房屋，都是和我們現在住的一樣，紙糊箋紮的。原來也有這們富麗的。真是少見多怪之至周撰答道：這種房間，那能算得富麗。這是極普通的日本式房屋，最精緻的，建築費比西式上等房屋，有多無少。

你看這種露在外面的柱頭。不過四五寸的口徑。彎彎曲曲的。不像一根成材的木料。試問價值看。每根不過一丈來長。最好的須兩千元。次等的都是千多。這地方凹進一疊席子。名叫床間。日本人造房子。對於這床間最要緊。你們看鋪在底下的這塊木板。好的也得上千。普通人住的房子。這地方也是席子的居多。間有鋪木板的。都是兩塊鑲起來。就有整塊的。也不是好木料。這種門。名叫唐紙。普通都是印花紙糊的。不值多少錢。最上等的。我雖沒有見過。但據日本紳士說。一扇門有值五百元以上的。你們大概計算計算。不比西式房子還貴嗎。陳蒿道。既花這們些錢。爲甚麼不造西式房子。要造出這些。和雞埤差不多的房子來住呢。周撰道。日本人起居習慣。是這種雞埤般的房子。便利。房屋一更改。衣服器具一切。都得更改。所謂積重難反。不是容易的事。並且日本地震極多。每有震得很厲害的。像這日本式的房屋。那怕高至三四層。因做得合縫幾方面互相牽製了。能受極強的震蕩。縱不幸坍塌下來。而全體都係木質。橫七豎八的撐架住了。人在裡面。多能保得性命。不比西式房屋。一坍塌便貼地坍塌了。住在裡面的人。不獨保不了性命。還要壓成肉泥。這一段也是濼臉無聊之談何達武聽得不願意了。咧了聲道。卜先下女站在這裡半天了。你也不點來。祇顧說話。看你把大家的肚子說得飽麼。周撰道。你這鐵腳專搗亂。下女甚麼時候。在這裡站了半天。我看你是餓傷了。好。我們就坐下來點菜罷。四人都就蒲團坐下。下女捧過菜單來。周撰讓陳毓先點。陳毓道。先生再不要客氣了罷。我們都沒吃過日本料理。也不知道那樣能吃。隨先生的意。點幾樣便了。周撰知是實話。便不再讓。陳蒿却從周撰手中。接過菜單笑道。我雖沒吃過。倒不可不見識見識。一看菜單上。盡是寫的假名。日本字母一樣也看不出是甚麼菜來。提起對周撰身上一攢賭氣。不看了。總算見識過了

周撰拾起來笑道。留學生吃日本料理。能在菜單上說得出十樣菜的。一百人中。恐怕不到三五個人。陳毓道。甚麼原故。周撰拿起鉛筆。一邊開菜。一邊答道。沒有甚麼原故。就是日本料理不中吃。沒人願意研究。都不過偶然高興。如我們今天一樣。吃了之後。誰還記得菜單上寫着甚麼。是甚麼菜呢。周撰寫好。交給下女去了。不一會。下女端出一大盤生魚來。陳蒿見盤內紅紅綠綠。很好看的樣子。一看許多生竹葉。插在幾片蘿卜上和紅色的生魚。映射起來。倒也好。好看。問周撰道。這生魚片是穿了吃麼。周撰笑道。就這們吃。這是日本料理中最可究的菜。陳毓道。不腥嗎。周撰道。倒好。沒腥氣。請試一片就知道了。陳毓姊妹都不肯試。周撰問何達武吃過麼。何達武搖頭笑道。我也是和尙做新郎。初試第一回。總之脫不了無賴口吻周撰笑着拿筷子夾了一片。先沾了些芥末。再沾了些醬油。三人望着他往口裡一送。吃得很有滋味的樣子。何達武登時也夾一片。照樣吃了。連連嚥嘴說好吃。陳毓姊妹便也大家吃起來。下女又端了一盤生牛肉進來。陳蒿笑道。怎麼盡是生的。牛肉也可生吃嗎。周撰道。牛肉原可以生吃。但不是這們吃的。這是用鐵鍋臨時燒了吃。還有火爐鐵鍋不會拿來。正說着。隨後進來一個下女。捧着火爐鐵鍋之類。陳蒿看那鐵鍋。祇有五六寸大小。鍋底是坦平的。下女把鍋安在火爐。放入桌之當中。用筷子從牛肉盤內。夾了一塊牛油。在鍋內繞了幾轉。略略燒出了些油。便將醬油傾了下去。把盤內的牛肉。一片一片夾入鍋內。加上些洋葱。拿出四個雞蛋。四個小飯碗。每碗內打一個蛋。分送到各人面前。陳蒿道。這生蛋怎麼吃。周撰道。等牛肉燒熟了。滴這蛋吃。比不滴的嫩多了。陳蒿搖頭笑道。小鬼。和生番差不多。怎麼也不嫌腥氣。不如小姐周撰替三人斟上酒道。腥氣却沒有。不過和中國料理比起來。滋味就差遠了。請就吃罷。養老了不好吃。陳毓笑道。

牛肉那這們容易熟。你們看上面還有血呢。周撰先將飯碗裡的蛋攪散。揀陳毓指點說有血的。夾着在蛋內轉了一轉。咀嚼起來。何達武看了。那忍得住。也不管生熟。一陣亂吃。陳毓姊妹終覺吃不來。隨便吃了一點。即停不吃。周撰心裡很過不去。教下女添了幾樣。二人也嘗嘗就不吃了。周撰道。日本料理。除牛鍋生魚外。實在沒可吃的東西了。二位既吃不來。我們立刻改到西洋料理店去吃罷。陳蒿擺手道。罷了。日本的西洋料理。我已領教過了。也沒吃得上市的。我們胡亂用點飯。充充飢罷。周撰祇得教下女開飯來。弄了些醬菜。姊妹兩個倒各吃了一碗。開了賬來。八塊多錢。陳毓看了吐舌道。豈有此理。吃中國料理。有這多錢。可以吃普通翅席了。何達武本已停箸不吃了。聽說要八塊多錢。又拿起筷子來道。這館子既如此敲竹槓。我恨不得連鐵鍋火爐都吃下。肚裡去。還剩下這些牛肉不吃了。他白便宜了館主。如下漱口如是如是先來來。我兩人分擔着務必吃個精光。周撰拿出十元鈔票。交給下女道。多的一塊多錢。就賞給你們罷。下女磕頭道謝去了。何達武道。你真是羊伴。多一塊多錢。你不要給我不好嗎。陳蒿笑道。誰教你不在這裡當下女呢。周撰道。剩下的牛肉。你要吃。怎麼還不動手。何達武道。你不吃嗎。周撰道。我已吃多了。你吃的下你吃罷。何達武道。我吃是早已吃飽了。但我終不伏氣。偏要拚命吃個乾淨。陳蒿笑道。你一個堂堂的軍人。多吃這點兒牛肉。算得甚麼。快吃罷。等歇下女來收碗。看了不像個樣兒。何達武一邊吃着。一邊笑道。我不是黎是韋。你不要作弄罷。周撰笑了一笑。也不理他。起身推開後面的窗戶。朝下一望。是一條很仄狹的巷子。房屋都破爛不堪。沒甚麼可看。正待仍將窗戶關上。忽聽得下面有吵嘴的聲音。側着耳朵一聽。是中國人和日本人吵。祇是兩邊罵的話。都聽不大清楚。陳蒿姊妹也都起身。到窗戶跟前來聽。

何達武扭轉身子問道：你們聽甚麼？下面不是吵嘴嗎？陳嵩道：中國人和日本人吵嘴，聽不清楚。何達武把筷子一擡，借此不再吃牛肉了。一蹶劣跳了起來道：這裡聽不清楚，我下去看看。要是日本鬼欺負我們中國人，卜先你就同我去打個抱不平。說着，帽子也不戴，跑下樓去了。陳毓笑道：這鐵腳真好多事。陳嵩道：等他去看看也好。這裡橫豎聽不明白。打開窗戶，又冷得很。不如坐着等他來。周撰見陳嵩說打開窗戶，冷連忙把窗戶關上。好一箇先意承志的孝順兒子。下女來收碗。周撰問下女：知道下面爲甚麼事吵嘴麼？下女搖頭說不知道。周撰道：我們且下樓去。到街上等鐵腳。這房裡坐着沒有趣味。三人遂同下樓。街上的電燈已經亮了，恐怕何達武回來看不見，就在料理店門首一家小間物商店。化粧品商店。內買些零星物事，送給陳毓。陳毓祇得收了。等了好一會，不見何達武回來。周撰焦急道：這鐵腳真淘氣。此刻六點多鐘了，再不來。本鄉座要開幕了，你兩位在這裡坐坐。我去那巷子裡尋他去。陳嵩道：他的帽子在這裡，你帶給他罷。周撰接了帽子，向商店說明了，借着這地方坐坐。急忙找到小巷內，來往的人都沒有。那裡見何達武的影子呢？看那吵嘴的人家，已是寂靜無聲。周撰恨道：這鬼頭真害人。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教我到那裡去找哩。在巷子裡立了一會，祇得轉到小間物商店，向二人說了。陳毓道：不要緊，我們慢慢兒走罷。他知道我們去本鄉座。隨後要坐電車來的。三人遂起身，向坂下走。剛走近停汽車的所在，祇見何達武從車上跳下來，迎着笑道：你們怎麼才來？我坐在這裡等，脚都坐麻了。原來是逃避牛肉溜了來的。周撰笑罵道：你這小鬼頭，怎麼先跑到這裡來了？害得我們到處尋找。何達武道：你不要說這些沒良心的話。我到那巷子裡，看不到兩分鐘，回到料理店。下女說你們都走了，我不相信。跑上樓一看，果然沒有。下女跟着上來，我問看見我的帽子麼？他說不知道。我疑

心你們有意撇下我。不帶我去看大力士。問下女你們走了多久。下女說才走。我就出來。拚命的追到坂下。見汽車還在這裡。我才放了心。你們那一個拿了我的帽子。陳毓笑道。誰也沒見你甚麼帽子。何達武着急道。你們真沒看見嗎。我找那料理店去。周撰見何達武又要跑去的樣子。從外套袋裡。扯出那頂帽子來。往何達武頭上一套道。看你下次還是這們魯莽麼。陳蒿問道。鐵脚你去看了。爲甚麼事吵嘴。何達武笑道。甚麼事也沒有。一個四川學生。因家裡缺子。沒有寄到住。在這個日本人家。欠了三個月的房飯錢。共有三十多元。房主人屢次催討。沒有就出言不遜。學生不服氣。和他對吵起來。那四川學生見我是個中國人。氣忿忿的訴說給我聽。說日本鬼欺負人。我祇好勸他忍耐點兒。欠了人家的錢。不能不忍些氣。不料何鐵脚也會說這兩句話也我說完這幾句話就走了。陳蒿道。你爲甚麼不打個抱不平呢。何達武道。我身上和那四川學生差不多。也是一個大沒有人家討賬。不能說討錯了。這個抱不平。怎麼能打的了。周撰笑道。好。你打不了。快去請本鄉座的大力士來打。上車罷。車夫已將車門開了。四人都上了車。不須幾分鐘。就到本鄉座。見門口已擁了一大羣人。爭着買入場券。周撰教何達武伴着周毓姊妹。不要被人擠散了。自己分開衆人。擠向前去買入場券。陳毓拿出錢來。要何達武去代買。周撰止住道。此時買的人太多。鐵脚鬧不清楚。太太如定要做事時。等歇算還我。便了。陳毓祇得依允。周撰問特頭價目。每人要二元五角。即拿出十塊錢來。買了四張。回身擠出來。引三人到了裡面。即有招待的。看了等級。帶到特頭座位。台上還沒有開幕。看客座位。却都坐滿了。祇有特等。因爲太貴。買的人少些。還剩了幾個座位。周撰對陳毓道。今晚看的人多。我們須定個坐法。免得生人擠着。二位不好。鐵脚靠左邊坐。我靠右邊坐。二位坐在當中。兩面有我二人擋。

着就不妨人多擠擁了。周撰是這們調排坐下來。陳蒿自然是貼周撰坐了。男女之間兩方面既都存心親熱。還有甚麼不容易結合的。當下兩人耳鬢廝磨。陳毓祇得做個沒看見。貫澈呼李鏡泓時候的主張陳蒿忽然失聲說道。壞了。周撰大吃一驚。慌忙問壞了甚麼。陳蒿道。我們下車的時候。忘記將買的東西帶下來。那車夫難說不偷去幾樣。周撰大笑道。我祇道甚麼大事壞了。那車是我包了的。他若敢偷。我也不交給他了。並且他此刻並沒走開。我吩咐了在外面等。恐怕隨時要用。你若不放心。可教這裡的招待員去通知車夫一聲。立刻就送進這裡來了。陳毓道。你既說可以放心。我就沒話說了。我以為車夫把汽車駕回去了。正說着。滿座掌聲大起。不知爲了何事。下回再寫。

### 評

李鏡泓提出陳氏姊妹的娘。當送行時候所說的話。尙不足以阻止陳毓縱容妹子迎奸賣俏的心。可知肉慾關頭。最是毀滅天性。陳毓之縱容乃妹。即自己養漢偷人之先聲矣。

作書至此等處所。寔是在是苦惱事。只看書中人物。爲浪子。爲蕩婦。爲馬泊六。爲類似包先生的做手娘姨。寫起來。怎不令人肉麻手顫。

## 第一百二十六章 大力士當場獻藝 下流坯暗地調情

卻說一陣鼓掌聲中。台上已將幕布揭開。一個日本人。乘一輛腳踏車。從後台如飛的馳到台上。繞着台打盤。旋是謂特長。周撰忙用肩膊挨了陳蒿一下。笑道。你先說腳踏車。祇能在街上行走。這裡就會做出些花樣來。陳蒿道。怎麼大力士不出來。倒弄出乘腳踏車的來了。周撰道。這差不多是照例的。因爲才開幕。恐看客沒到齊。先玩玩這



些沒要緊的把戲給看客散悶。一會兒大力士就出來了。陳蒿道你看見麼。怎的那腳踏車。祇一個輪盤的。周撰道。你留神看罷。還有許多的把戲呢。陳蒿看那乘車的一個輪盤在台上。飛走了幾十轉。忽然停住。直挺挺的立在那一隻車輪上。動也不動。看的人齊聲喝采。陳蒿不懂得這立着不動。有甚麼好處。見周撰也跟着喝采。即問道。這立着不動也喝甚麼采。周撰道。練到這個樣子。很不容易。兩個盤尙且立不住。今一個盤能立這們久。怎麼不喝采。你看他把前面的盤又套上去了。祇見那車越轉越急。繞着台足轉了百十個輪回。轉到後來。乘車的一聲吼。那車輪離台有兩尺。懸空飛了個盤旋。彷彿有甚麼東西托着一般。是有點工夫看客不由得都怪叫起來。那車落下來。祇繞了兩轉。就馳入內台去了。即有人從裏面搬出兩隻極粗極笨的木橈出來。靠東西台角一頭放下一隻。一人拿着一卷鋼絲。兩端緊纏在兩隻木橈上。再用麻繩繫住木橈。連在台柱上。將鋼絲纏得急急的。兩塊四五尺寬五六尺長的木板。搭上兩木橈上。和搭跳板相似。陳蒿道。大力士這回要出來了麼。周撰道。且看不知這是鬧甚麼玩意。呵。不錯。還是腳踏車。我會聽人說過。腳踏車能在鋼絲上行走。祇是不曾見過。陳蒿驚訝道。鋼絲上居然能行。走腳踏車嗎。周撰道。豈特在鋼絲上行走。有人說簡直可以飛牆走壁。快看罷。已經出來了。陳蒿看還先出來的那人。祇乘坐的車。略比前小一點。在台上照前轉了幾圈。一使勁便上了跳板。前輪對準了鋼絲。後輪一催。那車已脫離了木橈。完全在鋼絲上。看客都張開眼望着。替乘車的捏着一把汗。車輪不住的往前轉。鋼絲受不住。漸漸的往下垂。轉至鋼絲當中。鋼絲垂下來五六寸。乘車的到這時候。分外的用勁。奈鋼絲垂下來。雖用盡氣力。也駛不上去。乘車的急了。踏着反車。往後轉了兩轉。蓄勢往前一衝。仍沒衝上去。那車看看支持不

住有些向兩邊晃動起來了。鋼絲更是顛巍巍的。看客看到這裏都寂靜的。連高聲出氣的都沒有。陳嵩低聲向周撰道了不得。要跌下來了。話沒說完。祇見那乘車的。猛然將前輪一提。離開鋼絲有三四寸。後輪一使勁。穿梭一般的轉上了這頭的木工夫若。看客雷也似的。齊聲喝采。陳嵩伸手給周撰看道。你看我手上的汗。連手帕都濕了。借此賣弄風情周撰看着點了點頭。乘勢將陳嵩的手握了。若是不握。未免疏負了。覺得溫如暖玉。柔如無骨。一時心旌搖搖。幾乎在大庭廣衆之中。露出急色兒醜態。所謂王嬌虎就要做光起來。陳嵩恐旁人看見。忙放下來。周撰牢牢握着。那肯放手。陳嵩祇得靠緊身軀。用圍襟遮了。兩隻手便在圍襟裡面互相搓弄。陳嵩本是風流情性。祇因初到日本。一則難得相當人物。一則覺得在日本。不比在內地。鬧出笑話來。新聞上每每盡情披露。不能不較內地。斂跡些。但那裡是他甘心情願。守這寂寞生涯。兩日來。經周撰這般一勾搭。心裡也是癢的。和周撰一般。搔扒不着。周撰見他偏着頭。牙齒咬着下嘴唇。一言不發。雙頰紅得和朝霞相似。映着通明的電光。越顯得嬌豔無匹。便附着他的耳說道。你能單獨去我旅館裡麼。陳嵩斜睨了周撰一眼。微笑不做聲。周撰見這神情。更着急問道。怎麼不做聲呢。你若能去。務必可憐我。你知道我這兩日的魂靈。整整沒一秒鐘。曾離開你的左右。陳嵩將周撰手緊握了一下。笑道。誰教你不離開我左右的。儼然是娘子聲口。周撰道。還有誰教的就是你教的。陳嵩笑着搖頭道。看台上罷。腳踏車又換了花樣了。你看他倒豎起來。拿手當脚。踏着飛陶。周撰道。這時候無論怎麼好看。我都不願看了。你總得可憐我說一句。使我定心的話。我才有心思看台上。陳嵩望周撰祇笑。周撰被望得神魂飄蕩。恨不得立刻將陳嵩拖到無人的地方。攔腰一把摟住。慢慢的治他。害得人失魂喪魄的。陳嵩見周撰痴的可憐。輕輕向他耳邊說道。當

着他們。不要是這樣。且等看完了。再說。周撰喜道。看完了。你單獨到我旅館裡去麼。陳嵩道。你這般急怎的。我是要看把戲。由你一個人去發歇罷。周撰祇好暫把邪心收起。看台上腳踏車已沒有了。走出一個穿禮服的日本人來。向台下行禮說道。我大日本同盟國英吉利是口口聲聲不斷的的大力士某君。第一次來日本游歷。我日本的力士團歡迎他。他願意顯出平生技能。交歡我國國民。因此今日假這本鄉座。請某君登台顯技。鄙人甚希望來觀的大和民族。多鼓掌。多贊好。以表示我大日本國民。與大英吉利國民。格外親善的意思。方不負某君顯技交歡。與敝力士團竭誠歡迎的雙方用意。那人說完了。客座的掌聲就不約而同的都想把格外親善的意思拍了出來。親善的掌聲未歇。早有五六個大日本的紳士。簇擁着大英吉利的大力士。大踏步走到台口。向客座客行了個交歡的禮。座客親善的掌聲又震天響起來。形容盡致直響了十來分鐘。還不肯停歇。大力士想等掌聲停了。演幾句交歡的話。那時等不開口有機會。日本翻譯等的急了。舉起手向座客揚了幾下。才漸漸七零八落的東響幾下。西響幾下。有一個日本人。因低着头。祇顧下死勁的拍掌。也沒看見翻譯揚手。大家都停了。他還在那裡拍得恨自己的巴掌不響。拚命的一下重似一下。前前後後的座客都叱的叱罵的罵馬鹿。他才抬起頭來。一看羞得兩臉通紅。不敢再表示親善了。誰知拍馬屁拍在馬腿上大力士見掌聲停息。說了幾句英國話。座客不管懂不懂。不待翻譯開口。拍拍拍又是一陣。翻譯也就懶得等候。跟着掌聲。祇見兩張嘴動了幾下。掌聲完時。翻譯的話也完了。畢竟滿座的人沒一個聽出大力士說些甚麼來。大力士退到台中間。從臺上一手提起一個斗大的鐵鎚。翻譯說每個有一千磅。大力士提在手中。像不費甚麼氣力。右手的舉在空中。左手的向前伸直。猛然右手的往下一沈。與左

手的碰個正着。祇碰得砰然一聲響。連戲臺都震動起來。左手的却抵住了。兩手同時伸直。並不下垂。座客如狂的叫好。陳蒿問周撰道。這對鎚是用鐵皮包裹的麼。周撰笑道。用鐵皮包裹的。還算得大力士嗎。剛才翻譯說這鎚每個有一千鎊。陳蒿道。在他自己手裡拿着。看的人那裡知道確有多重。他要騙人的錢。能不吹些牛皮嗎。周撰正待回答。見大力士雙手持鎚。輪回飛舞。舞罷輕輕放在臺上。向翻譯說了幾句話。翻譯即向座客說道。這一對鐵鎚。實共重二千鎊。但諸君看了。或者有不相信。真有這們重的大力士說。歡迎諸君中之有力者。不妨三個五個。同上臺來。拿着試試。大力士並預備了。英國某名廠製造的。最上等金表幾個。赤金牌幾塊。如有人能用雙手拿起一個。高與膝平的。即奉送金牌一塊。能雙手舉一個到肩上的。奉送金表一個。金表金牌都在這裡。請諸君看看。這是大力士特從英國帶了來。與我日本有力的人。作紀念的。說着。回身從桌上捧出些金表金牌。走到臺口。一件一件亮給座客看。座客中登時紛紛議論起來。你推我讓的。居然讓出四個自負大力的來。各人立起身。整理了一會身上的衣服。不先不後的走上臺去。小心丟周撰挨了陳蒿一下。笑道。這下子。可以證明他。不是牛皮了。陳蒿點點頭。仍目不轉睛的望着臺上。四人上了臺。翻譯即迎着問姓名。四人都不肯說。大力士趨前和四人握手。四人握着大力士手的。都現出驚慌的樣子。大概大力士的手。握得重了點兒。四人有些受不住。大力士笑嘻嘻的。指着鎚。做手勢教四人抬的意思。四人却不肯抬。推出一力最大的。走到鐵鎚跟前。仔細端詳了一會。先用背對着大力士。兩足立了個騎馬橋。將右手伸下去。握緊了鎚柄。貫足了氣力。打算一手提起來。滿座的看客。都替這人鼓着一口無窮的勁。祇見這人腰肢一挺。右膀往上一提。大約是手不曾握平。腰肢用力過

猛手掌和鎚柄脫離了關係。鎚仍是臥倒在臺上。手也仍是赤手。座客不由得把那一口鼓着的勁。齊聲衝口笑了出來。這人紅了臉。回頭望着同行的三個。這三個到底不信。走過去。大家打量了一會。用脚踢了兩下。有兩個搖搖頭走開了一個。將衣袖一搥。雙手握住鎚柄。搖蕩了幾下。那鎚是圓的。搖蕩起來。似乎活動。看人的都替他歡喜。一片聲催他提起來。祇急得這人一副臉。如潑了血一般。那鎚祇是搖蕩。不肯起來。大方士看了。又向翻譯說了些話。翻譯連忙走到拿鎚的跟前。說道：大力士說的使動太很了。恐怕身體受傷。既証明了這鎚不是假的。就不必再拿了。那人鬆了手。伸起腰來。就像腰上感很痛苦的樣子。躬着背。同那三個掃興下台。座客也不暇替四人救臉。鬨聲大笑起來。周撰問陳嵩道：你這下子相信不是假的了麼？陳嵩道：這大力士的力。真大的嚇人了。可有潘金蓮的想頭。想到武二的好氣力沒有。大力士等四人下了台。望着台下笑容滿面的。一手提起一個鎚。一路舞着進去了。即有四個

下力的工人。抬着一塊見方七八尺的大木板出來。靠台柱豎着。那木板有兩寸來厚。上寫計重三百五十磅幾個大字。大力士復走了出來。更換了一身衣服。脚下沒穿皮靴。每雙脚上用皮帶繫着一個絕大的鐵啞鈴。翻譯指着說：這啞鈴每個重三百磅。大力士伸脚向台下。給座客看了。彎腰又拾起兩個。比脚上更大的啞鈴來。手一個。揚給台下看。翻譯道：這啞鈴每個五百磅。大力士退到台中間。屁股往台上一坐。身子向後。仰天躺下來。兩脚兩手。都將啞鈴舉起。四個工人抬起木板。擱在大力士的脚手上。放得平平的。工人又抬起一張方桌。放在木板當中。周圍安了四把靠椅。四個工人同時一方一個。跳上木板。坐在靠椅上。翻譯親自動手。拿起開幕。做脚踏車跳板的那塊小木板來。也是搭跳板一般的。搭在大木板上。再從裏面托出一盤飯菜。從容走上跳板。把飯

菜放在四個工人面前。四人各扶箸吃起來。座客都看呆了。倒那人記得鼓掌叫好。陳嵩對周撰道：「今晚若不是你發見這件奇事，我們怎會知道來看。我若不是親眼看見，便一輩子也不相信。世界上有這們大力的人，旁的都可以假。這五個人，這多木器，是假不來的。並且是這們仰天躺着，也不好使力。祇要那一隻脚，或是那一隻手，稍微偏了一點兒。這五個人和桌椅碗筷，不都傾了個乾淨嗎？周撰道：「虧他能這們持久。你看這個翻譯上呀下的。那木板動都不動，簡直和門了符一般。」陳嵩道：「自然絲毫不能動。祇要略動一動，失了重心，就危險了。四個工人每人吃了一碗飯，翻譯收了碗筷，仍從跳板下來，將跳板搬去。工人又同時跳下，搬去了桌椅。祇留大板不搬。大力士緩緩將兩脚平下，身軀往上一縱，已如前坐了起來。木板向後倒去。四個工人扶着抬進去了。那英國大力士演過那套吃飯的把戲之後，妙語解頤踏着鐵啞鈴，向看客行了個禮，拐進去了。周撰推陳嵩道：「你剛才說演完了，再說此刻演完了，你怎麼說呢？」陳嵩瞞了周撰一眼，抿着嘴笑道：「那這們忙，難道就演完了嗎？」周撰道：「大力士已行禮進去了。怎麼沒演完？」陳嵩道：「既是演完了，爲何看客沒一個人走動？」周撰道：「縱沒演完，也沒甚麼可看的了。在我實在是不如和你走的好。」陳嵩用手向台上一指道：「開幕時報告的那人，又出來了。你聽他說些甚麼？」周撰也懶得看。低頭聽那人說道：「剛才英國大力士所演的兩種技藝，實是令人驚服。依照大力士平日在他處顯技的規定，每次祇演兩套。這回蒙大力士特別與我國國民交歡，破例加演兩套。座客聽到這裡，已齊聲鼓起掌來。以下說了些甚麼，都沒人聽了。周撰對陳嵩譯述了意思。陳嵩笑道：「是嗎？我說怎麼就演完了。像這樣的大力士，很不容易遇着的。既花了錢，多看看不好嗎？」周撰祇得隨順他的意思。真有到口不吐的善處陳毓和何達武看了，兩人親

熱的情形都祇作不聞不見。一心一意的望着台上。那是演說的退去之後。大力士又更換了一套很厚的衣服出來。後面跟着兩個工人。抬着一條酒杯粗細的鐵練。大力士對翻譯說了一段話。翻譯即向座客說道。諸君請看這鐵練。是不是很牢實的東西。千噸以內的輪船。全是用這種鐵練栓錨。可以抵禦極強的風浪。現在大力士能不用器械。憑一身神力。使這極牢實的鐵練。拉為兩斷。諸君中必有不相信的。大力士可立刻演給諸君看。翻譯說完了。大力士從工人肩上。將鐵練提下來。吐伸有兩丈來長。兩手拿着到台口。送給近台兩排座客看。翻譯教看了的人。高聲證明。鐵練是沒有破綻的。有幾個好事的客。看大約是心中不大相信。偌大一條鐵練。若沒有破綻。怎能憑一人之力。拉斷翻譯。既教他高聲證明。便不能不看個仔細。幾個人一齊動手。從兩端檢閱起。一股一股的。湊近電燈看了。又看都說。實沒有破綻。翻譯便指着幾個人。向大衆說道。這幾位仔細察看了。都可證明這鐵練。實是毫無破綻的。請諸君注意。看大力士的神力罷。大力士退至台當中。將鐵練一端。用右脚踏住。一端由右肩上。繞到左脅下。在腰間纏了一過。兩手握住尾端。緩緩的搖動身軀。像個運氣的样子。足足運過一分鐘光景。猛然將腰一挺。右肩一震。啞的一聲。那鐵練直從肩上。翻到背後。打在台面上。嘩啦一響。看客祇道是右腳不會踏穩。練端脫離了腳心。激翻到後面去了。祇見大力士彎腰從腳心下。拈起一條二尺來長的斷練來。合着腰間的斷練。一手一條。鬥給大家看。翻譯招手。教方才證明的幾個人。過來細看。幾個人湊近身。一看。顯然是新拉斷的。沒一個不搖頭吐舌。陳嵩道。這個把戲。雖然是要力大。但是不及第二套好看。周撰道。看雖沒有第二套好看。祇是我看比第二套還要吃力些。你但想這們粗的鐵練。不能懸五六千斤重量的東西嗎。憑空要將他拉斷。

非五六千斤以上的氣力，何能做到。陳蒿看了看手上的錶道：「快到十一點半鐘了。」小鬼頭奉心也動了看他再玩一套甚麼。大力士將兩條鐵練丟了，自己就台上脫剝了上身衣服，露出赤膊來，望去雖很壯實，却和平常壯實的工人差不多。翻譯說道：「大力士的身體，先原來很弱，十五歲時，還是一個終年患病的孱弱之軀。因朋友勸告他，教他專在體育上用功，身體自然能強壯。大力士才稍稍的從事體育，不到一年，已收了極大的效力。將十五年來的病魔，完全驅除了。就從十六歲起，到今年整整的二十年，不曾一日間斷。遂練成這般的神力。」真話據大力士自己說，他所練的方法，二十歲以前，專注重體魄的發育，二十歲以後，便專重體力的發育。發育體魄的時期太短，所以至今體魄尚是平常。發育體力的時期很長，才有此神力。在初見大力士的人，絕沒人能看出像這般平常體魄的人，有這們大的體力。甚至有疑大力士會邪術的。大力士因恐在座諸君中，也有此類懷疑，故露出體魄來，以證明他的神力。確是用苦工磨練出來的。絕對的沒絲毫邪術。諸君此刻眼中所見大力士的體魄，是這們平常的。請注意着大力士運氣使勁的時候，是何形相，就明白了。座看聽得一個個都揉了揉眼睛，瞬也不瞬的望着大力士。祇見他直挺挺的立着，向左右分開兩手，不言不動，漸漸的覺得兩條臂膊有些震動。即時周身皮膚裡，彷彿有數千百隻耗子，在那裡走動，骨節都瑟瑟作響。兩條臂膊，比初脫衣服的時候，竟大了一倍。這工夫可座客又鼓了一陣掌。翻譯道：「今晚因是初次獻技，有一種新製的器具，還不曾製好。今晚不能演給諸君看。」真不容易



家驗看。我祇道這也算是一套。誰知道還是題外之文。陳蒿笑道。我也是這們想。以為他沒有技藝顯了。胡亂是這們鬧着湊個數兒。倒要看看他再換個甚麼花樣。你不要急橫豎沒有多久了。是安歇小孩子的大力士運過氣。仍將衣服穿上。四個工人又從裡面抬出一塊大石頭來。那石有七尺來長。一尺四五寸寬。四寸來厚。四個工人被壓得一步一拐。放下來喘氣不定。大力士望着好笑。揮手教四人走開。他用一手提起。一手解去了繩索。提到台中間。那翻譯騎着一匹大白馬。從裡面的的達達走到台口站住。那馬調教得極馴良的樣子。大力士蹲下去。一手托在石塊底下。一手扶着。離了台面。一頭高一頭低。斜斜的如一條山坡路。翻譯將繩一擺。那馬順過頭來。走至石塊上。後將繩一提。兩脚一緊。那馬的前蹄已踏上了石塊。翻譯用右手在馬頸上。摸了幾下。祇一起繩。那馬已全身縱上了石塊。那石塊便緩緩的平下來。馬在石塊上行。了兩三步。恰行至大力士的手上。即立着不動。大力士放下扶着的手。一托手。伸出來。從容上下了幾次。那馬全不驚懼。座客但知好看。不顧利害。在這時節。不約而同的。都鼓掌大吼起來。翻譯連向下揚手。已來不及。那馬雖則調教慣了。祇是從前在西洋各國演這把戲的時候。看客都知道危險。一點聲息沒有。必等馬下了石塊。才鼓掌叫好。因此那馬不會在石塊上受過驚嚇。今晚翻譯疏忽了。忘記囑咐座客正在吃緊的時候。大家一闕鬧起來。那馬兩耳一豎。兩眼左右張望。翻譯知道不好。一面對台下揚手。一面撫摸馬頭。但是已來不及。四脚亂動起來。大力士手上的石塊。即不免搖動。翻譯越將繩收勒。那馬越昂頭振鬣。仰天噴沫。偶然一脚踏空。石塊跟着。一側連人帶馬。倒下台來。座客又是一聲哎呀。喊了。那馬掀下了翻譯。驚慌得左一躍。右一竄。四蹄在台上如播鼓一般。嚇得近台的座客都站起身。要跑。恐怕那馬跳

下台來翻譯一縱身立起。伸手去拾繩。沒拾着。那馬又驚竄到這邊。此時氣壞了大力士。放了石塊。那馬剛從石塊旁邊跳過。一伸手就握住那馬的後腿。那馬登時不能動彈。翻譯才走過去。拉了繩。牽進裡面去了。可以收場

了。卽有開幕時演說的那人出來向座客道歉。陳蒿暗推周撰一把。笑道。你這時候又不說走了。周撰道。我說一回碰一回釘子。你不開口。便坐到明天。我也不敢再向你說走了。陳蒿笑道。你打算就回旅館去嗎。周撰道。隨你的意思。我是巴不得你立刻同我回旅館。陳蒿悄悄的向陳毓二人努嘴。道。他二人呢。也同回你的旅館去嗎。周撰道。我用汽車送他二人回精廬去。陳蒿笑着搖頭道。我明日拿甚麼臉回家。見人。居然想到要臉見人你不要急在這一時。此刻你還是用汽車送我三人回精廬。你若常在旅館裡。不大出外。我總有來會着你的時候。話沒說完。座客都紛紛起身向外擁擠。陳毓何達武也立起身來。周撰道。我們且緩行一步。此時要擠出去。很費事的。陳蒿輕輕說道。人家都起身走了。獨我兩人坐着不動。像個甚麼。說着也起身。何達武道。你們祇跟我來。包你們全不費事的。就擠出去了。周撰道。這不是湖南戲院子。可由你橫衝直撞。你若不按着秩序走。到處有監場的警察。你的衣服又穿得這們漂亮。祇賸擠賸擠的。包管人家指你是個搵兒。何達武不懂得甚麼。叫搵兒。問道。怎麼指我是搵兒。陳蒿笑道。你先走罷。此時人已走空一大半了。不會擠擁。何達武即晃了晃腦袋。掉臂向前行走。陳毓拉了陳蒿的手。旋走旋咬着耳根說話。周撰跟在後面。祇見陳蒿時搖搖頭。時點點頭。也沒聽出他們說些甚麼。一行人來外面。周撰舉眼看汽車。何達武已找着開了過來。陳毓向周撰鞠躬道謝道。先生祇管汽車先走。我們可坐電車回去。不敢煩先生再送了。周撰笑道。李太太怎麼還對我說這些客氣話。請上車罷。陳蒿也在旁說道。汽車的

第一百三十七章 小鬼頭苦耐獨眠夜 真馬鹿追述求婚書

四十二

長時間過了。送我們到江戶川。也要不了多久。姐姐不要和他客氣罷。他是誰誰是他小蹄子好不害臊陳毓望了陳蒿一眼。覺得陳蒿這話說得和周撰過於親熱。祇是陳蒿也沒理會。自然催着陳毓上了汽車。陳毓仍向原地方坐了。留出位子來。給陳蒿坐。誰知陳蒿上車的時候。周撰暗地在後面拉了一把。教他坐到後面來。陳蒿也就顧不得面子了。撇了陳毓。竟和周撰並肩坐着。汽車立即向江戶川開行。陳毓在車中。雖覺自己妹子入迷太快。祇是料也防止不了。並且在陳毓眼光中。看周撰也以為與自己妹子匹配相宜。樂得成全他兩人。免得雙方抱怨。車行頃刻到了江戶川。周撰從車夫處拿了那包物事。交給何達武拿了。才扶陳蒿下車。陳毓邀周撰到家中坐坐。周撰道。已夜深了。改日再來。陳蒿道。你就上車回去罷。到我家中坐着。也沒甚趣味。周撰回身上了車。望着三人走了。才驅車回富士見樓。一宿無話。本章已畢。

評

此章完全為陳蒿入迷太快四字而寫。其孤男寡女在此種場合中。轉如入無人之境也。

第一百三十七章 小鬼頭苦耐獨眠夜 真馬鹿追述求婚書

卻說陳毓等歸到家中。李鏡泓已深入睡鄉了。陳毓在本鄉坐的時候。心中時時掛念李鏡泓。一個人在家中寂寞。及至歸家。見了面。想起周撰的那種風流態度。標致面孔來。立時又覺得李鏡泓的面目。可憎。滿擬親熱親熱。祇是鼓不起勁來。懷二心的起點如此矣李鏡泓這一日。滿肚皮不高興。一個人也懶下廚房。早晚兩膳。都在隔壁小西洋料理店裡吃了。家中便一日沒舉火。夜間獨自看了會書。偶然聽得外面脚步響。即跑到門口探望。一連望過幾次。

都是響到別人家去了。賭氣懶得再望。看看到了十點鐘，便脫衣解帶，鑽入被中。心想說是去吃午飯，怎麼吃到這時候還不回來。老二那妮子本來就不大安分，祇是他姐姐平日却不是放蕩不羈的人。這幾日一定被老二刁壞壞了。疑心得不錯性情大變，並且那姓周的油頭滑腦，一見面就和會親一般。在老二跟前逢迎巴結，無所不至。賊眉賊眼的一望就知道是個歡喜嫖的人。老二是這們和他一鬼混，不待說要上當，便是他姐姐也不免花了心。李鏡泓心中越想越難，睡也睡不着，翻來復去的過了十二點鐘才聽得門鈴響，知道是他們回了，也不作理會，擁着被裝睡着。陳毓走進了聲道：「睡着了嗎？」李鏡泓不做聲。陳毓又說道：「怎麼睡這們死？有賊進來，把家具都偷了去，你還不知道呢？」李鏡泓再忍不住了，伸出頭來說道：「你也顧家裡怕有賊來偷了家具去嗎？我看你簡直不記得有家了。」着陳毓聽了這話，雖覺刺耳，但自己心裏也着實有些慚愧，勉強笑了笑說道：「今日實不能怪我不記得家裏人家的情面，却不過去教我也沒有法子。」沒有法子，四箇字是推脫不乾的李鏡泓道：「情面是情面，但是男女的交際，每每有因起初，却不過情，而弄到後來，顧不了體面，我看還是體面要緊。」卻是至理名言陳毓道：「怎麼謂之顧不了體面？我喪失了，你甚麼體面嗎？」李鏡泓道：「我沒說你喪失了，我的體面我祇不懂姓周的和我們非親非故，我們一不是富豪，二不是有勢力的，他無緣無故的一見面就奉承巴結，無所不至，使錢如散沙似的請了又請，邀了又邀，端的是個甚麼用意？」自然有的是用意，你更不說明白你夫人也明明知道的他也不過一個公費生那來的，這們多錢，使費陳毓搶着答道：「你管他甚麼用意？管他那來的錢，使你既不是富豪，可見他不會巴結你，向你借貸，你又不是有勢力的，可見他不會求你薦事，借你的聲名在外面去招搖掃騙，你還有甚麼怕他沾括了嗎？」沾括就在你姊妹兩身上李鏡泓聽了那一段無

名業火。幾乎攻破了腦門。又不敢發作。逼得冷笑了。聲道：我是沒有甚麼給人家沾括。不過一個青年女子。飄洋過海到外國來。爲的是求學。這種無味的應酬。少從場。也不至失了女留學生的資格。留學生的錢。不拿來繳學費。買書籍。却專用到酒食遊戲上。其爲人之邪。正就可知了。這種浮蕩子弟。在我這個沒有學識。沒有見解的人。看了。簡直是個不可理會的。不知道你們對他。有甚麼情面。不可却。卻是誅心之論陳毓見李鏡泓說出這些話來。先悄悄的將周撰送給他的物事。在料理店對門小問物商店買的放入櫃內鎖了。女人們貪小是第一大毛病恐怕李鏡泓見了。拿着當把柄詰問。李鏡泓又問道：姓周的請午飯。怎麼弄到這時候才回。半日半夜的工夫。在甚麼地方用甚麼事情消磨的。是要追問的陳毓不耐煩多說。隨口說是看西洋把戲去了。李鏡泓見陳毓答的含糊。更忍不住要追問道：甚麼西洋把戲。看了半日半夜。陳毓生氣道：你既說姓周的。簡直是個不可理會的人。不理會就罷了。追問做甚麼呢。一味強問李鏡泓也氣道：姓周的自然是不理會。但是你在外面費了這們久的時間。爲甚麼不能將原故說給我聽。定要我來追問。陳毓道：我有我的行動自由。我高興就說給你聽。不高興不說給你聽。也不犯法。李鏡泓祇氣的發抖。想數責幾句。出出惡氣。心裡又慮氣頭上。說話不檢點。陳毓的性氣素大。三言兩語說決裂了。難於轉臉。待不說罷。氣實忍受不住。就在這一轉念之間。覺得有無窮的悲苦。不由得兩眼流下淚來。入情拉着被角拭淚。陳毓在電光下。看見了一時動了不忍的念頭。良心難死笑着說道：好端端的哭些甚麼。又不是個小孩子。這才哭的可笑呢。李鏡泓一聽。更傷心起來。竟抽咽有聲了。哭者人情陳毓大笑道：笑者不可測也罷了。罷了。不要丟醜了。罷你是爲我。不得在外多久的原故。說給你聽麼。這也值得一哭。好好我說給你聽便了。遂從到富士見樓起。如何在新聞紙上。發見了本鄉塵

的英國大力士如何雇汽車請吃午膳如何遊十五區以及大力士如何顯技都說了一遍。祇沒說送物事及周撰和陳嵩親熱的情形。李鏡泓早停了哭泣。至此問道。照這樣說來。姓周的這一日的花費不是一百元上下嗎。陳毓點頭道。恐怕是要花這們多。李鏡泓就枕上搖頭道。危險危險。他這東西居心不良。你真得仔細。老二上當。陳毓笑道。上甚麼當。難道老二在家養老女不成。早些配了人也好。免得今日這個也來求婚。明日那個也來說。合這姓周的爲人。據我看並不壞。配老二也還過得去。你專就他。昨今兩日的行爲。看是不能爲憑的。他是這們花費。有他花費的目的。與平日酒食徵逐的不同。西洋人每有因想和一個心愛的女子結婚。事事圓滿。女子的欲望常有婚尚不會結得家業已完全用盡的。於今的文明新式結婚。是這個規矩。不詭怪姓周的浮蕩。原來是這李鏡泓長歎一聲道。老二的事。我也管不了。是浮蕩也好。不是浮蕩也好。不必研究。我祇和你要求一件事。從今日以後。無論老二和姓周的怎麼舉動。你一概不要從。將來他們的結果好。我們不居功。萬一結果不好。我們也不受怨。即岳父岳母知道了。也怪不上你。我你答應這句話麼。陳毓道。祇要推得脫的。我決不從場。李鏡泓道。老二剛才進房的時候。彷彿提了一個大包。打我而前走過。提的甚麼東西。陳毓見話已說明了。便不遮掩。掩不說了。說是姓周的。買了送他的。李鏡泓道。老二平日自己誇說眼。眸子大金錢勢力。都不看。在眼裡。原來見了百十塊錢的物件。也就把心。眼兒迷糊了。變得老陳毓道。睡罷。不要勞叨些這閑活了。說着也解衣就寢。却說陳嵩提了那包物件。歸了自己房裡。打開一件一件拿着看。聽得李鏡泓和陳毓說話。有合口的聲調。忙丟了手中物品。躡腳躡手到門跟前竊聽。起初聽得李鏡泓詆毀周撰的話。心裡不免受氣。後來聽得無論老二和姓周的

第一百三十七章 小鬼頭苦耐獨眠夜 真馬鹿追述求婚書

四十六

怎麼舉動。一切不要從場的話。又高興起來。心想巴不得你們不從場。我少了許多拘束。男女之愛。那能容有第  
 三人從場的回身。仍將那些物件包了。收拾安歇。在床上想起周撰的溫存。轉輾反側的。那裡睡得着呢。陳嵩此  
 時的心理。完全在淫慾上着想。所謂之自由戀愛。並沒關心研究。周撰這人。是否可託終身。既純在這方面着想。便覺得周  
 撰無一點不如人意處。都是個知情識趣的人。與那些不自量。冒昧求婚的相去天遠。世之所謂自由戀愛者大抵如此矣。一個  
 人閉着眼睛。從周撰頭頂上。想起五官四肢。眼見得着的。即拿着腦筋中的印象。做標準。想慕了一個畫情五官  
 四肢之外。被衣服遮蓋了。眼見不着的。就憑着一顆玲瓏剔透的芳心。揣摩懸擬。想想了個無微不至。筆端有鬼可謂盡力挖苦  
 一番。想來。想去。想得芳心亂跳。身上臉上都一陣似一陣。恨不得周撰有小說上綠林豪客的本領。能於夜間。竄  
 房越脊。如履平地。從窗眼裡。飄然飛了進來。人不知鬼不覺的各遂了心願。唉。一個已經領略過偷情滋味的妙  
 齡女子。復經稱心如意的男子。這們一擦。發念頭一動。便是意馬心猿。那裡有個收煞。咬着被角。整受了一夜折  
 磨。天光一亮。即坐了起來。揉了揉眼睛。覺得眼泡內含了許多砂礫似的。知是不會睡好的緣故。披了衣。拿鏡子  
 一照。眼睜兒起了一個淡紅的圈。圍着兩隻黑白分明水銀也似的眼睛。倒分外顯得嫵媚。自己對着鏡子。歎  
 了一聲。這兀的這龐兒。也要人消受。放下鏡子。收了鋪蓋。日本人鋪蓋全是臨睡時拿出來使用。早起即收入櫥中。留學  
 生亦都是如此。惟亡命客有睡慣了高床的一般的用高床。因天  
 氣太早。即在房中。打散了頭髮。着意安排的梳了個東洋學生頭。刷得光溜溜的一絲不亂。這頭梳了兩點來鐘。  
 李鏡泓夫婦已起來了。陳嵩才開門到廚房。燒洗臉水。何達武最是貪睡。這時候尙是鼾聲震地。陳嵩推醒了。他  
 道。起來。睡到這時候。還沒睡足麼。何達武睜眼見是陳嵩。一蹶劣坐起說道。你催我起來。有甚麼事。陳嵩見他平

日最懶的。喊他起來用早點。總是要催三五次。他才慢騰騰的。唧唧呱呱的。眼睛開一隻閉一隻。偏偏倒倒的去洗臉。今日忽然一推就坐了起來。並且清清楚楚的問話。覺得很奇怪。有何奇怪想巴結小姐拿身軀去替他賺六十塊錢好做賭本掩着嘴笑道。催你起來。並沒甚麼事。要用早點了。何達武忙穿了衣服。跑到廚房裡。傾了洗臉水。到洗臉的地方。陳蒿也跟在後面。端了盆水來洗臉。何達武道。昨夜大力士的把戲。實在好看。據那翻譯說。昨夜是初次登台。還有一種新製的器具。不曾製好。須今夜才能演。說比已經演過的把戲。還要好看多了。誰知二姑娘自己就要演把戲了呢我可惜手邊的錢不寬。不能再去。看一回。陳蒿道。我錢倒有。也想再去。看。祇是錢不多。不能請你。何達武起先聽說有錢。也想去。看的話。心裡一喜。睜着眼。張開口。望着陳蒿。聽到後兩句。頓時又把與頭掃了。忽然一想。他既願意去。我何不去。先那裡送個信。怕。先不拿出錢。請我嗎。恰中二姑娘的計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不可錯過。他們多見一次面。有一次的成績。他們早一日成功。我便早一日六十塊錢到手。二姑娘卻也中了你的計這們一想。與頭又鼓動起來。笑嘻嘻的問道。二姑娘。真想去。看。祇怕是我玩的。陳蒿笑道。我哄你做甚麼。是真想去。不過沒有伴。一個人就懶得去。何達武道。表娘子不去嗎。陳蒿搖頭道。他不去。何達武道。我跟你做伴去看。不行嗎。陳蒿道。有甚麼不行。就是我的錢不多。你又沒錢。怎麼能去。何達武連忙說道。我去。我有錢。不特我自己看。有錢連你看的錢。我都有。其竟若曰有錢者出錢陳蒿道。你剛才說。可惜手邊不寬。如何。一刻工夫。就有這多錢了。你這是信口胡說的。何達武急急的辨道。一點不胡說。祇要你不變卦。我若沒錢。買特等票。給你。任憑你如何處置我。如何處置你嗎如何罵我。就當着人喊我做。兔子。喊我做馬鹿。我都答應你。陳蒿忍不住笑道。馬鹿。倒有些兒像。兔子。就差遠了。留着這名詞歸還是在周撫名下去還是喊你馬鹿罷。何達武點



頭道。話就是這們說了上算。昨日是六點多鐘到本鄉座的。今日也是那時候。我同你乘電車去。你若變卦。怎麼說。我能當着人喊你甚麼東西呢。陳嵩聽了何達武的話。看了他的情形。早知道他已入了自己的圈套。他還說你入了他的便笑答道。我若變卦。時你也喊我馬鹿就是了。當下二人洗了臉。何達武一路嚷入廚房。問麵包蒸熟了沒有。陳毓在廚房裡答道。你起床就餓了嗎。何達武笑道。倒不是餓了。我要先吃了。有事情去。陳毓指着瓦斯爐上的鑲鐵甌道。在那裡面蒸着。你要先吃。揭開蓋拿兩片去吃罷。牛乳在開水壺內燙着。我也不知道你何鐵。脚終日忙的是些甚麼事。賭錢帶馬外帶做隨馬鹿何達武揭開了甌蓋。也不顧蒸的燙手。拈了兩片出來笑道。我要去找一個朋友。因沒有約會。恐怕去遲了。不在家。牛乳我都懶得喝。就吃了這兩塊東西走罷。旋吹旋吃。一會兒吃完了。扯了方抹布。揩了揩嘴巴。套上一頂帽子。三步改作兩步。跑到停車場。恰好有一輛電車。正待開行。連忙跳上車。賣票的過來賣票。何達武伸手一摸。不見皮夾。連摸了兩個口袋都沒有。心裡着起慌來。低頭一想。昨夜臨睡時。納在枕頭底下。今早被陳嵩催起。却忘記帶在身上。急於想去周撰那裡報信。倉卒出門。電車又開的太快。因此到買票時。才知道忘記帶錢。祇得紅着臉。向賣票的說。賣票的教他坐一個停車場下車。何達武自己恨自己。怎麼這般沒有記性。想早反弄得遲了。是箇胃失魂須臾那車到了小川町。不能不下來。沿着電車道。跑了十多分鐘。望着幾輛電車。飛馳過去。不能去坐。跑得氣喘氣急的。到精廬拿了皮夾。撒開腿又跑。李鏡泓等見了他。這們跑。出跑進的。知道他是個不安靜的人。也不理會。只有二姑娘定在一旁暗笑何達武復身到了停車場。此時却沒電車了。祇得立着等候。抬頭一看。仰面來了個穿和服的男子。正是鄭紹。遠遠的就向何達武點頭。問去那裡。何達武心想。幸在這裡遇

着他必又是去精廬想尋老二鬼混。我若不阻止他，他們對了面前晚的話，定要露出馬脚。隨即笑答道：「我正要去駿河台找你，你却來了，免得我白跑。」鄭紹政已走近身道：「你找我爲甚麼？」何達武道：「若不是要緊的事，我也不找你。」我們到橋上去說話罷。」鄭紹政道：「橋上如何好說話？你家就在這裡，怎麼不到你家裡去坐著慢慢的說？」果然是在找二姑娘鬼混的。何達武冷笑了聲道：「你還想到家裡去慢慢的坐著說話嗎？你做夢呢？」鄭紹政不由得心裡一跳，問道：「這話怎麼講？」何達武道：「你倒是個好人，也不怕丟了我的面子。你知道你到精廬走動，是不是因我的關係？你若不借着和我做朋友，能見着二姑娘嗎？二姑娘若不是見你和我有交情，憑你自己說他素來瞧留學生不起的，肯跟你打交待麼？」牛皮吹得很響。鄭紹政聽了這些摸不着頭腦的話，怔怔的望着何達武道：「你無緣無故說這些話做甚麼呢？我實在不明白你的用意。」何達武把臂膊一伸，睜着兩眼，不但是馬鹿並且學會了烏龜樣子。望着鄭紹政道：「無緣無故我沒耐得勞神了。巴巴的找你說這些話，老實說給你聽罷。你簡直害得我無地容身了。特地的要找你，看你怎生處置我。」鄭紹政聽了這話，又見何達武忿忿不平的情形，心裡着實吃驚，祇是表面上不肯露出驚慌的樣子來。搖搖頭說道：「這話我仍是不得明白。我問心實不曾害你。何達武道：「你還說不曾害我。我問你寫給二姑娘的那封英文信是誰寫的？」鄭紹政道：「是我請別人寫的那信，怎麼樣？」何達武點頭道：「我知道你是請別人寫的，但信上是誰的名字？」鄭紹政道：「信上自然是我的名字。這何待問呢？」何達武道：「却也來。你既知道信上是自己的名字，怎麼還說不曾害我？」鄭紹政道：「信上並沒一個字寫到你姓何的身上，去如何害了你？」何達武道：「你那信上寫了些甚麼話？你知道麼？」鄭紹政躊躇了一會道：「我那朋友照着我說的意思寫的我怎麼不知道呢？」何達武鼻孔裡

哼了一聲道。原來是你的意思。教朋友這們寫的。那好。你就跟我去見二姑娘。對面說個明白。免得我毫無所得。的人夾在中間受誤傷。說着拉了鄭紹政的衣袖要走。真有這鄭紹政不知道到底爲着甚麼。如何肯走呢。立住脚不動道。你且把事情說給我聽了。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再大家商量着辦。我和你不是一天兩天的朋友。相交這們久了。甚麼話不好說。何達武隨即放了手道。你教你那朋友寫那封信的時候。怎生向他說的意思。鄭紹政道。求婚的債。那有旁的意思。無非恭維二姑娘。人品如何好。學問如何好。我如何的佩服。如何的仰慕。接着就說我自己年齡雖有了二十五六。却因擇擇太苛。平常女子看不上眼。富貴的小姐。又恐怕嬌養慣了。不諳婦道。下等人家的。又恐怕容貌粗惡。沒有學識。選來選去。直到現在。尙不曾定得妻室。難得女士生長名門。人品學識。又都有這般齊全。高尚承屢次賞臉。接席清談。幽嫻貞靜的態度。尤爲我平生耳聞目見的名媛。閨秀。所望塵莫及。因仰慕的心思。太甚。便不暇計及唐突。敢掬誠向女士求婚。深望女士憐我一片至誠之心。慨然許諾。則我有生之年。皆爲闡報大德之日。人命至重。諒蒙矜恤。那信就是這個意思。意思並你說那一個字是害你的。何達武道。那信寫好了之後。經過了多少時分。才送到郵筒裡的。鄭紹政道。送遲送早有甚麼關係。你這才問的希奇。何達武道。你不要管我稀奇不稀奇。我既問你自然有關係。鄭紹政道。寫好了。不到十分鐘。我親自送到郵筒裡。你快說有甚麼關係。何達武道。那信有第三個人看見。沒有。鄭紹政道。連連擺手道。就祇我那代寫的朋友知道。連第二個人看見都沒有。何達武點頭道。怪道是一封那們無聊的信。原來寫好了。就發。唉。你自己既不懂得英文。爲甚麼偏要寫甚麼英文。信。縱說想討巧。好借一封書信。顯顯你的學問。你也該寫好了之後。再找兩個懂英文。

的看看那信寫得怎樣。怎麼寫了。就發出這樣笑話來。你自己丟人。我不管。倒害得我。不特對不起他。夫婦姊妹三個。我交了你這種朋友。將來回國。連二姑娘的父母。都要罵我。不是個好東西。結交匪類。並且此刻就沒臉再住這裡了。說着。唉聲歎氣不止。不知鄭紹旼見了如何說法。下章再寫。

評

制慾之說。非少年男女所能行。但不見可欲。其心不亂。則甚確也。若本身素爲多欲之人。雖屬女子。未足以主動而行使其意思。但招致狂且固。有絕大之魔力。及狂且百出其智計。以相誘惑。慾念一動。卽一切皆不可問矣。

何鐵脚爲六十圓錢而爲周撰之走狗。彼方以爲能引誘陳嵩使就周撰也。詎知陳嵩正在利用之使與周撰通。其可不直接談判之情懷。昔聞人言。偷情女子之智計。從來十倍於男子。於此益信。

第一百三十八章 鄭紹旼當面挨辱罵 何達武注意索酬勞

卻說鄭紹旼見了何達武那種着急的模樣。不由得更加着急起來。當下走近一步。對何達武說道。你不要。是這般吞吞吐吐的說得我聽了。更是不明白。我只要問你。我那封英文信。怎的得罪了二姑娘。問得慌何達武道。你這才問得奇。你不懂英文。我更不懂英文。我知道你那封英文信。怎的得罪了二姑娘。答得糊鄭紹旼道。是我的話說忙了。我是問你二姑娘看了那封英文信。是怎麼樣。一箇情形。當時說了些甚麼話。何達武道。這箇我狠記得明白。那一天下午時光。我同着表兄表嫂和二姑娘。在外面回來。接着你那封英文信。此一段話一定是說得斷斷續續的因爲何達武一

邊說一邊在那裏編造情形

二姑娘看了看信封。還是笑嘻嘻的。後來拆開信封。拿起信紙。一看臉上的顏色就慢慢的變了。漸漸的怒容滿面。罵了兩聲馬鹿。又罵了兩聲混帳東西。又罵了兩聲畜牲。又罵了兩聲朽鬼。又罵了兩聲。

簡直亂造謠言

鄭紹收忙截住他的話頭。說道。鐵脚。你不要瞎造謠言。那有箇沒出閨門的女孩子。是這般信口罵人的。你這話

我不能信。明明你何達武睜起兩眼。嘆道。信不信由你。你要我說。二姑娘看見你寫的英文信的情形。我不能欺朋

友。不能不直說。好一箇不欺朋你不愛聽。我就不說。放刁放鄭紹收本待不聽。卻又放心不下。只得說道。好好你說

你說。我信你的。講的何達武道。二姑娘邊看邊罵的看完了。那封英文信直氣得頸脖都紅了。一手捏了那封信。立

起身來就要跑。那時我表嫂也摸頭不着。當二姑娘罵的時候。也問了幾聲。道是怎麼一回事。二姑娘也沒有答

白。及至二姑娘突然起來要跑。我表嫂才攔住他。問他到底爲了甚麼事。二姑娘怒氣冲天的把你那封英文信

丟在地下。說道。你們去看。這信上說的是些甚麼話。到底是甚麼話我表嫂拾了起來。說道。我是不大懂英文的。這裏面

到底是一些甚麼話。你得說出來呀。大家也有箇計較。二姑娘說。這裏面的話。我有些說不出口。我表嫂說。大約總

是些肉麻的話。這種情書。你何必理他。勸這們大的氣呢。二姑娘說。是甚麼情書。鄭紹收這箇混帳東西。簡直的

是糟蹋我。我表嫂說。他無緣無故的糟蹋你做甚麼。你不講。我們又怎麼能夠知道呢。二姑娘那時也真氣極了。

不假思索的說道。這封信上。簡直的把水滸上王婆所說的五件事。都形容了一箇淋漓盡致。你說該死不該死。

我表兄表嫂都大怒說道。該死該死。甚麼鄭紹收。簡直不是箇人。我表兄又對我說道。是你去找來的一班無聊

鬼。以後不准上我的門。着重的就二姑娘接着說道。不准上門。那有這樣便宜的事。當下又把信搶在手中。像煞有介事

說道：我抓了這們箇把柄，我有三箇辦法。第一去告，訴留學生監督革除他的公費，趕他回國。阿呀！使不得。第二便告，訴同鄉會會長開同鄉會，請大家評評這箇理，叫他以後做不得人。阿呀！使不得。第三把他告到日本警察署，叫他丟一箇大醜。阿呀！也使不得。說罷，怒冲冲的就要走。像煞有介事。那時幸虧我那表嫂攔住，勸道：像這般沒有人格的東西，犯不着同他計較，你只當瘋狗子，對你亂咬了一頓，難道你也要認真麼？我當時也插嘴說：鄭紹畋本來不是箇東西。由得你當面亂罵。這是我該死，不該理他，所以惹出這一場是非。而今我來陪禮，求你不要認真，你若是照這三箇辦法，寔行起來，簡直毀了他一世。這遭饒過了他罷。我隨說，隨即作了幾箇揖。全仗全仗。我表嫂又勸了一會，這才把二姑娘的氣漸漸的平了下來。我表兄仍舊埋怨了我一頓，我真羞得恨無地縫，可鑽急得出了幾身大汗。我又不曾得罪了你，你老人家真正不怕，害死了人，開我這麼一箇大頑笑。請問我怎麼對得住他們夫婦姊妹三箇？這一段話，倒虧鄭紹畋聽了，好似五雷轟頂，一般不知如何是好。登時怔住了，面青唇白，冷汗直流。可好半晌才握他捏造出來。鄭紹畋罵了一聲：好一箇狗娘養的！何達武忙問道：你還要罵人嗎？鄭紹畋恨了一聲道：我可不罵你，我是罵那個狗娘養的，寫些這麼樣的話來害我。我只有去找他，拚命何達武道：那你要慎重一點，萬一這些話都是我造的謠言，豈不是我害你打人命官司嗎？反激得凶。鄭紹畋道：你不必激我，我總得把這樁事弄箇明白。我無論那一方面，都不能夠聽憑別人如此損我。鄭紹畋却並不弱。何達武道：我看你不如同我去見見二姑娘，表明這信不是你寫的，着寔的解釋一番，似乎好些。反改。鄭紹畋道：罷罷，我還去吃眼前虧嗎？少陪，少陪，我要去了。巴不得你去。何達武道：你若是在去，找那寫信的你，要忍耐着性子，真箇鬧出人命來，我不能替你去抵命的。推卸得好。鄭紹畋也不答話，提起腳

就走了。走了何達武見鄭紹敏上了他的當得意得了不得。手舞足蹈的走到停車場。只見一輛開往富士見叮的電車來了。連忙跳了上去。那車開動起來。何達武忽然想起時候不早了。恐怕周卜先出去了。誤了自己報信的事。

馬怕六何等熱心登時急起來。只恨電車開行得太慢。又想到若不是爲了鄭紹敏耽擱了許多工夫。我早已在富士見

叮了。何至於着這真急急又轉念一想。雖然爲了鄭紹敏耽擱許久。可是攔阻着鄭紹敏不至於見二姑娘的面

免得打擾卜先的好事。總算做了一樁事卜先一定更要感激我。正在心亂如麻的時候。忽然面前站着一人。聽

得他嘴裏咕噥了一句。抬眼看時。原來是車守要他買票。便伸手到懷裏一摸。那知道特地跑回去拿的那隻錢

囊不知怎地又不見了。有鬼只得紅着臉對車守說明。此時電車剛走了一站。恰正停住。車守便叫他下車。車

又開去了。何達武沒法。只得回頭向家裏奔。奔出一身臭汗。向褲袋裏取手巾揩時。卻把箇錢囊帶出來。掉在地

下一聲響。拾起來。又奔向停車場。忙煞氣急敗壞的立着等電車。看着電車一輛一輛的過去。恰巧沒有開往富

士見叮的。你急他等得一個不耐煩。看看將近十一點鐘了。急煞心裡又同火燒一般的胡思亂想起來。好容易等

着了電車。到富士見叮相近的地方。跳將下來。急急忙忙的奔上樓去。真是無巧不成話。那位周卜先正收拾舒

齊。打算出去。一看何達武氣喘喘的奔了來。便問道。鐵腳。甚麼事這樣急。何達武一面搖頭。一面進房坐下。喘息

了一會。才道。喜得我早來一脚。若是我出去了。不但我撲一個空。你還要後悔不及哩。當然你要表功周撰也坐下來笑

道。甚麼事說得這般慎重。並且還要我後悔。鐵腳。你不要輕事重報啊。何達武正色道。甚麼話。若是沒有極要緊

的事。我何曾是這們急過。有的找賭一急賭輸二急賭無借錢不着三急周撰笑道。我是說笑話的。你不要多心。請你慢慢的把要緊事說出

來罷。一若不能何達武道。我說出來。真要喜得你跳起來呢。你知道麼。二姑娘對你已很有意思了。只要你再湊一湊趣。就可以立刻成功。周撰喜笑道。當真的嗎。你說我要如何的湊趣呢。何達武道。你等我告訴你。昨夜我們回去。已經十二點多了。二姑娘卻沒有甚麼表示。今早起來。我和他見了面。那時恰好我表哥表嫂都不在跟前。他忽然盤問起你的身世家庭來。我自然替你吹了一陣大牛皮。後來大家吃早點。就把話頭打斷了。你試想想。他這盤問你的身世家庭。是安了一箇甚麼心。媳呢是想你總應該明白。周撰道。話雖如此。總得他一箇人能自由出外。才有成功的希望。何達武道。這不是我說一句表功的話。這其間就非有我撮掇不行了。我因為他有了這種表示。我就打定主意。想引誘他一箇人出來。早點之後。我就用話去餬他道。昨夜的大力士真箇好看。我還想去看看。只是一箇人去。沒有趣味。二姑娘聽了我這話。便望着我表嫂說道。我和你再同去看看。好麼。我表嫂說道。罷罷。這種把戲。看過一回也就罷了。況且昨晚回來得太晏了。天天是這般。也未免太不像事。我是不能去的。這一位是不做討厭人我便對我表哥說道。你不去。我表哥冷笑道。我是沒有這種閒錢。也沒有這種閒工夫。這一位又不做討厭人着就和我表嫂收拾了碗碟。到廚房裏去了。二姑娘便向我道。他們兩箇都不去。我就和你去罷。只是你得另外籌買票的錢。我自己買票的錢。倒還有。我便說道。我這兩日很還有幾文。連你的票錢。我都夠。二姑娘笑道。那我就老寔不客氣。竟擾你的了。我說算數。此時我表哥表嫂又進來了。我再支吾了幾句話。就跑到你這裏來。你趕快把你答應的錢給我。一來我可以做這一箇東。卻有點不好意思二來你就可以到本鄉座去會二姑娘。我這紹介人的責任。就可以終了。原來如此周撰笑道。今晚的東。何必要你做。你只去引了二姑娘來。我自在本鄉座等着。還是



我買票請你。謝媒的話何達武道。然則你答應送我的錢呢。你打算甚麼時候拿給我。着重周撰笑道。你不用忙。我知道你的手鬆。用起錢來。從來是沒有打算的。今日我拿了給你。只怕你到手就沒了。一樁正經事也沒做。居於爲我的意思。這筆錢我既然答應了你。我豈能白賴了你的。我決不是那樣的人。難說我以為你不如存在我這裏。要用的時候。慢慢的來拿。一來你也可以免得亂用。二來也可以濟你的急。若是你此時拿去糊裏糊塗的撒漫起來。到了有點緩急的時候。找別人去借。不如到我這裡拿存款。便當得多。鐵腳你說是不是。說分明要明白。却說得來。仁至義盡。何達武道。你這話固然不錯。我也知道你不是一箇過河拆橋的人。但是這回的事。不比尋常。我們推開窗子講亮話。你要送我的這六十塊錢。無非是買我紹介你們到今日的地步。此刻功行將要圓滿。你不把這筆錢給我。只要你們今夜達了目的。我這箇紹介人沒法子。叫你二人不在一處。俗話說得好。新娘子進了房。媒人用過牆。到了明日。我就不能向你追索這筆錢和討債的一樣。老寔不客氣的一句話。你此刻把從前答應我的話不算數。我這紹介人的責任。就此宣告中止。你自己去請二姑娘出來。看大力士去。我便不敢與聞了。個又好。替周撰笑道。倒看你不出很像一箇積祖做牽頭的這般。老到也罷。你此刻先拿三十塊錢去。其餘三十塊。明後日隨你甚麼時候來拿。轉能快。可是仍舊要煩他一半。何達武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了。你總想扣住一點錢。好叫我不得不從中出力也好。你就先給我一半。只是那一半等你們好事成功之後。我要來拿。我終究不能當做債討的。我們先小人後君子。你得給我一箇憑據。又好。周撰聽了。心裏有點不高興。起來。轉念一想。此刻正是一髮千鈞時候。少不得這箇馬泊六。只得忍住。說道。難道叫我寫一張字據給你嗎。這字據怎樣寫法呢。何達武道。字據可以不必寫你。

只給我一件東西做當頭。周撰聽了，更不高興，便不做聲。何達武道：「你不要疑心，我要佔你的便宜，想多弄你幾文。這種抵押品，我早想好了，就是你的文憑。我拿去沒用，你卻是少不得的。彼此都可以放心。」虧你周撰道也好，會想

就是這們辦。當下開了一箇小皮篋，取出一大捲鈔票來，點了三十元，又取出文憑來。一齊交給何達武，說道：「你可以放心了。」是周撰平生第一，可如何的事何達武接過手，將鈔票揣在懷裏，又把文憑從封套裡抽出來，看一看，仍舊套上，攔在一旁，便道：「不是我不放心，你寔在是這種事的報酬，不能不如此過手。今晚你就先去本鄉座等，我準同二姑娘來，就是。可是買票看戲，仍舊是你出錢的啊。」周撰道：「那，你儘管放心。我說一句算一句，決不白賴。」久仰久仰何達武道：「那我就去了。」周撰道：「好。何達武拿了文憑立身起來，忽然想起早上和鄭紹畝一番交涉，便又一一的告訴周撰。周撰道：「你詐嚇他，詐嚇得很好。我真要謝謝你呢。今晚你就照着你所說的辦罷。」何達武點點頭，別了出來，說不盡的高興。是三十塊錢在那裏作怪，大有小兒得餅之樂匆匆的跑回精廬，只見他們正在那裡吃飯。後事如何，下章再寫。

評

何達武一路替周撰出死力，都是六十塊錢在那裡鼓動着。俗話說得好：有錢使得鬼推磨。信矣。

周撰在錢上着名的厲害，誰知何達武更不放鬆。可謂銅盆遇了鐵掃帚。但是周撰終究好巧許多，所以何達武仍舊被他白賴了三十塊錢去。

第一百三十九章 英雌著意扮玩物 鐵脚高興逛游廊

卻說何達武走進房來，看見他們正在吃飯，便道：「你們就吃飯了嗎？我肚子還一點不餓。」陳毓道：「你還是早起吃。」

了那點兒麵包嗎。何達武道。可不是嗎。到外面並沒吃甚麼。吃了周撰三十塊錢呢。李鏡泓笑道。你平日餓得很。祇見你跑到廚房裏催要飯吃。今日却是奇怪。第一次聽你說肚子不餓。三十塊錢餓飽了。何達武笑道。連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早起連牛乳都沒吃。若不是看見你們在這裏吃飯。並不知道已是吃午飯的時候了。若是吃夜飯也好。我就注意了。我也隨便吃一點罷。何達武跟着吃了飯。見陳蒿的態度很冷淡。一個人在房裏擁着被臥睡了。想心思呢。還是養精蓄銳。準備大戰三百合呢。有些着慌。恐怕陳蒿變卦。見他關門睡着了。又不好進去開他。祇得坐在自己房裏靜候。也想不出逼迫陳蒿踐約的法子來。看看已敲過了四點鐘。陳蒿還是高臥不起。把個何達武急得在房中亂轉。不得計較。祇睜着兩眼。望了桌上的鬧鐘。咯吱咯吱。一格一格的。往五點鐘的數目字上移走。這是何達武生平第一次。想進房去將陳蒿喊醒。見李鏡泓夫婦都坐在房裏看書。究竟是好夫婦呢。到陳蒿房裏去。必打李鏡泓房裏經過。在平日。何達武也常進陳蒿的房。並不覺得李鏡泓夫婦碍眼。此時心中懷着鬼胎。好像一給李鏡泓夫婦看見。進陳蒿的房。就會疑心是他勾引似的。好容易挨一刻。急一刻。挨到了五點鐘。啊呀。時候了。陳鏡丟了書本下廚房。李鏡泓也照例到廚房帮着弄飯。何達武才趁這當兒溜進陳蒿的房。祇見陳蒿懶洋洋的斜靠在一張躺椅上。手中拿着昨日周撰買給他的一個西洋小娃娃玩具。在那裏反覆把弄。見何達武進來。也不動身。翻開眼睛。望了一望。目光仍注在小娃娃身上去了。這也表示呢。何達武忍不住問道。去看大力士。你怎麼到這時候還躺在這裏。也不粧飾呢。陳蒿半晌將小娃娃放在桌上道。我身體很覺得疲倦。橫豎明夜還有得看。今晚不去了吧。故意推脫。何達武一聽這話。如冷水澆背。急得用手指着陳蒿亂嚷道。你是馬鹿。你是馬鹿。以後我祇叫你馬鹿就是了。急形可觀。陳蒿笑道。我身體雖然覺得疲倦。祇是

已經答應了你和你同去。就今晚去看也使得。轉頭何達武喜笑道：「這才像是你二姑娘說的話。陳嵩道：你且莫急。我本來可以今晚去看的。不過馬鹿已被你叫過了。我還去看甚麼。索性連明晚都不去了。你要去你一個人去。我不叫你馬鹿就是了。」再嚇他何達武連作揖帶陪禮的說道：「這祇怪我的嘴太快。你看我已打我自己兩個嘴巴。警戒他下次不再是這們逞口而出。說着拍拍一邊臉上打了一個巴掌。陳嵩看了好笑道：「你不是不認識本鄉座。定要我同去做甚麼。這原是一種玩把戲。高興便去不高興便不去。」誰知道你高興的別有一種玩把戲你是本鄉座的案目嗎。這們替他拉客。何達武笑道：「我素不歡喜一個人進戲院子。這樣難得遇着的大力士。又捨不得不去看。今晚無論怎麼樣。那怕教我給你下跪。祇要你肯同去。我就給你磕頭。陳嵩見他這們情急的樣子。知道必是與周撰約好了。周撰在甚麼地方等候登時握着一團尤雲滯雨的心。一路寫來到立起身來笑向何達武。你既哀求我。說不得身體疲倦也去走一遭。不過我有句話要先說明。到本鄉座之後。我若看了沒趣味。或是我身體不能支持了。就要回來。你不能強拉着我坐在那裏陪你。那是自然。你儘管陪別人罷。何達武笑道：「我豈敢強拉着你陪我。祇要到了本鄉座。那怕看十分鐘。你說沒趣。儘管先走。陳嵩心裏好笑。也不答話。收了小娃娃。坐下來對鏡。頭何達武這才把心放下。退出來到廚房裡催晚飯。陳毓道：「你此時覺得餓了嗎。何達武道：「餓到沒有餓。早些吃了晚飯。好去看把戲。李鏡泓道：「真要去嗎。何達武道：「我們昨夜看了那大力士。聽說今晚更有好看的。我也想去看。二姑娘也想看。我就和他同去再看一回。李鏡泓低頭切菜。不做聲。一肚皮不願意陳毓歎道：「有甚麼更好看的。無非說那話。騙人罷。哪老二也是小孩子一樣歡喜看這些東西。李鏡泓鼻孔裡哼了一聲。半晌說道：「小孩子倒不見得歡喜看。」

這些東西祇怕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才有這些熱心呢。實在有些忍不住了陳毓怕李鏡泓再往下說出甚麼刺耳的話自己面子上過不去。望着何達武說道：「你們要早些吃飯。就拿碗饅出去。把台子架起來。這裏飯已熟了。祇等菜。快的很。何達武答應着。捧了碗饅。到李鏡泓房裏。架起食台。已是電光亮了。何達武到陳蒿房裏說道：「快些收拾。要吃飯了。陳蒿已把頭髮刷得光溜溜的。櫻桃小口上。略略的點了點胭脂。兩個眼泡兒上。因昨夜欠了睡。兩道淺紅的圈兒圍着。更覺得嬌媚。勳人臉上也薄施脂粉。何達武見了一面。涎垂三尺。該死的東西。想吃天鵝肉嗎。一面暗想。老二到日本來。不曾見他施過脂粉。今日總算是周卜先有福。他無意中忽然會是這們修飾起來。陳蒿滿臉堆笑的說道：「昨日買來的香粉。不知道好不好。特意打開來試一試。還不錯。比中國的強多了。你站出去罷。我要換衣。何達武即退出來。隨手將房門帶上。心想他說換衣。我何不躲在門縫裏看看他的肉色。隨將身體蹲下。睜開一隻眼。向門內張看。這不是何達武大膽實。是在作者便於寫實啊。祇見陳蒿從櫃裏拿出一大包衣服來。揀了幾件顏色鮮豔的一件一件提起來。都用香水噴了。祇罩在外面的。一件銀鼠襖兒沒沾一滴香水。在上面噴好了香水。將身上的衣連貼肉的小褂都卸了下來。何達武就電光下見了那兩條潔白晶瑩的臂膀。和那娉婷嫵娜的細腰。不禁春興大發。這是作者借何達武誇顯的。陳蒿自己暗恨道：「我一般也是個男子。爲甚麼就沒有享受這種美人的幸福。住了一年多。到今日才能偷着看他一眼。周卜先才見面幾日。偏有這大的福分。眼見得這雪白嬌嫩的身軀。今晚得儘着周卜先一人揉擦。唉。你看他還愁皮膚不香。拿香水傾在掌心裏。滿身擦遍了。寫得入木三分何達武正看得出神。忽聽得腳步響。連忙立起身。退到房中間。原來李鏡泓端了一桶飯進來。教何達武去廚房裏編菜。何達武到廚房裏。幫着陳毓把菜搬出來。

都安排好了。祇等陳嵩出來同吃。何達武一連在房門口催了幾遍。陳嵩才推門出來。何達武見他外面穿的仍是家常衣服。背電光坐了胡亂吃了幾口飯。嫌菜不好吃。把筷子放下。起身回房去了。此種寫法從無字句中顯出陳嵩的喉念來用筆刻毒之至

何達武卻匆匆吃了兩碗。見已打過六點鐘。有好一會了。那敢再吃。耽擱時刻。隨即也放了碗筷。陳嵩已粧飾停當。立在房門裏面。趁李鏡泓到廚房去了。才花枝招展的開門出來。笑向陳毓說道。姐姐我去了。請你聽着門兒。我恐怕回得遲一點。陳毓道。你去罷。當心點兒。還是早些回來的好。陳嵩點着頭向外面走。何達武跟在後頭。被一股香氣冲得骨軟筋酥。直走到停車場。陳嵩才回頭問道。我們坐電車去麼。何達武點頭笑道。順遂極了。連等都不要等。恰好這一輛電車轉頭。那時小石川區的電車至江戶川町終點電車至此即須轉頭又是開往本鄉的。你上去罷。陳嵩一手提起裙邊。一

手扶着銅柱。上了電車。車中已坐了二十來個日本人。見了陳嵩這種粧飾。這種風韻。沒一個不回頭注目表示欣羨的。有兩個年輕的日本人。見座位都滿了。連忙立起身。拉着皮帶。雖知日本人都願意拉皮帶。那就怪不得何達武拉上皮帶了呢讓出位子給陳

嵩坐。陳嵩向那日人點了點頭。即就讓出的位子坐下。何達武見陳嵩旁邊還空着幾寸地位。忙靠緊陳嵩。擠着坐了。兩個年輕日人都橫眉鼓眼。望了何達武幾下。又不住的向何達武周身打量。以為是追隨陳嵩想吊膀子的。及見二人談起話來。就疑心是夫婦。同車人眼光中都不免代陳嵩不平。這樣花枝兒一般的人物。配一個這們相惡的男子。借此又踏踏何達武得緊靠着陳嵩坐了。心裡却非常得意。電車開行時。一顛一簸。自己的臂膊在陳嵩的藕臂上。揉擦得心癢難撓。祇迷迷糊糊的坐着。領略這種滋味。也不顧同車人望着不平。車行如電。頃刻到了。虧得掌車的高聲報着地名。被陳嵩聽出來了。何達武才着了一驚。暗恨今日的電車。怎麼特別迅速。這般

容易就到了。祇得跟着陳蒿下車。這輛車坐的人極多。大半都是來本鄉座看大力士的。擁擠了好一會。才擠到人稀的地方。陳蒿正向前行走。忽覺有人在他衣袖上拉了一下。舉眼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昨夜心心念念。希望從屋上飛下來的周撰。用筆刻薄心裡不由得就是一衝。臉上也不由得就紅了。陳蒿明知道這來必遇着周撰。在這裡見面。自是意中事。却為何心也衝了。臉也紅了呢。這種心理。不特陳蒿爲然。凡是歡喜偷情的女子。初次和情人幽會。都有這類現象。發生著書的。却也不明白。這是一種甚麼心理。閑話少說。當下周撰拉了陳蒿一把。笑道：我若早知道。你今晚來看。早就應叫汽車去。江戶等處。陳蒿紅着臉。低頭笑道：你不知道我來。却怎的早在這裡等候呢。印心心相周撰仰天打了個哈哈道：今晚看的人更多。我恐怕遲了。沒有坐位。已買了票在這裏。此時業經開幕了。我們且進去看一會。再說。我想你今晚總不能再照昨晚的樣對付我。說着。携了陳蒿的手。不發唐突了向本鄉座並肩兒走。何達武還有點拿不住。陳蒿的心理。周撰突如其來。恐怕陳蒿面子過不去。嗔怪自己起初躲在背後。遲疑不肯上前。及見二人會面。連陳蒿也像是約會了一般。心是放下了。反覺得詫異起來。將事情前後後一思想。才從恍然裡。面鑽出一個大悟來。老二竟是有意利用我好。從中通消息的。怪道他更換衣服。皮膚上及貼肉的衣上都打了些香水。這不是準備好脫了衣服。和周下先同睡。再有甚麼用意呢。何達武正在後面。越想越明白。越想越透澈。總算聰明陳蒿忽回過頭來。喊着鐵腳道：你不向前走。跟是後面等歇。擠失了伴。沒有坐位。就不能怪我們兩個。稱呼親密之極周撰也回頭笑道：今晚的鐵腳。我倒要讓個好座位給他。何達武趕上兩步。笑道：老二。你倒是一個好人。害得我祇少跟你下跪。說盡了低頭下氣的話。才求得你來。原來都是你有意害我。着急的。

了便無。陳嵩聽了低頭含笑不做聲。周撰道：鐵脚你前頭走罷。入場券在我這裡，不用再買了。何達武得意揚揚的大搖大擺到了本鄉座門首，抬頭見大門上懸着一塊黑牌子，用白粉書滿員二字。但是來遲了的人，雖見了滿員的牌，却不肯就退，都還擠在賣票的所在，想打商量，通融出幾個座位來。何達武立住脚，等周陳二人到了跟前，才將肩膀一側，擠開人羣，招手教陳嵩跟着擠進，直擠到闌干前，驗票的攔住要入場券。周撰從懷中摸出交給驗票人，三人進了門，仍是作夜的座位。陳嵩坐在當中，周何兩人靠左右坐下。陳嵩向周撰說道：今夜有新鮮把戲演，我們就多看一看。若是昨夜翻譯騙人的話演的，仍和昨夜差不多，我便懶得看了。新鮮把戲是有可，是要小姐自做。周撰點頭笑道：我是巴不得不看。無論他怎麼新鮮，陳嵩斜瞞了周撰一眼，用臂膊挨了一下，低聲笑道：這時候不是還早的很嗎？語妙，雙關。周撰道：開幕好一會了，你看昨夜報告的人又出來了，且聽他怎生報告，便知道有沒有新鮮把戲。祇聽得那人說道：我同盟國大力士，為特別聯絡我國民感情，昨夜顯技，破格演到四次。今夜大力士別出心裁，和我日本大相撲家，共演一種新奇把戲。比昨晚演的更好看幾倍。這把戲名叫做獨力擎天。此種把戲，最足表示我日英兩國通力合作的精神。無非是把戲上表示而已矣。請諸君注意賞鑑。說完全場歡聲雷動。周撰向陳嵩笑道：這把戲倒不可不看看。因將演說的意思，譯給陳嵩聽。陳嵩也高興道：聽他這命名的意思，簡直是表明英日聯盟在內。說話時，台上先走出一個日本大漢，看那大漢的身量，足有一丈高下，真是頭如巴斗，腰大十圍，比最著名之相撲家，常陸山大蛇瀉一般人，更要高大四分之一。那大漢自己報名，叫常盤綱太郎。又說道：我體重有八



百八十磅。力量也有八百八十磅。今日被同盟國大力士邀請。合演大力士新發明的。獨力擎天把戲。但我並非賣藝之人。一則沒有賣藝的能力。二則沒有賣藝的經驗。今回第一次上舞臺。純粹賴同盟國大力士的扶助。

也要扶 若其美姿不到之處。還望諸位看官們。包荒一點兒。常盤說到這裡。向看客鞠了一躬。昨夜顯技的大力

士。接着帶了個譯員來。對座客說道。今夜預備試演的獨力擎天把戲。並不是由鄙人發明的。這把戲的歷史。很有價值。發明的人。標獨逸大力士。森堂。十五年前。在我英倫賣藝。與我英國第一個體量最高大的人。合演。這把戲。當時所演的器具。重量比今夜所演的。每件輕一百磅。自森堂死後。這把戲。直到今日。才由鄙人試演。第二次。但是鄙人今夜所演的器具。就是森堂復生。也不見得能演。死無對證。任你誇嘴。諸君中大約不少知道森堂力量的。請看

了。再加評判。便知道鄙人的話。不是法螺。說罷。有八個工人。從裡面抬出一把大鐵刀來。翻譯說。這把大刀。有一千磅。大力士走過去。一手提了起來。後台上一暨。有茶碗粗細。一丈高下。八個工人進去。不一會又抬出一把來。比前把略短小些。翻譯說。這刀八百八十磅。常盤網太郎走上前。也是一手提起。但臉上露出很吃力的樣子。翻譯和八個工人都退了進去。常盤雙手持刀。立在西邊。大力士立在東邊。忽聽得台後尺木一響。兩個力士。同時將刀舉起。和中國演武行戲一般。兩個一來一往的。用那笨重的刀。盤旋交戰。戰了數十個回合。正在全場喝采的時候。常盤作個戰敗了的形像。拖刀便走。大力士便挺刀從後面追殺。常盤跑進內台。大力士也追進內台。就這當兒。閉了幕。經過幾分鐘。台內尺木又響。幕布忽開。大家一看。台上又架着小台。那台見方約有一丈。五個台柱。都有斗柄細鋪台的木板。便是昨夜演吃飯把戲的那塊木板周圍。安着兩尺來高的闌干。西邊搭一條

七級高三尺寬的樓梯。台中一個炮架。架着一蹲舊式鐵炮。和七生的五的炮。大小差不多。大家看了。都覺詭異。祇見常熊剛太郎。做出敗逃的樣子。拖刀跑了出來。回頭見大力士挺刀趕來。慌的拖着刀。從樓梯上了小台。將刀放下。雙手端起那炮。向着大力士。大力士一看。也像慌了。將身往台下一鑽。也把刀放下。兩手握著中間的台柱。一聲吼。跳起來。常盤便一手托炮。一手擦火點著火線。轟然一聲。如天崩地塌的響亮。大力士舉着那台。動也不動。一動。笨力卻是。看客不由得齊聲喊好。那幕布又閉上了。周撰一手拉着陳蒿起身道。這就謂之獨力擎天。冤枉。就闔了幾十分鐘。我們先走。鐵脚。你在這裡多看看罷。何達武點頭。望着陳蒿笑了一笑。不言。陳蒿將臉往旁邊一揚。祇作沒看見。軟步輕移的。握着周撰的手。走了。何達武看第二幕。就是昨夜演過的拉鐵練。便懶得再看。心裡想起陳蒿換衣時情景。並在電車上。挨擦的滋味。又想到此刻他們兩個出去。必是找旅館。追歡取樂。不禁興致勃然。暗道我身邊有的是錢。何不去吉原遊廊。花幾塊錢。買一夜快活。越想越覺這辦法不錯。立時捨了大力士不看。出來乘電車。到了吉原。此時正是九點鐘。各遊廊中所有女郎。一個個都穿着花衣。成排的坐在闌干裡面。任人挑選。何達武看了幾處。沒有中意的。走到一家。才跨進門。聽得闌干裡面有人叫何先生。何達武吃了一驚。低頭向闌干裡面一看。並沒一個認識的。祇見離闌干近些的幾個女郎。都望着何達武。擠眉弄眼。賣弄風騷。何達武看中了一個年輕的。望去不過十五六歲。當下有個相帮在旁。問何達武挑選第幾個。何達武指給相帮看了。相帮隨即引何達武到裡面一間八疊席的房內。番頭進來。拿着一本簿。教何達武寫姓名。何達武不曾一個人來吉原。過躊躇不肯將真姓名寫出。握着筆一想。他們剛才分明喊我何先生。其中必有認識我的。

若寫假姓名。被他們識破了。反難爲情。竟大書特書。題了何達武的大名。在那名簿上。年齡籍貫都開得一絲不錯。祇不會將三代填上。補寫完了交給番頭。那被挑選的女郎。已更換了常服。進來向何達武行了個半禮。挨近何達武坐着。何達武就電光一看。吃嚇不小。原來這女郎。一臉的白麻。還在其次。兩隻眼睛。祇一隻有黑珠兒。這一隻黑珠兒。藏在眼泡內。時隱時現。身材瘦小。確祇十五六歲的身量。近看形容蒼老。竟是四十開外的人物。因闌干內的電光。不十分明亮。濃粧豔抹的。加上那五光十色的衣服。如何看的真切。在挑選的時候。這女郎斜着眼。向何達武一溜一溜的。很覺動人。此時下了裝來到切近。一看忽變了這種模樣。如何不嚇。不敢逼視。連忙將眼光收回。番頭含笑問道。先生喝酒。用得着些甚麼菜。請即吩咐。好去照辦。何達武也不懂此間規矩。見各家門口。都懸着牌子上寫「七十五錢酒肴附」的字樣。以爲酒是必須喝的。既喝酒。怎能不要些菜。給日本人笑寒村呢。虧得周卜先。昨日請吃日本料理。學了幾個菜名目。便依着名目。向番頭說了。番頭極高興。很表示歡迎的樣子。向女郎低聲說了幾句話。女郎連笑着點頭。何達武的日本話程度。僅能說得來幾句家常應用的話。最普通的交涉。都辦不了。嫖界談風弄月的話。那裡知道。一句哩。雖眼望着番頭和女郎說話。却一句也不會聽出。說的是甚麼。番頭從新向何達武叩了頭。嘴裡呱呱嚕說了些話。才退了去。隨手即將房門關了。女郎便挨近身。笑嘻嘻的問道。先生是支那人麼。何達武點點頭。女郎又問道。先生貴姓哩。何達武道。你們不是認識我嗎。怎的又問起我的姓來呢。女郎怔了怔。笑道。認識是認識的。祇是已經忘記了先生的姓。何達武搖頭道。怎的就忘記得這們快。剛才你們不是見我一進門。就大家喊叫起來嗎。女郎抬頭向天。一隻眼珠兒翻了幾翻。笑了聲道。

啊！先生姓張。何達武搖頭。女郎道：姓王，姓李，姓黃，是不是？何達武祇是搖頭。女郎道：那就是姓梁。姓何，何達武聽他說出姓何，即忙點頭道：我是姓何。你們怎麼知道？女郎笑道：有人教給我們的。何達武詫異道：是誰教給你們的？女郎道：我們這裡有個日本人在支那住過多久，人都稱他爲支那通。是他教給我們的。何達武更覺奇怪道：他何時教給你們的？女郎道：教給了很多年。何達武道：很多年嗎？我去年才到日本來哩。他怎生教給你們的？

真正 女郎道：他說這時候的支那留學生很多，大半都是歡喜嫖的。祇要我們招待的好，營業不愁不發達。支那人的氣概舉動，初次見着的大約和日本差不多。多見過幾次，便一望就能分別了。若是有成羣的支那學生，在這條街上遊走，祇管高聲喊張先生、李先生，或是黃先生、何先生，總得喊中一兩個支那。這幾種姓很普遍，隨便喊着都可以的。何達武心裡才明白，翻悔不該寫真姓名籍貫在那簿上。那又何必也算一時也沒有方法好教番頭拿來更改。忽見房門開處，一個下男托着一大盤的酒菜進來。女郎起身接了一樣一樣搬放小桌上，拿着酒瓶替何達武斟酒。不知何達武如何飲酒作樂，且俟下章再寫。

評

愛好之心，青年所同，而女子愛好尤倍於男子。此自是美的觀念和審美的觀念之表現。豈得謂之有自炫爲玩物之思哉？乃若此章之刻意寫陳蒿妝扮，正與水滸寫潘金蓮之洗手則甲者同一寫盡蕩婦之神情。心理雖欲謂其人非欲以玩物自炫，豈可得哉？

第一百四十章 何護兵忍痛嫖女郎 陳才媛甘心嫁蕩子

第一百四十章 何護兵忍痛嫖女郎 陳才媛甘心嫁蕩子

話說女郎替何達武斟上酒。何達武教女郎陪着同喝。女郎笑嘻嘻的也斟了一杯。何達武看桌上的菜都是大盤大碗。形式和昨日的相仿。祇是更加倍的豐盛。何達武夜飯雖吃的不多。但是才吃了沒有多久。那裡吃得。這們多菜。日本話不能多說。便失了一項最大取樂的資格。悶酒也喝不下。生魚牛肉鍋都是下酒的菜。寡吃誰也吃不了多少。何達武因不願白糟踏錢捨命的夾着往口裡塞。也不願肚子裡裝得下。裝不下。脾胃能容納不能容納。黎是章是別人撮弄他何 女郎坐在一旁望着。心中也納罕。這個支那人怎般能吃得後來見何達武吃得吞下去。又從喉嚨裡回上來堵在口中。半晌嚼幾嚼後又吞下去。直吞得兩眼翻白。奇形惡狀從女郎眼中看出寫來恰好 心裡還想吃。點一看都還剩了三分之二。料着拚命也不能完全吃下。祇好忍痛放下筷子。可惜了何不學劉老老說一餐帶回家去慢慢的吃 女郎問道。何先生不吃了嗎。何達武道。你能吃麼。儘管放量吃。橫豎花了錢留下也白好了。料理店女郎笑着搖頭道。多謝何先生。若不吃了。我們就收拾安歇罷。何達武本握着一團慾火才跑到這裡來。原是巴不得進門就收拾安歇的。想不到看走了眼。又不好意思說要更換。祇得勉強周旋。打算借幾杯酒壯一壯色膽。却又弄來這們多菜。既係自己點的。說不出個退字。明知道這種地方。酒菜比料理店至少得貴一倍以上。一存了個痛惜錢的心思。甚麼念頭都無形消歇了。刻 望女郎一眼。身上的皮膚就起一回粟。幾乎忘記是在這裡嫖女郎。忽聽得催着收拾安歇的話。不由得眉頭一縷。有神沒氣的說道。就安歇不太早麼。真是沒奈何的話 女郎又拿着那一隻眼。望何達武一溜頭。一偏頭。一扭。用手帕子掩着嘴笑道。怎麼還早呢。十點鐘了。何達武心想。既已到了這步地位。錢已花了。酒菜是白糟踏了。這東西雖醜的和惡鬼一樣。也沒有挽救的方法。可 若再不從他身上出出氣。那錢更花的冤枉。沒旁

的法子。大約眼睛又要翻白了。惟有將電光扭熄。腦筋中作他是一個絕色的佳人。看能鼓的起興來麼。何達武閉着眼。想得  
 出神。女郎似不能耐了。隔着小桌兒。不好親熱。慢慢將蒲團移。倒入何達武懷裡。連推帶揉的說道。你心裡想  
 些甚麼。這房子太大。坐着冷清清的。請到我的睡房裡去。比這裡好些。何達武被這一揉。又聞得一股醉人的脂  
 粉香。登時恢復了電車上的情態。那顆糊塗心往上一衝。兩眼就迷迷的辦不出東西南北。確是糊塗蟲順手將女郎  
 抱起說道。你的房比這裡好。就去你房裡罷。女郎一手替何達武拿着帽子。一手拉着何達武的衣袖。推開門引  
 着灣灣曲曲的經過幾條走廊。何達武看那房屋的結構和蜂窩一般。千門萬戶。每間房門口擺着兩雙拖鞋。有  
 沒接着客的。尙在外面闌干裡坐着。房門口便沒拖鞋。女郎走到一間房門首。停了步。放了拉何達武的手。推開  
 房門。扭燃了電燈。讓何達武進去。何達武看這房。祇得四疊半席。却陳設得耀睛奪目。靠牆根擺着一個玻璃小  
 櫃。櫃上面陳列着許多金石磁銅的小玩具。櫃旁邊一個長方形紫檀木火爐。裡面紫銅胎子。擦得透亮。火爐前  
 半截生火。後半截兩個小鐵甕。也是擦的放光。伴火爐一邊一個。見方兩尺的縮緬蒲團。有三寸來厚。底下的席  
 子都是極緊密極精緻的。非過來人不能道大約作者是不免此道的了。何達武挨火爐坐下。女郎即對面坐着。打開玻璃櫃。端出一個小  
 茶盤來。何達武看那茶盤小巧得可愛。但見烏陶陶光灼灼。也看不出是甚麼木料製的。盤內覆着三個牛眼睛  
 般大的九谷燒茶杯。一把拳頭般大的九谷燒茶壺。形式都極精美。確是何鐵脚眼睛看見時的評判女郎復從火爐旁邊一個小  
 抽屜內。拿出一條小手巾來。將三個茶杯都揩抹一遍。從玻璃櫃上取下一個五寸多高的粉彩天球瓶。傾出一  
 茶匙細茶。揭開茶壺蓋。倒在裡面。才用火篋撥紅爐中的火。鐵甕中原是開水。一會兒就沸騰起來。鐵壺蓋上插

着一把爛銀也似的銀勺。女郎取下來。沖了一壺茶。斟了一杯。恭恭敬敬。雙手遞給何達武。又搬出兩盤好西洋點心來。請何達武吃。何達武雖則吃不下。却也歡喜。平常在新宿淺草也嫖過幾次。從沒受過這般招待。今日之下可謂初世

爲自到日本來。沒住過這們精潔的房間。房中的電燈。用絲綢子製成一個傘蓋一般的東西罩着。是何鐵脚眼透見時的評判

出的電光。和外面闌干中一樣。不大分得出妍媸美惡。何達武心裡一歡喜。就糊裡糊塗睡了一夜。次早開出賬單來。連酒菜帶宿錢。共花了十四元幾角。昨日所得的三十元皮條代價。並車費整整去了一半。女郎見何達武出錢很大方。撒嬌撒痴的。拉着何達武。要答應今晚再來。白天陽光滿足。不比夜間模糊。何達武那敢再親近女郎的尊範呢。口裡祇管答應。拿起帽子。已匆匆出了遊廊。此時這條街上。行人極少。來回走動的。除了兩三個警察之外。就祇各遊廊的相幫。在各家門首。洗擦塔基。揩抹窗戶。絕沒一個中等社會的人。在這條街上發現。何達武立在街心。兩頭一望。就和元旦日的光景一般。回想昨夜這條街上的熱鬧。如做了一場糊塗大夢。一個警察走來。在何達武臉上望了幾眼。帶着揶揄的神色。隨即走過去了。何達武很覺臉上無光。下等嫖客應有心理溜出了吉原。打算逕回精廬。心中有些掛念周撰和陳蕙的事。不知昨晚是何情景。即改道往富士見樓。在下面賬房一問。知道周撰在家。遂上樓到周撰房門口。猶恐陳蕙在裡面睡着。不敢推門。輕輕在門上敲了兩下。聽得周撰的聲音。在裡面答道。誰呀。請推門進來。何達武一推門。就打了個哈哈道。恭喜恭喜。祇見周撰還睡在被內。房中並沒有陳蕙。周撰見是何達武。坐起來披衣笑道。你怎的這般早。何達武笑道。早是不早了。但我還不會用早點。老二一個人回去了嗎。周撰點點頭道。你昨夜不曾回精廬麼。何達武道。再不要提我昨夜的事了。真是倒盡天下之大霉。

隨將昨夜情形述了一遍道。你看是倒靈不倒靈。周撰起來穿好衣服笑道。誰教你跑到那羅刺國夜叉城裡去呢。何達武道。你們昨夜怎生快樂的。也應說給我聽聽。周撰搖頭道。有甚麼快樂。可以說給你聽。我和他從本鄉座出來。就回到這裡。閑談了一會。叫了幾樣點心吃了。才到十二點鐘。就雇了兩乘人力車。我親自送他回精廬。因夜深了。老李夫婦都已安歇。我沒進去。回旅館已是一點鐘。也收拾安歇。直睡到剛才你敲門。我才醒來。何達武哈哈笑道。說得好乾淨。本鄉座的把戲不好看。那裡不好閑談。要巴巴的回到旅館裡來閑談。你們這種閑談。未免談得太希奇了。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賴我這三十塊錢。那不行。不行。注重周撰見何達武急得手足亂動。忍不住大笑道。你急甚麼。我想賴你三十塊錢。有一張文憑在你手中。你怕甚麼。何達武一想不錯。便說道。你不想賴我的錢。爲甚麼不說實話給我聽。這事還能購得了我嗎。周撰笑道。你這蠢東西。罵得要問了做甚麼。你既知道不會巴巴的回旅館閑談。你說巴巴的回旅館應該幹甚麼。到底幹我要賴你三十塊錢。昨日的三十塊。不要你退嗎。何達武才高興道。老二昨夜更換衣服的時候。我在門縫裡看了。就有些疑心。皮膚上貼肉的衣服上都打了些香水。不是準備着來給你這色鬼享受嗎。他作夜在這裡。向你說了些甚麼話。周撰笑道。他換衣服。你偷着看了嗎。等歇。我說給他聽。教他以後得留你的神。何達武連忙作揖道。這話你萬分說不得。他若知道我偷看了他這一輩子都得恨我。然則你又何必說出來呢他昨夜向你說我沒有哩。周撰道。你還吹牛皮。說處處是你的功勞。據他說和我初次在料理店見面。就有要好的心思。不過素昧平生。無由通達款曲。前晚他整夜不曾睡好。才想出利用你通消息的計劃來。你尚在睡裡夢裡。以爲他中了你的圈套。跑到這裡來。說我的錢我一時糊塗也。



第一百四十章 何護兵忍痛嫖女郎 陳才媛甘心嫁蕩子

七十二

以爲真是你的勞績。三十塊的找頭從此無望矣何達武跳起來說道：不是我的勞績，你就知道他要本鄉座。若沒有我在裡面，他就會認識你向他求婚的。四五十個難道沒一個趕得上你的？誰得了甜頭，你去打聽打聽，虧得我老到扣了你一張文憑。我昨日就料到你。要說這話真是新娘進了房，媒人丟過牆，但是老二還不算嫁了你的新娘。昨晚雖則和你生了關係，你不要以爲就拿穩了是你的人了。我若從中破壞，還不愁你兩個不離開呢。可周撲道：鐵脚你不要再吹牛皮，罷你所有的能耐，我都領教過。此刻莫說是你不能教他和我離開，我敢誇一句海口。就是他的父母到這裡來，想禁止他，不和我往來，也做不到。我十三四歲就在嫖場上混來混去，無論甚麼女子，但經過我手的，我不起意，丟他沒有他先起意，丟我的。老實對你說，老二昨夜已將終身許我了。就在今夜正式搬到這裡來同住，你還說這些想破壞的話，做甚麼不是做夢嗎？這就由你誇口了何達武不信道：莫不是你真會催眠術麼？要不會催眠術，老二不見得這般容易入迷。他家裡有父母，這裡有姐姐，由他一個作主嫁人麼？就算能由他作主，也不能這般不顧體面。明目張膽的，先同在旅館裡住一會，再來成婚的道理。我倒要回去問問他，你說的話不免太駭人聽聞了。是何鐵脚的見解和說話的周撲笑道：鐵脚少安無燥，用不着你回去問，不要一會他就要倒這裡來的。來了也不必你開口問他，他自然會向你說的。並且他說這事多虧你從中作合，還要你全始全終，等我準備了一切，和他正式結婚的時候，少不得請你作個紹介人。就是我也還得謝一謝你這媒人。何達武聽得還有謝禮，不覺滿臉堆歡，說道：還是老二有點良心。且說知道是虧我從中作合，你這過河拆橋的人，簡直說我一點勞績沒有，你於今要我做紹介人才說出要謝我的話了。老二今日真個搬到這裡來嗎？周撲道：不是真個，我難道哄

你不成。你坐坐。我下去洗了臉。再弄點心來吃。說着捲起鋪蓋。往櫃中一攔。拿了沐具去了。何達武見席上遺落一疊婦人用紙。拿起來看了一會。揣入懷中。看那書桌的抽屜外面露出寸來長的綵綢帶子。隨手扯開那抽屜來看。一個很大的綵綢蝴蝶結兒。認得是陳嵩頭上戴的。也偷了納入衣袋中。確是無心作賊。有意回頭笑。周撰洗了臉回房。也不在意。何達武跟周撰用了早點。已將近十一點鐘了。何達武道。你這三十塊錢。此刻就可以給我嗎。還是要等我回去。拿了文憑來再給我哩。周撰笑道。你此刻又不等着要錢。使用逼着要甚麼。有一張文憑在你手中。橫豎跑不了。你這三十塊錢。早拿給你。一天早花完。一天像昨夜那般冤枉使費。六十塊錢。經得幾天。又成了一個光鐵脚。倒不如存放在我這裡。等到急需的時候。再來拿去。還可以應急。倒說得有理。何達武道。我再也不會是昨夜那們冤枉使費了。我拿了這錢。有個用法。到山崎洋服店去。做一套冬服。一件外套。你們結婚的時候。我來做紹介人。身上不也光彩一點嗎。周撰笑道。你做紹介人。想要身上光彩。就非得做大禮服。不可。趁勢而來。便行。使和錢手段了。何達武道。做一套大禮服。得多少錢呢。周撰道。一套普通裁料的大禮服。不過百多塊錢就行了。我也就要去做一套。何達武嚇得把舌頭一伸道。我箍着肚皮。三個月不吃飯。也做不起這一套衣服。你既要請我做紹介人。應做一套禮服。送我才對。又想敲竹槓。誰知落了圈套。我平常又用不着。專為你們結婚時。用這一回。我就有錢。也犯不着做。周撰道。你這話一點不差。我本應做一套送你。就算是謝媒的禮物罷。好在你祇穿這一回。不必十分牢實的料子。全是哄小孩子的話。何達武見周撰正襟危坐的說。信以為實。連忙點頭答道。裁料是不必要牢實的。祇要表面上好看一點。你真能做一套送給我麼。那我就拚着再替你們跑腿。那怕赴湯踏火。我總告奮勇去做。活豬。周撰點頭笑道。祇要你不嫌裁

料不好並不花多少錢。準做一套送你就是。何達武喜道：大約得花多少錢？我自己略擔任幾成，也沒要緊。我橫豎打算做冬服，就將這做冬服的錢加進去，你也可以少花幾個。周撰道：真看你這鐵腳不出好一肚皮的計算，你就儘着在我手裡的這三十塊錢做罷了。我給你的身量和我差不多。極平常的料子大概不得超過一百元。我就打電話去叫裁縫來。何達武喜得舉着大拇指頭向周撰笑道：卜翁的舉動真是大方不過。且慢老二的眼力不能不教我佩服。我和你來往這們久，至今日才知道你是個有氣魄的漢子。麻肉他和你見面不過幾日竟能毅然決然將終身大事託你，能不教人佩服他好眼力。周撰笑了一笑，惡好起身打電話去了一會兒進房笑道：你就在這裡等着罷。裁縫店立刻拿見本來。見本即標本量尺寸。何達武高興得不知要如何恭維周撰才好。不一時下女來報。裁縫店來了。周撰教帶到這裡來。祇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穿一身很時髦的先生衣服，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提個包袱，進門向周何二人行禮。周撰道：我二人都要做一套大禮服，你帶來了禮服裁料的樣子沒有。裁縫連忙答應帶來了。隨將包袱打開，一本一本的送給周何二人過目。周撰自己挑選好了，又替何達武挑選。周撰選的裁料索價一百七十元。何達武的索價一百二十元。講論了一會價目。周撰的減到一百四十元。何達武的減到一百元。都立起身量了尺寸，留了一角裁料樣子。裁縫收了包袱作辭去了。何達武覺得心裡有些不安。這套衣服是好，祇是又要你破費七十塊錢。我儘盡了這一點點兒力，如何敢當哩。周撰笑道：你我相好的朋友，有甚麼要緊，儘可不必強分彼此。何達武口裡答應，心裡暗想：他既這們大方待我，我扣他的文憑舉動實太小氣了。他於今又多送我七十塊錢，那文憑還不要來退給他，定要他開口問我要，不更小氣得不成話了嗎。

你便不送給他。他會開口問你要的。

想罷。起身說道。我回精廬去。老二若要搬到這裡來。我就送他同來。周撰點頭道。你能送他同

來更好。我在家等你們罷。何達武別了出來。乘電車回到精廬。李鏡泓出去了。祇陳蒿姊妹兩個。坐在房中閑談。

一見何達武進房。陳蒿便笑着問道。你去卜先那裡沒有哩。何達武點頭道。他特意教我來家接你呢。陳蒿道。他

怎麼說。何達武道。他沒說旁的。就祇怕你一個人。一來不認識路。二來沒人照顧。陳蒿望着陳毓道。這事我已決

心是這們辦。無論有天大的障礙。我都得衝破。戀奸情姐夫的頭腦。陳蒿不是二十世紀新舞台的人物。姐姐拿

他的話做標準。已經誤盡姐姐自己平生。我若不能自決。將來的結局。恐怕尚不能比姐姐。陳毓長歎一聲道。你

這話我並不能批駁。我也不會拿你姐夫的話做過標準。不過我的意思。結婚自要從緩。此刻就搬去同住的話

宣傳出去了。也似乎不體面。陳蒿笑道。姐姐所以主張結婚從緩的意思。無非到底有些信卜。先不過想從容打

聽了個實在。再作計較。料得聰明我這於結婚以前。搬到一塊兒同住。也就是這個意思。這話勉強託人打聽。與自己去各方

面調查。都難得實在。何能有住在一塊兒。朝夕厮守的觀察得明晰。若給我看出甚麼破綻來了。登時就搬出來

主權完全操之於我。行止皆可自由。豈不比把終身大事。操之二三不關痛癢。人口中的。有把握的多着嗎。當今

之世。我們女子。想免受遇人不淑的痛苦。非自己拿出眼光來。照我這們去觀察。男子沒有再安全的方法。陳毓

見妹子和吃了周撰的迷藥。一般知道勸也無效。便不再說了。陳蒿起身向何達武道。你來幫我托一口衣箱下

來。我要揀幾件衣服。做一口小皮箱裝了帶去。何達武同到陳蒿房裡。陳蒿指點着搬這樣。挪那樣。一會兒裝好

一皮箱。裝不下的。用包單包了。陳蒿教何達武提到玄關裡。去雇一輛人力車。何達武道。我們自己坐電車去麼。

陳蒿點頭應是。何達武雇好了車，開了富士見樓的番地給車夫。開箱拿了文憑。陳蒿此時在家中多坐一刻，便如失了魂魄一般。不等車夫動身，就催着何達武同走在電車上。陳蒿問何達武手中拿的甚麼。何達武說是文憑。陳蒿笑道：你從那裡得來的文憑呢？何達武道：那是我的。卜先寄在我這裡的。今日拿去送還他。陳蒿聽說是周撰的，接過來取出看了一看，仍裝好問道：他的文憑如何寄在你這裡？何達武見問，不好意思直說，信口支吾了兩句道：我們要換車了。說着接了文憑起身。陳蒿跟着換了車，仍是不捨，追問道：到底爲甚麼事，將文憑寄在你手裡？你剛才含含糊糊說的話，我沒有聽清楚。何達武着急道：你定要問了，有甚麼用處？這電車上也不好說話。等到了卜先旅館裡，你當面去問他罷。陳蒿才不做聲了。須臾到了，二人下車，步行到富士見樓。周撰迎着，自是欣喜非常。滿臉堆笑的問行李搬來了沒有。陳蒿含笑點頭。何達武將文憑交還周撰道：你看看，弄壞了沒有。周撰抽出來望了望，仍收入箱內。陳蒿問道：你怎麼把文憑寄在鐵腳手裡？周撰望了望何達武，見何達武使眼色，便笑道：並不是寄在鐵腳手裡。那日丟在鐵腳房裡，忘記帶回。陳蒿越見他們擠眉弄眼，越覺可疑。尋根覓蒂的問道：你那日爲甚麼帶着文憑到鐵腳房裡去呢？難道到鐵腳房裡報名投考嗎？周撰撲哧一聲笑了道：就說是報名投考亦無不可。這話俏皮你午飯吃過沒有？我今日起的太晏。此時還不曾吃午飯。陳蒿道：我早吃過了。何達武嘆道：我跑來跑去的水米不沾牙。快叫下女來弄飯給我吃罷。周撰伸手按電鈴。下女來了。周撰道：你去通知賬房等，歇有一輛人力車，運到我夫人的行李，就搬到這裡來。看多少車錢。替我開發。此後開飯都是兩份。下女聽說夫人就抬頭望着陳蒿，很透着懷疑的樣子。大約心中在那裡揣想。前日分明第一次來這裡作客，昨日夜

間。在這裡鬼混了一會。叫人力車送去了。今日再來。居然就是夫人了。陳蒿見下女望着自己出神。也覺臉上難爲情。搭訕着用日本話問下女道。午飯還不會開過嗎。下女見問。才歛了斂神答道。衆客都早已用過了。就祇周先生說要等客。開來了。又教端回去。周撰揮手道。不要嘮叨了。快去開飯來罷。下女才緩緩的移動。那注視陳蒿的眼光。轉身去了。周撰道。這下女最討人厭。陳蒿道。旁的倒也罷了。就是歡喜釘眉釘眼的。看人前日被他看的我臉上難過得很。昨夜他又是不轉睛的看了。又看。剛才更是不成話了。世界上竟有這種死眉鈍眼的人。何達武笑道。有下女來釘眉釘眼的望着。總是好的。像我。就對他叩頭。求他望我。一望。他也連正眼都不保我。哩。不知周陳聽了這插科打諢的話。是如何態度。下章再寫。

評

鄙吝鬼花錢。總自謂不會冤枉花的。誰知做起寬大頭來。花的錢。全沒有買得舒服。如何達武之游廊一宿。是己。

陳蒿一定要嫁周撰。完全是慾情的衝動。難爲他說得出許多理由。照他所說。世界上結婚的事。都得先軋。婢頭。才可以窺測雙方永遠真寔之愛。自然是現在一班狂且蕩婦所歡迎。可是始亂終棄。結果之慘。有百倍於婚姻不自由者矣。

婚姻不自由。誠哉其不好。可是太自由了。弊病尤其層出不窮。然而肉慾衝動時期。總是不慮及的。此青年墮落者之所以多也。悲哉。

第一百四十一章 遺閒情究問催眠術 述往事痛恨薄倖人

第一百四十一章

遺閒情究問催眠術 述往事痛恨薄倖人

七十八

卻說周撰陳蒿何達武三人正在說笑時。下女開上飯來。陳蒿不給臉他看。背轉身坐了。他就背周何二人對坐吃飯。陳蒿忽然折轉身。身段活潑得很呼着卜先問道。你的催眠術可以教給我麼。周撰聽了。摸不着頭腦。何達武想使眼色。又怕陳蒿看見。忙伸脚從食台下推周撰。周撰知道是何達武替自己吹法螺的話。便點頭笑道。你要用得着時。有甚麼不可。陳蒿見周撰遲延了半晌。又見食台動了一動。即指着何達武生噴道。鐵脚你專在我跟前搗鬼。無中生有的捏造些話來騙我。卜先你爲甚麼也跟着他說謊。何達武辨道。我捏造了甚麼話騙你。你說出來。陳蒿道。你說卜先的催眠術比日本天勝娘的還要奇妙。我在這裡問他。你又用脚在食台底下推他做甚麼。然果精明之至何達武笑道。我不是說了卜先的催眠術輕易不肯給人知道。輕易不肯演給人看的嗎。你剛才問我。若不推他一下。他必不肯承認。有這們回事。你不信。再問他。此間沒有外人看他。真是比天勝娘的奇妙不奇妙。陳蒿道。你到這時候還要支吾。真是該死的東西。何達武道。你不問他。專怪我做甚麼。此語破的陳蒿向周撰道。你說句實話。這東西瞎造謠言。我決不饒他。周撰笑道。這房裡沒有外人。你打算不饒他。不如決不饒我。然果陳蒿道。你這話怎麼講。周撰笑道。鐵脚又不知道催眠術。你找他說甚麼呢。陳蒿道。照你這樣說。你是真知道催眠術了。周撰道。豈特知道。敢說留學生中沒人趕得上我。那是自然。否則東瀛如何會死心塌地的跟你陳蒿道。你既知道。此刻就試演給我看看。周撰搖頭道。那裡這般容易。我們天長地久的日子。怕沒有演給你看的時候嗎。陳蒿道。你甚麼時候能演給我看看呢。周撰道。等夜深人靜再說。可見得昨夜並不是夜深人靜時候何達武笑道。何如呢。是我造的謠言麼。陳蒿搖搖頭道。你的話我祇是

不信。就是剛才文憑的話。你們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我心裡真不高興。周撰道：「你要問文憑的話麼？說給你聽。全沒要緊。陳嵩搶着指了何達武道：「你又搗甚麼鬼？一雙鬼眼睛。是這們一鼓一鼓的幹甚麼？」俗稱何達武抬起頭道：「我何時鼓了眼睛。陳嵩也不理他。掉轉臉向周撰道：「你若不把實話說給我聽。我就惱你了。」周撰見陳嵩逼着要他說文憑的事。祇得將事情原尾說了個大概道：「這也是我愛慕你的心太切。依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那句話。着手做的。鐵脚。你也不要難爲情。有義務自有權利。誰也不能教你白出力。就是將來借重你。作個紹介人。也是一般的要重謝你。」何達武紅了臉道：也有臉紅時候麼我並沒希望你們謝我的心。就是剛才定做那套禮服。我也沒有想到你認真替我代做。陳嵩道：「代做甚麼禮服。何達武知道始終瞞不了的。索性都說給陳嵩聽了。陳嵩望着周撰不做聲。心裡大不願意。周撰拿着錢。是這般亂花。關切祇當着何達武不好說得。周撰祇低頭吃飯。却不理會。何達武吃了飯。閑談了一會。下女搬了行李上來。何達武知道有他在房裡。妨碍周陳兩人的親密行動。遂告辭去了。陳嵩見何達武已走。即問周撰道：「你一個當學生的人。能有多少錢。無緣無故。給鐵脚這些錢做甚麼呢？」周撰笑道：「昨日三十塊錢。不能不給他。我已許下他了。若不給他。你我就沒有今日了。你就再向我好些沒他。從中兩邊通殷勤。怎能在這們短促的時期中。各遂心願呢？」倒是良陳嵩道：「那三十元已經給過了。還有甚麼說頭。祇無端又送他一百塊錢的洋服。就不免過於冤枉。這紹介人他肯做很好。若故意刁難。不肯出名。也沒甚要緊。定要是這們巴結他。外人聽了。也不體面。周撰哈哈笑道：「我這一張文憑。雖不值甚麼。但是我花了不少的錢。才弄到手。給他扣了去。豈不麻煩。若真個再送三十塊錢給他。莫說我心有所不甘。將來傳到人家口裡去。」



了。還要罵我當了豬。居然被何鐵脚敲了六十塊錢的竹槓。祇得順水推舟的。用這替他做洋服的法子。將文憑調回來。文憑既到了手。誰還真給他做甚麼洋服。是有心眼兒呢。陳嵩笑道。你不是已叫洋服店來替他量了尺寸嗎。周撰道。我已對那裁縫說了。教他先將我的初縫試好。再動手裁鐵脚的。遲兩日裁縫拿初縫來試的時候。我就說何鐵脚有信來。且遲一月再做。此刻不要動手。陳嵩道。你當着鐵脚對裁縫說的嗎。周撰笑道。鐵脚的日本話程度。那能聽得出這些話。陳嵩道。假若那裁縫因不明白你的用意。以為量好了尺寸。遲早是要做的。竟動手將衣料裁成了。你不仍得償賠他的損失嗎。周撰搖頭道。你不知道日本洋服裁縫店的情形。日本無論多大的裁縫店。自己店裡存貯的料子極少。僅有各家名廠的樣本。顧客看中了甚麼料子。臨時照着樣本去買。多少都依着尺寸。決不多買一碼。我已囑咐了裁縫。鐵脚的這一套。暫且不要去打料子。他把甚麼衣料來動手。陳嵩躊躇道。你這法子調回文憑。是很好。祇是鐵脚被你騙了。決不甘心。料被他是一個粗人。不知道甚麼避忌。翻起臉來。也很討厭。周撰道。他有甚麼能力。便翻臉也沒甚可怕。他在同鄉中認識不了幾個人。由他去翻臉罷。料事是被你料透了。誰知一嚇穿穴也有點力量呢。你要看透我們兩個結婚的性質。純粹是由我兩人自動。實際上於鐵脚的作合。並不十分依賴。還有一層最緊要的你我身體都能自由。不受任何方面的牽制。或干涉。在此所特莫說。鐵脚翻臉不足慮。祇要我兩人的愛情不發生變化。便是舉全世界的人都宣言反對。也不過付之一笑。沒有一回顧的價值。雖知後來竟有性命之憂。陳嵩雖是個女子。生性却異常跋扈。周撰這一類議論。最是合他的心性。當下拍手贊成道。你有這們一往直前的勇氣。方不負我以終身相許。我此時就可對天宣誓。你周卜先一日不改變愛我的心。我無論處如何困難的境遇。受如何

重大的打擊。若有絲毫異心。我就等你死了之周撰不等他說出忙伸手掩住陳嵩的嘴道。你的心我知道。宣甚麼誓呢。我並不是怕將來應誓。我以為宣誓的人就是自己信自己。不過要是信得過自己。所謂事久見人心。何用宣誓。以表明心跡哩。並且現在的人。有實實在在的法律。做錯了事。就得受懲處。都尚且不怕。這空空洞洞的。宣一回誓。算得甚麼。你是個富於新思想的女子。怎麼還有這種惡習慣呢。馬屁一陳嵩笑道。我是因為你我相知不久。恐怕你不相信我的心。易於受外感的搖動。你既明白。我就用不着宣誓了。我祇不懂。鐵脚得了你的錢。替你吹牛皮。怎麼瞎吹瞎吹。會吹得你的催眠術。比天勝娘還要奇妙。我當時雖不相信。却被他吹得我心裡。不由得對你增加了許多好感。周撰笑道。我的催眠術。實在比天勝娘還要奇妙。你至今還不相信嗎。不過我這催眠術。是專就你身上試演的。對他人就無效。陳嵩望了周撰一眼。笑道。你就試演給我看看。周撰扯着陳嵩的手。撫摸着。笑道。昨夜不是在這裡試演過了嗎。不是比天勝娘的還要奇妙呢。陳嵩脫出手來。在周撰臉上擰了一把。低着頭。兩臉羞的通紅。一場鬼混告畢。且不言周撰和陳嵩做一塊。每日試演催眠術。却說何達武從富士見樓出來。心想回精廬沒有趣味。身邊尚有十多塊錢。不如去找小金。再邀兩個脚。又幾圈麻雀。此時小金住在錦町。一家皮靴店樓上。便乘電車到神保町。跑到小金家裡。一問小金不在家。祇得退出來。在路上徘徊。計算去那一個賭友家中尋樂的妥當。想了一會。仍是上野館。王立人那裡靠得住。不過上次周撰在那裡。鬧了一回武行的活劇。恐怕塗道三記恨在心。狹路相逢。生端報復。後來仔細一想。沒要緊。我和他們都是老同場玩錢的人。相打的事。也不祇鬧過一次。祇要留神一點。防他們暗算。他們見我有錢。決不捨得排擠我不準。我上場。罵殺並且王立

人胆小。最怕館主罰他的錢。就是塗道三有尋仇的心思。王立人也必從中勸解。我從此不玩錢。則已。若要玩錢。丟了他們這班人也拉脚不齊。始終免不了要和他們見面的。沒法硬着頭皮去。一遭試試看。計算已定。舉步向

北神保町走去。走不多遠。祇見迎面來了一個着紫紅裙的日本女學生。左手掖着花布書包。右手提着辨當盒。

子。以小匣承飯菜名辨當。學生離家稍遠者在校午餐必携此辨當。日本各火車站多有販賣辨當供旅客購食者。行動時腰肢婀娜。體態輕盈。肩上擁着一條很厚的絲絨圍襟。將

那芙蓉嬌面的下半部遮了。看不清是何等面貌。何達武看了那女學生的丰度。猜想必是個上等人家的小姐。

從學校上課回來。何達武雖也是個好色之徒。却知道自己的資格。不拘講那一項。都夠不上轉中等以上女子

的念頭。因此眼中雖覺得那女學生生得可愛。心中並不敢稍涉邪念。忘八中了進士了。居然規矩起來。祇遠遠的望了兩眼。即將

眼光移向他處。可是作怪。何達武正在自慚形穢。不敢多望。那女學生倒像看上了何達武似的。目不轉睛的把

何達武望着。一步一步的向何達武跟前走來。臉上還露出滿腔笑意。何達武料想必是認錯了人。更把臉揚過

一邊看看。走至切近。那女學生忽然放開嬌滴滴的喉嚨。喊了一聲。何先生道。這一聲是游廊的聲。長遠不見了。到那裡去

哩。何達武心裡一跳。停步仔細一看。原來是櫻井松子。連忙笑着點頭道。長遠不見了。我才到錦町會朋友。沒有

會着。你在那個學校裡。上課回來嗎。松子笑嘻嘻的答道。我就在前面渡邊女學校。擔任家政教授。何先生住在

那裡。近來見着周先生沒有。何達武從前在周撰家裡賭博。常和松子會面。祇周鄭解散貸家之後。周撰如何與

松子脫難。却不知道詳細。見松子問着周撰沒有。便說道。周先生和我每日見面。我今日還在他那裡吃了午

飯才出來。如果嫌脚早知周撰松子脫難。的事雖保不誤。替周撰隱瞞。松子聽了歡喜的。了不得。向何達武道。我家就住在這裡。不遠請到我家中。

去坐、坐、好麼。何達武道：「你在那裡和甚麼人同住呢？」松子指着前面道：「就是今川小路。我一個人租了個貨間，並沒和人同住。」巧得何達武道：「你既沒和人同住，就去你家坐坐，也使得。」說着，松子向前引路。何達武跟在後面，不一會，走到一條小巷子裡，面一所小房子門首，松子伸手推門。何達武看那門楣上，釘着一塊六寸長的木牌，上寫關木兩字。松子推開了門，讓何達武進去。何達武脫了皮靴，松子引進一間四疊半席的房內。何達武看那房，雖也洒掃得清潔，房中的蒲團、几子，却都陳舊，得表示一種寒村氣象。一個白木粗製火爐，塞在几案旁邊。爐中的灰，因燒鍊既久，未經篩汰，便和零星灰屑，結成小塊，許多紙煙屑、火柴棒，都橫七豎八的，在那些小塊上乘涼。妙語壁間懸掛幾件舊布衣服，大約是松子在家常穿的。松子進房，將書包、辦當盒，都納入箱中，解了圍襟，選一個稍大、厚的蒲團，遞給何達武，笑道：「請你坐坐。」我去房主人家討點兒火種來，生個爐子給你烤。」一路寫來，可見松子之窮。何達武坐下說道：「我並不冷，爐子不生也罷哪？」松子也不答語，跑到裡面，用小鐵鍋，承了幾點火炭出來，將火爐推到何達武面前，生了一爐火，靠住。何達武坐下說道：「周先生，那人太對不起我，他和我脫離的事情，你都知道麼？」何達武道：「你們解散貨家之後，我就沒見着你。周先生，也不會對我提過你和他脫離的原因，他有甚麼事對不起你？你可說給我聽，我能替你們調解。」松子道：「調解倒可不必，我四處打聽不着他的住處，我找着了，他要和他談判的問題，多着呢。我和他的關係，並不是和東京普通一班淫賣婦一般，隨意姘上的。我好好的在學校裡上課，他用種種的方法，將我引誘，我那時年輕，天真爛漫，見他求婚的意思，十分真切，才應許他，同在大方館結了婚。他還寫了張婚約，現在我母親手裡，結婚之後，因神田大火，大方館被火燒了。」

其實神田大火時，周撥與松子久已搬出大方館，因周撥想買領七十元撫恤

費遂不承認搬出大方館的話 他才帶我同鄭先生搬到牛込。在牛込的時候，你不是常來我那裡玩錢的嗎？後來他和老鄭有了意見，將貸家解散，帶我在表猿樂町租了一個貸間，住不上一個月，他說有要緊的事要回國去。一趨，我既嫁了他，巴不得他能夠活動，他有事要回國，我如何能阻攔他呢？當時約定了，至遲兩個月回來。我說兩三個月以內的生活還能維持，若過三個月不來，我就無法維持生活了。他說生活不成問題，他一到湖南便可匯一二百元來。不過此時動身的路費差的很多，教我拿衣服首飾去當。我的衣服首飾本來就不很多，從牛込搬出來的時候，零零碎碎的就已當了不少。彌補家用，又教我拿去當。我心裡不願意，他問我是真心嫁他呀，還是隨意姘姘不合法，就拆開我說不真心嫁你，又要你寫甚麼婚書哩。他說既是真心嫁我，妻子對於丈夫，便不應把衣服首飾指在手裡，不當給丈夫做路費。我說都給你當光了，你是有路費可走了，祇是你走了之後，我的生活誰來照顧呢？我說兩三個月生活可以維持，就是指望着這些衣服首飾。若沒有這些衣服首飾，一星期的生活也維持不了。他說生活自有辦法，教我儘管放心。我想他是我的丈夫，他說有辦法，必是真有辦法的，決不能騙了錢去不顧我的生活。立時依了他的話，把衣服首飾都交給他。共當了六七十塊錢，虧他好很的心，僅留了五塊錢給我。餘的他都拿着走了。走後不特沒滙過一文錢來，連信也不給我一個。只此一段說話周攔的本領也就可以想而知 我四處打聽他的消息，有說他回國沒來的，有說他早來了，已進了聯隊的，始終打聽不出他的實在，下落來。近來又有人告訴我，說他已從聯隊出來，又回了一趨湖南，祇不知道確實不確實。難得今天遇着你，請你將他住的地方告訴我，我立刻就去。找他有他的婚書在手裡，不怕他賴了去。當票也還在我手裡，多久就當滿期了。我加了息錢，於今又

要滿了。何達武聽了松子這段話，暗想：卜先既和他是這們脫離的，此刻見了面，必要大動唇舌。老二在一塊兒住着，松子去鬧起來，如何瞞得過他？卜先與老二的愛情尚淺，老二又不知道卜先的歷史，松子一去必將前後的事情，一股腦兒揭了出來，甚至鬧的老二看破了卜先的行藏，回家跟老李夫婦一計議，老李夫婦自是主張斷絕的。那麼推原禍始，不是因我把地方告訴了松子，害得卜先受大打擊嗎？這事情危險，卜先的地方決不能給他知道。這又是一件體服在那裏作，成何達武對朋友的交情。何達武心中計算已定，向松子笑道：你既知道他進了聯隊，爲何不去聯隊裡找他呢？松子道：怎麼沒去找？找過幾次，都碰了那衛兵的釘子，你不知道。甚麼撈什子聯隊，去裡面看朋友，麻煩得很。我們日本女子去那裡，想會中國男子，尤爲可惡。守衛的兵對我，就和警察對淫賣婦一樣，橫眉豎眼的，全沒一點溫和氣兒。說着，連連搖頭，苦着臉道：那地方，我再也不敢去。何達武高興道：你既不敢去那地方，要找他，就很不容易。松子道：他此刻還在聯隊裡嗎？怎麼有人告訴我，說他已經出來了呢？何達武笑道：近來我每日和他見面，告訴你的人，還有我明白嗎？松子長歎了一聲，低頭不語。半晌，兩眼聯珠一般的，掉下淚來。何達武見了好生不忍，心裡也有些替他不平。暗罵：周撰太沒天良。居然動了公憤。既存心與他脫離，就不應借故把他的衣服首飾都騙着當了。有心想幫松子轉念，周撰待自己不錯，一時翻不過臉來。全是看禮服說話。祇得拿出手帕來，替松子揩了眼淚。安慰他道：你心中不要難過，你雖不能去找他，我可以代你向他說，教他到你這裡來。他就要與你脫離關係，我也可勸他拿出些錢來，把當了的衣服首飾贖還給你，再多少給你幾文，做生活維持費。他若肯繼續跟你，做夫婦就更好了。松子搖頭道：他這種薄倖人，如何肯繼續和我做夫婦？這是決不會有的事。何達武道：你此時

心裡還有和他做夫婦的思想沒有呢。松子拭了拭眼淚說道：「我不瞞你說，我自他走後，生活艱難得很，祇要能養活我的，隨便誰來做我丈夫，都是可行的。」可憐莫說他原來是我的丈夫，何達武明知道周撰決不會再來理他，故意是這們問，却有一番用意。原來何達武早已看得松子美如天仙，當日在牛込，祇因是周撰的姘婦，自揣沒有染指的希望，才不敢發生邪念。於今周撰已是斷絕關係了，松子又居處無郎，在何達武以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故意拿這話套問松子的口氣。聽松子這般答後，便老着臉皮笑問道：「隨便誰來做你的丈夫，都是可行的嗎？」松子望着何達武點頭應是。何達武笑道：「像我這般醜陋的男子，難道也說可行嗎？」松子又悠悠的歎息了一聲，道：「這是有意向我尋开心的話，像你這氣概，還是醜陋男子，那要甚麼樣兒的男子，才能算是不醜陋哩。」是淫賈何達武喜笑道：「要像周先生那般面孔，才能算是不醜陋。松子不住的擺手道：「不要說他的面孔罷，他那種面孔，我實在看不出他的好處來。白的和死人一樣一點兒血色沒有，又瘦又弱，坐不到幾十分鐘就打起盹來，走路搖搖擺擺，倒像個女子。」周撰形容就從松子口中敘出作者真會補寫那裡從他身上尋得出一些兒男子氣概呢？我會聽人說過中國女子，便最歡喜他那種態度。在我們日本女子眼中看起來，簡直把他當一條弱蟲，沒有瞧得他起的。的確他每早起來洗過臉，就擦美顏水，身上還帶着粉紙，小鏡中鏡兒預備出外，在人家洗了臉，或出了汗，臨時應用的，他那種行為態度的男子，我是因一時年少無知，誤從了他，後來雖看出他不正的行爲來，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飯，沒法更改了。也是你自謙說比他醜陋，我一般的生着兩個眼睛，決不承認。何達武聽了，雖然開心，祇是說的過於離奇了，平生不曾聽人恭維過氣概好，此刻忽然聽了這十足加一的奉承，不能不有些半信半疑。

的心思。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畢竟何達武如何。下章再說。

評

陳蒿查問催眠術和文憑的話。活畫出又涎臉又關心的神氣來。的是妙筆。

松子宣布周撰潘惡罪狀。又子何鐵腳以後來和周撰翻臉時的攻擊材料。明是補寫前文。暗裏卻引起後文。用筆可謂有法。

第一百四十二章 訴近况蕩婦說窮 搭架子護兵得意

卻說何達武轉念一想。又以為松子想巴結自己。替他向周撰說項。因涎着臉問道。照你這樣說。便是我來做你的丈夫。也是可行的了。松子已收了哭早變作笑臉。用手在何達武的腿上推了一下道。我心裡着急的不得了。在這裡。你還要儘管跟我開玩笑。我知道你素來祇歡喜賭。不歡喜嫖的人。怎麼肯來做我的丈夫。不是說着我。我白開心嗎。確是淫賈口吻不知作者如何學來何達武乘他伸手來推。就握住他的手。說道。我實在不是跟你開玩笑。你若真肯我決不說假話。老實對你講罷。你若再想念老周。便真是白想念了他。此刻又實行娶了一個同鄉的女學生。兩個的愛情。正濃密的了。不得無論你如何找他。也沒有再和你繼續的希望了。松子道。是個甚麼樣的女學生。正式結了婚的嗎。何達武道。那女學生。是一個很有學問。很有美名的小姐。此時雖還沒有正式結婚。却已生了關係不能更改了。將來等他們結了婚。另租了房子。我可紹介你去見見。松子聽了。不由得脫出手來。握着小拳頭。在火爐邊上。恨恨的敲着罵道。你這薄情的奴才。原來你又娶了有學問的。有美名的小姐。就把我丟在這裡不理。



第一百四十二章 訴近况薄婦說窮 搭架子護兵得意

八十八

我了我。我若有機會報復你的時候。決不饒你。罵着。又流下淚來。卻是人情何達武祇得在旁邊歎道。他本是個薄情人。你錯認了他。他早丟你一日。你早得一日的幸福。橫豎免不了要脫離的。等到你容顏衰敗了。再被他拋棄。那時改嫁。就難得有稱心的人了。松子道。你這話很道着我的心事。我早兩個月就存心要改嫁。一個周撰的朋友務必使他知道。我和他既立了婚約。他不宜佈離緣。外人總說我是他的老婆。我改嫁他的朋友。人家一定說周撰的老婆。被自己的朋友姦佔去了。這想頭倒也奇妙何達武笑道。那麼人家不罵我不夠朋友嗎。松子道。怕甚麼呢。你又不

是在姓周的家裡。姦佔我的。你對人就說不知道。也使得。何達武點頭道。你已決心跟我麼。松子道。你不要問我。

決心跟你。不決心跟你。祇問你自己。真決心要我。不決心要我。何達武大笑道。我爲甚麼不決心要你。不過你既

決心跟我。我就有幾件事要和你商量。這不是平常的小事。男的方面先提限制的條件也是初世爲人呢松子道。你有話儘管說出來。商量

何達武道。我不能學老周的樣子。一味哄騙女人。我家裏實在有老婆的。你嫁了我。祇能作姨太太。這是第一個問

題。第二我雖是一名公費。在這裏留學。平常我一個人使用。尚不覺充裕。於今要加上了你。不特說更是拮据。我

兩人同住。不能請下女。你得自己弄飯操作。第三嫁了我。這窮學生。遊公園。上戲館的事。偶然高興。不花多錢。每

月一兩遭。我兩人同去同回。還可你要一個人自由行動。就使不得。讓他擇幾文來請你做一箇妻衣忘八不是現成得很麼這三樁事。你能依我。

我們立時便可成爲夫婦。松子道。我都依你。祇看你。要我搬到甚麼地方去住。我一個人的寂寞生涯。實在過怕

了。也是實話何達武躊躇了一會。道。我現住的地方。是和我的親戚同住。帶你去不方便。待另覓家罷。此刻東京市

的空房屋。很不容易尋覓。至少也得三五天。才能尋着。並且新住家。置辦一切用器。得花不少的錢。我手中雖

拿得出。又誇但貸家的用項大手邊一空。虛就陪着兩眼。沒有辦法。貸間更一時難得有合式的。我看你這間房  
 子。倒很合式。我就搬到這裡來住罷。松子道。這四疊半的房間。住兩個人。不太小了。些嗎。何達武道。便小些。有甚  
 要緊。你我都沒多少器具。我也是一張這們樣的几子。祇怕還比這個要小一點兒。兩個蒲團。一個火爐。比這個  
 却精緻些。我的行李更簡單。一個被包。一口尺多長的皮箱。一個網籃。以外甚麼沒有了。這三件東西。都不是擺  
 在房間裡的。這房裡不是一般的。有個櫃子嗎。我兩人的被包行李。做一個櫃子。放了有餘。夜間睡覺最要緊。這  
 房雖小。兩人睡的地方。還很寬綽。怪不得周撰說何鐵腳有計算這房子多少錢。一個月的房租。松子道。房租便宜極了。在神田方  
 面。不論怎麼舊的房子。按席子。算計每疊席子。一月總得一元以上。這還是中等以下的房屋。中等以上。有貴至  
 二三元一疊的。將來價錢還祇有漲。沒有跌落的時候了。我這房四疊半。每月祇有四塊錢租錢。你看不是便宜  
 極了嗎。何達武道。這真便宜。難得難得有現成便宜房子。不住。另向別處找貴的。未免太蠢了。我於今住在小石  
 川。那樣冷靜地方。又是從親戚手中分租出來的。每疊席子。一月還得花一元二角。我退了現在的房子。住到這  
 裡來。專就房子一項。不但不多花錢。每月還得省幾文衣食住三字。住字是不生問題了。你當了的衣服。我包能  
 教老周贖給你。半年幾個月內。可不新製衣字。也沒有問題。我兩個做夫婦。成問題的。就是吃飯一樁事。有一名  
 公費。不怕不夠。我去年初到東京來。要學日本話。每月硬頂硬的。要冤枉花三塊錢的學費。來去的電車。也和學  
 費差不多。於今不學日本話了。也無坐電車的必要。這兩項意外的耗費。都省下來。彌補你一個人的伙食。縱差  
 也就有限。你若真能照我計算。謹小慎微的過下去。我雖多一房家室。簡直和單獨一個人的使費一般。真正好計  
算只是松

第一百四十二章 訴近况 蕩婦說窮 搭架子 謹兵得意

九十

子。碰了這。麼。個。哭。鬼。松。子。道。好。是。很。好。但。是。要。現。在。的。我。才。肯。跟。你。過。這。種。日。月。去。年。以。前。的。我。你。就。不。要。轉。這。種。念。頭。了。也。是。實。話。何。達。武。道。現。在。的。你。和。去。年。以。前。的。你。有。甚。麼。分。別。呢。松。子。見。何。達。武。問。他。便。笑。答。道。這。不。容。易。明。白。嗎。去。年。以。前。我。的。生。活。程。度。很。高。老。周。在。牛。込。區。那。種。供。應。我。我。還。覺。得。不。遂。意。時。常。向。老。周。吵。鬧。要。增。加。零。用。自。老。周。回。國。去。後。直。到。於。今。生。活。一。日。艱。難。一。日。這。才。知。道。自。食。其。力。的。實。不。容。易。我。平。時。見。了。一。般。收。入。短。少。的。人。用。錢。鄙。吝。我。最。瞧。不。起。罵。他。們。是。鄙。吝。鬼。像。老。鄭。那。樣。的。人。和。我。同。住。的。時。候。也。不。知。受。了。我。多。少。形。容。挖。苦。的。話。近。來。輪。到。我。自。謀。生。活。每。月。沒。有。固。定。的。收。入。手。中。一。窘。迫。起。來。就。是。幾。文。錢。的。山。芋。沒。有。這。幾。文。錢。那。店。裡。便。不。肯。白。拿。山。芋。給。你。越。是。窘。迫。越。不。能。向。親。友。處。活。動。值。錢。的。衣。服。首。飾。早。被。老。周。當。了。個。乾。淨。次。等。的。不。到。一。個。月。也。被。我。當。光。了。自。己。手。邊。沒。有。錢。又。沒。有。可。當。的。東。西。這。時。候。去。向。親。友。開。口。莫。說。親。友。十。九。是。不。肯。通。融。的。便。是。這。們。親。類。這。個。朋。友。在。平。日。對。別。人。長。肯。拿。出。錢。來。幫。助。而。我。自。己。祇。因。沒。有。固。定。收。入。作。抵。款。不。能。隨。口。說。出。還。期。那。開。口。時。的。勇。氣。早。已。餒。了。幾。分。還。有。一。層。境。况。我。近。來。常。在。生。活。困。苦。之。中。才。領。略。出。來。有。錢。的。人。決。不。知。道。這。層。苦。處。何。達。武。笑。道。我。看。你。身。上。穿。的。那。裡。有。絲。毫。窮。樣。子。怎。麼。倒。說。的。這。般。可。憐。松。子。道。你。看。我。身。上。越。是。沒。有。窮。樣。子。骨。子。裡。越。是。窮。苦。的。不。堪。我。因。為。知。道。你。也。不。是。甚。麼。大。闊。人。用。不。着。說。假。話。來。哄。你。我。身。上。若。不。這。們。穿。着。連。這。四。疊。半。的。房。間。都。夠。不。上。住。了。慘我。剛。才。說。還。有。一。層。困。苦。的。境。狀。就。是。去。向。親。友。開。口。還。不。會。見。着。親。友。的。面。心。中。祇。在。打。算。見。面。應。如。何。說。法。那。顆。心。就。不。由。得。碎。碎。的。跳。動。那。怕。是。時。常。見。面。無。話。不。談。的。親。友。一。到。了。這。種。時。候。連。自。己。的。口。舌。都。鈍。了。許。多。彷彿。做。了。一。件。對。不。起。人。的。事。說。不。出。

口似的。每每發聲已到了喉嚨裡。禁不住臉一紅。聲音又咽住了。確是過親友不知道我心中的苦處。還照着平常見面的樣和我攀談。說也有笑。也有我心裡就更着急。恐怕萬一開出口來。沒有希望。怎麼好意思出門呢。是這們以心問口。以口問心。從動念向親友告貸。起到實行開口爲止。也不知輪廻想了多少次。紅了幾臉。逼到盡頭處。才決然一聲說了出來。而說時所措的詞。總說不到打算要說的一半。便是這說出來的一半。還是縮瑟不堪。絕不像平時見面的談話。那們圓轉自如。因此親友雖有幫助的力量。見了我這們寒村的样子。料得十有八九沒有償還的能力。就設法推諉起來了。這種日月我雖經過得不久。然已是過的害怕極了。所以決心祇要有人能供給我最限度的生活。我就願意從他免得日日在困苦中處處承望有錢人的顏色。傷心到骨之談何達武笑道。我卻不會經過很闊的生活。也不會度過你這種窮苦的日子。你既願依從我。剛才提出的三件事。我兩個就做一會。夫妻試試看。你一個人住在這裡。也是自己燒飯吃嗎。松子道。我廚房用的器具都有。還是老周留下來給我的。不過我自己燒飯吃的時候很少。新搬到這裡來的一個月以內。因將老周留下來的櫃子。桌子和零星器皿。變賣了二十來塊錢。才買了些油鹽柴米之類。自炊自吃。祇一個月的光景。沒有成疊的錢。去買柴米。有時買幾個錢的山芋吃。有時在別人家吃一頓。歸家的時候。順路帶幾片麪包。餓了就可吃。確是何達武道。你在學校裡擔任教授。沒飯吃的嗎。松子笑着搖頭。何達武從懷中摸出錢包來。數了五塊錢鈔票。交給松子道。你今日就把柴米油鹽醬醋茶。都酌量辦些來。從今日起。我就實行住在這裡。做你的丈夫了。松子喜孜孜的接了問道。你的行李不去搬來嗎。何達武想了想道。我的行李遲早去搬。都沒要緊。且在這裡過了今夜再說。松子道。我就

去向房主說一聲。等歇房主若來問你，你就說是我的丈夫。才從中國來的行李還在火車站沒有帶來。何達武點頭問道：這是甚麼道理？難道我們出錢住房子，還要受房主人的干涉嗎？松子道：他並不是干涉，往後你自然知道的。何達武道：你去說罷。說了快去買東西，要預備弄晚飯了。松子收了五塊錢，高高興興的出去了。何達武立起身，推開櫃子一看，上層堆着兩條大格子花的棉被，綴了幾個補子在上面。棉被上兩個枕頭，一個男人用的一個女人用的。日本男子所用枕頭和中國舊式枕頭差不多，中間或貫棉花或貫麥衣，女子所用的係輕質木料製成，屬子形，式高五寸，長約六寸，上仄下寬，用花布包木棉，糊在上面，睡時枕在頸下，頭頂懸空。中國女留學生多用不慣。日本女人最喜高，雖然梳理很不容易，梳理費每次須二角以上，若和男子共枕，必易散亂，所以習慣用這類木枕。何達武心想：這個人住在這裡，怎麼用得着男子的枕頭？這東西祇怕有些不貞節。他來時，我倒要質問質問他。以後的事，你都不必管，得着何況以前的事。再看下層，一口中國半舊皮箱，沒有上鎖，彎腰揭開一看，幾件破爛單和服，看花紋是男子着的一個書包，一個辦當盒，都摺在爛和服上面，拿起書包，就箱蓋解開，祇見一本七八分厚，黏貼像片的本子，一本寸來厚的洋裝書，書面上印着繪圖改良多妻鑑，七個粉字。何達武也不知道多妻鑑是本甚麼書，翻開第一頁，見是一個戲台上小生模樣的像，上寫西門慶三字，心想西門慶是武松殺嫂那本戲裡面的人，怎麼有像在這本書上？再揭第二頁，果然一個拿刀的武小生，上寫武二郎。第三頁是兩個女像，一個小孩子，寫着潘金蓮、吳月娘、孝哥。何達武心裡明白，這必是一本水滸。舊是便懶得再往下看，放下這本書，拿起像片本子來，翻開一看，喜得打跌道：哈哈，原來是一本照的春宮像。一男一女，各形各色的，都有正看的高興，房門開了，嚇得何達武連忙將本子折起來，回頭看進來了一個中年婦人，向何達武問道：你就是何先生嗎？何達武關了櫃門，點頭應是。那婦人並不客氣，走到火爐邊坐了，說道：何先生是松子君的甚麼

人。何達武道。松子是我的女人。我回中國很久了。今日才來。行李還在火車站。婦人道。我是這裡的房主。他是他的丈夫。在這裡住下。就沒要緊。若不是他的丈夫。偶然在這裡住一夜兩夜。那我這裡有規矩的。何達武道。你這裡有甚麼規矩。我不知道。婦人道。住一夜。要一夜的手數料。這就是規矩。何達武道。一夜要多少呢。婦人伸着一個手指道。每夜一元。何達武道。怎麼謂之手數料。婦人道。秘密。淫。是警察署不許可的。警察若知道了。就要來拿的。拿着了。我做房主的受連累。沒有錢給我。我怎麼肯負責任。何達武道。松子平日在這房裡賣淫。每夜都有一塊錢給你嗎。還往婦人正要退口。而出的答應不錯。早已和盤託出了忽然一想。覺得不妥。這人和松子既是夫婦。說出來了。不是要鬧亂子的嗎。隨即搖了搖頭道。松子君住在這裡。規矩得很。出都不大出去。婦人說完。起身告辭去了。何達武心想。松子既在渡邊女學校教家政。怎麼書包裡包着一本春宮。我雖沒進過日本的學校。照理想。總沒有女學校。在講堂上教春宮的。萬一是這麼教些那這事情有些蹊蹺。松子大約因老周沒錢給他。也秘密賣淫起來。好在我沒有真心娶他。又不花多少錢。樂得學他們偉人的樣子。討個臨時姨太太。不一會松子回來了。領着幾個商店裡的小夥。送米的。送柴炭的。送油鹽小菜的。松子一一安置好了。向何達武笑道。我辦得幾樣很好的中國料理。老鄭是極恭維我。說比中國料理店的廚子。還辦得有味。罵幸枝不聰明。老學不會。何達武笑道。你辦得來中國料理很好。將來帶你回國去。便當些。松子道。你就同到廚房裡去。幫我洗鍋洗碗。多久沒用他了。灰塵厚的很。何達武道。你做我的姨太太。以後說話不要你呀。你的人家聽了。說你不懂規矩。還在其次。定要說我不行。對小老婆沒有教育。大搭其松香。樂子了。確是護兵。且識對小老婆要有教育。也是千古第一新話。松子笑道。不喊你喊甚麼呢。何達武正色道。你做姨

第一百四十二章 訴近况蕩婦說窮 搭架子護兵得意

九十四

太太。姨太太。規矩都不懂得嗎。你此刻叫我。暫且叫老爺。將來回國再改口。叫大人。自己人不叫出去。外人怎麼會叫呢。應當喚做自己不叫。自己聽青來時才對。這關於本老爺的面子。最要緊的。你要曉得。我中國討姨太太的人。都是有身分的。做大官的。我在日本。不過和學生差不多。在中國的地位。說出來嚇你一跳。你知道我有多大呢。有峨嵋山的松子。不知道老爺有多大。何達武將身子。攔了兩擺。撐着大指頭道。和督軍差不多。一般兒。大比縣知事。大約多松子。道。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名。拿日本的官階。比給我聽。我就知道了。何達武想了一想。說道。拿你日本的官兒。比我嗎。要皇宮內的官員。才能和我比大小。以外的都不及我。確是儒林外史湯六老。越聯細姑娘的話頭。松子吐着舌頭。半晌問道。老周在中國。也是做大官麼。何達武道。他在中國。雖也是大官。但比我還要小一點兒。你嫁他那裡。趕的上嫁我。不過我此時。把我的官銜。都說給你聽。你却不要拿着。去向他人說。我是不願意給人家知道的。官既然大。又這們窮。正是好名。頭爲何。不教別人多知道。知道。因你此後。是我的姨太太了。始終瞞不了你。才說給你聽。松子道。做大官。是很有名譽的事。爲甚麼。倒不能給人知道呢。何達武連連搖頭道。這關係大的很。你們女子。那裡知道。我們中國人。越是做了大官。糾纏的人越多。不是找着我借錢。就是纏着我薦事。我在國內。住在衙門裡。外面有號房。有守衛的兵卒。人家來找我的。我說不見。就不見。所以。不怕人家知道。此刻。單身到日本來了。住在這種小房子裡。外面人。若知道我是大官。必不斷的有人來。稟安稟見。一來沒有地方。給人家坐。二來要借錢。要求事的。向我開口。答應他們。罷。應酬不了許多。待不答應他們。罷。他們見我容易。賞見必定。每日跑來纏擾。不休。因此。不如瞞着的乾淨。護兵老爺的牛皮。只有對日本淫賣吹之一法。松子祇有耳。朵能聽。那有腦筋。能判斷。以爲何達武說的千真萬確。當下歡喜得甚麼似的。連洗鍋洗碗的事。都覺得是賤役。

不敢開口。教何達武下廚房幫忙。這一頓牛皮吹了添了些炭在火爐裡。給何達武烤自己下廚房弄飯菜去了。何達武圍在吉原游廊睡了一夜。覺身上不潔淨。抽空去浴室洗了個澡。回來與松子同用了晚膳。松子見何達武洋服口袋裡鼓着很大的一包。伸手摸着問道。這裡面很軟的。是一包甚麼東西。何達武低頭一望。笑道。呵呵。我倒忘記了。這是一個極好看的蝴蝶結兒。我昨夜在京橋和藝妓萬龍住了一夜。他從頭上取下來送我作紀念的。你用鼻孔嗅着試試。看有多香呢。不是日本第一個有名的藝妓。那來的這種漂亮結兒。陳老二吃松子接過來一看。那蝴蝶上兩個眼睛。是兩顆川豆大的珍珠。竟是十光十圓的。松子的眼界雖不寬。珍珠却見過。勉強分得出假真。武高明看那兩顆珠子。至少也得值六七十元。疑心果是萬龍的東西。問何達武道。老爺真和萬龍同睡過嗎。何達武得意笑道。不同睡過。他怎肯送這紀念品給我。這東西雖不值錢。他對我親熱的心思。總算借這東西表示出來了。松子道。我聽說萬龍是身價很高的妓女。輕易不肯接客。是有這個話沒有呢。何達武點頭道。他的身價再高沒有了。我若不是來往的次數多。加以資格對勁。他對我也不會有這們好。他說定要嫁我。我因為他是一個當藝妓出身的。討到家來。怕他受不來約束。並且他那聲名太大了。忽然從良。風聲必鬧的很大。新聞上都免不了要登載的。我的名譽要緊。不能因一個藝妓。使名譽大受損失。因此不敢答應他。他從手上脫出個四五錢重的赤金戒指來。要給我帶在手上。作個紀念。我說這赤金戒指是值錢的東西。給我做紀念不好。珠子是不好價錢的人家不知道的。見了還說我貪圖你的財物。你要給我的紀念。那怕一文錢不值的都好。他就從頭上取下這結兒來。納入我洋服袋裡。剛才你不問我。我倒要忘記了。此後我有了你。也用不着再去他那裡了。這結兒就賞給你吧。



第一百四十三章 失珍珠牽頭成竊賊 搬舖蓋鐵脚闢家庭 九十六

作個紀念罷。松子聽了喜出望外，連忙叩頭道謝。什襲收了。意在何達武粗心浮氣，那知道這結兒值錢。昨日隨便拿着揣入懷中，無非一時高興。知道是陳蒿和周撰從本鄉座回旅館，安排携手入陽臺的時候，恐結兒壓壞了。隨手取下，納在抽屜裡面。走時忘記戴上。何達武想借着這結兒爲開玩笑的資料，怕周撰洗臉回房看見，所以不暇細看。何達武不認識珍珠，便細看也不知道。及至把陳蒿接來，將開玩笑的事又忘記了。此時爲圖松子歡喜，一出口就賞給他了。這一夜和松子睡了。儼然新婚一般，就祇被褥破舊不堪，不免滅殺多少與味。總督不知後事如何。下章再寫。

評

松子訴說苦况一段文字，何嘗是松子能有此種語言。作者不過借其口以寫盡窮人慘毒之境。夫入面至於以窮名，則不僅物質上受無窮窘迫，精神上尤感受無窮苦痛。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矣。作者所寫，特其一節而已。

何達武吹牛皮搭架子一段話，閱之令人肉麻作嘔不已。但一想到其人本是護兵身分，則又有滔滔皆是之想。蓋世之吹牛皮搭架子者，其身分大抵護兵類耳。何足怪焉。

第一百四十三章 失珍珠牽頭成竊賊 搬舖蓋鐵脚闢家庭

却說何達武收了松子做姨太太，得了箇擺老爺架子的地方。一夜歡娛，不知東方之既白。起來用了早點，何達武向松子說道：我的應酬廣寬，白天在家的時候很少，你不做我的姨太太，我不能管你。那怕你終日在外面，

蕩。我也不問。此刻既正名定分的是我的姨太太了。就得守我家當姨太太的規矩。非得我許可。無論甚麼地方。甚麼時候。都不許出去。我出外應酬。沒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時間。隨時出去。隨時可以回來。我回家。若不見你。任你怎麼支吾。我是不相信的。你知道。在我們官宦人家。做姨太太。是很不容易的麼。官腔十足松子點頭道。這規矩。我知道。不過渡邊女學校的課。我原訂了一學期。似乎不去上課。有些不安。鬧門子何達武道。你在渡邊女學校。教授的甚麼功課。每日幾點鐘。松子道。我昨日在路上。就對你說過了。我接任教授家政。每星期二十四小時。平均每日有四小時。何達武道。一個月有多少錢薪水呢。松子道。薪水不多。因為我是渡邊女學校的學生。此時舉了業。擔任教授。多半是盡義務。每月不過十來塊錢。現在那學校的經費支屈。便是每月十來塊錢。也靠不住。送給我。祇因雙方感情上的關係。只怕不見得是學校方的感情不能因無錢。便不去上課。何達武笑道。我是個男子。不會學過家政。這家政是教授些甚麼呢。松子笑道。這話是老爺故意向我開玩笑的。怎麼家政都不知道。是教授些甚麼呢。何達武道。男女睡覺的事。也在家政裡面教的麼。世界上沒有男女睡覺的事。就沒有人了。豈但沒有家。豈但沒有政。由此說來。為何不在家政範圍裏。松子怔了一怔。問道。怎麼家政裡面教男女睡覺的事呢。這事也要人教嗎。何達武搖頭道。怎的不要人教。你就專教人幹那男女同睡了。幹的勾當。松子紅了臉道。我不懂。這話怎麼講。何達武走到櫃跟前。推開櫃門。拿出那本春宮來。揚給松子看道。這不是你上講堂的課本嗎。妙在有真貨松子見了。連忙起身來搶。何達武將手舉高。笑道。你敢動手來搶我平生最歡喜這種東西。花錢都買不着。若給你搶壞了。還得了嗎。松子伏着身軀。用兩個衣袖掩了面孔。說道。這東西不是我的。幸枝寄在我這裡。我昨日帶着想送還給他。他又不在家裡。我祇得帶回來。祇有你這個老爺歡喜。瞎翻

第一百四十三章 失珍珠牽頭成竊賊 搬鋪蓋避脚關家庭

九十八

瞎翻甚麼地方都翻到了。推脫得好何達武笑道。這樣好東西怎麼好送還給人家。從此以後算是我的佔有品罷。說着解開洋服。納入褲腰裡。而松子很覺不好意思。低着頭不做一聲。何達武道。我去搬行李來。你的被褥太壞。硬的和門扇一般。虧你夜間能睡。原是預備一箇人睡的松子道。回來吃午飯麼。何達武見問。想說不回來吃午飯。恐怕松子抽空到外面去幹賣淫的生活。真管得緊便說道。我去小石川。搬了行李就來。你就坐在這裏等着罷。何達武從關木家出來。到了富士見樓。周撰和陳嵩還睡着。沒有起床。下女攔住何達武。不教進去。何達武道。我和周先生。是至好的朋友。周太太更是我的親類。我進去有甚麼要緊。下女道。不行。他們沒起床。任是誰也不許進去。何達武覺得很詫異。不要誇異你自然就會明白日本旅館的下女。從來沒有這們強硬。把來攔住。不教進去的。便動氣說道。是周先生囑咐了你們。不許來竇進房的嗎。下女搖頭道。不是。是我這旅館裡的主人。囑咐我們的。凡是會周先生的客來了。非先得周先生許可。一概謝絕上樓。這話就有點道。在內了何達武道。祇來會周先生的。就是這們嗎。下女應是。何達武料是周撰因有陳嵩。在一塊兒睡着。怕不相干的人。跑來撞破了。陳嵩的面子。下不去。這是一方的想頭所以教館主是這們囑咐下女。便仰天笑道。沒要緊。沒要緊。我不比別人。我與周先生最親密的。我每日要到這裡來一兩次。你不相信。請去向周先生問一聲。祇說何先生來了。他必然來不及的叫請。且慢拿穩着下女道。請你在樓下坐坐。等他們兩位起來了。我再替你去通報。此時他們正睡得好。我怕碰釘子。不敢去問。何達武見說不清楚。心裡暴躁起來。望着下女生氣道。你這人也拘板的太厲害了。此時已是九點鐘了。怎麼不好去通報。你既怕碰釘子。就應由我自己上樓。你又不肯去報。又不讓我上樓。教我座在這樓梯底下等候。不是笑話嗎。東京的旅館。那有這種規矩哩。只是今日

就規矩。下女辨道：這須不能怪我們當下女的一來是館主的命令。二來周先生房裡若再丟了甚麼貴重物品，我們當下女的擔不起這重的擔子。何達武吃驚道：周先生房裏丟了甚麼貴重物品嗎？難道你自己都不明白嗎？下女揚着臉向天極不滿意的神氣答道：不丟了貴重物件，也不是這們下了戒嚴令一般的防守了。何達武追問道：你可曾聽說丟了甚麼東西？下女道：怎麼沒聽說還差一點兒就要把我拿送警察署去了呢？何達武道：畢竟丟了甚麼？怎的會要把你們拿送警察署呢？下女道：聽說丟了兩顆珍珠，要值一百多塊錢，一顆綴在一朵綵網蝴蝶花上。當蝴蝶兩隻眼睛的納在書案抽屜裏面。何達武聽得這話心裡一上一下的衝跳個不了。做賊心虛勉強鎮攝着，問下女道：甚麼時候丟掉的呢？下女道：我又沒偷他的，知道甚麼時候丟掉的。何達武道：我問錯了，我是問甚麼時候發見丟掉的下女道：昨夜用過晚膳，周先生教我打電話去馬車行要雇一輛轎車去京橋銀座逛街，我才打好電話去周先生房裏回話，祇見周先生和周太太兩個慌了手脚似的，扯開這個抽屜看看，又扯開那個抽屜看看，接連櫃裏箱裏連被包都吐開來，兩個祇是跌倒。周先生忽然指着書案的抽屜問我道：你今日掃地的時候，在這抽屜裏拿了一個綵網蝴蝶兒，要是拿了，就快些退出來。我當時聞了周先生的話，如青天打了個霹靂，祇得說我今日並不會掃地，怎麼會拿先生的綵網蝴蝶呢？周先生那由我分辨，大聲罵道：放屁，怎麼我丟掉了貴重物品，你就賴的連地都沒掃了？你趁早退出來，免得進拘留所。你若還想抵賴，我立刻打電話去警察署，也不愁你不將原物退出來。那綵網蝴蝶兒上有兩個十光十圓川豆一般大的珍珠，是做蝴蝶眼睛的。這房間今日是你招待，縱想賴也賴不了。我見周先生越逼越緊，不由得急的哭起來。周先生又叫了我主

人來將情形說給我主人聽了。主人問我怎的獨今日不會掃地。這話不說的稀奇嗎。我說並不是我偷懶。不會掃地。因周先生起的晏。還不會起床。就有個穿洋服的客來了。果然別有嫌疑我見有客在房裡。不好進去。打掃到午飯後。周太太就來了。搬來了些行李。又不好打掃。因此今日不會掃地。說得明白之至並且周先生整日不會離房。我就是愛小利。也不知道抽屜裡有綵綢蝴蝶。蝴蝶眼睛上有兩顆值錢的珍珠。周先生整日不會離房。即算我知道。又從那裡下手尋偷哩。說得很明白我主人聽了。才向周先生說道。敝旅館的下女。都有確實保人。歷年在敝旅館服役。最靠得住的。敝旅館上下住了四五十人。丟掉物件的事。數年來不會有過一次。先生或是格在甚麼地方。忘了慢慢兒尋覓。或者能尋出來。敝旅館的下女。鄙人可負完全責任。無論到甚麼時候。祇要確實查出來。是下女偷了。鄙人照價賠償便了。周先生方沒說甚麼了。當然沒話說我主人下來。便吩咐我們下女。不論是誰來。會周先生。須先得周先生許可。才準引客上樓。如周先生睡着沒起床。尤不可引客到他房裡去。今日丟珍珠。就是在周先生睡着的時候。有一個穿洋服的客。不待通報。逕跳到周先生房裡去了。那珍珠不見得。和那客沒有關係。簡真的當面罵人主人既是這們吩咐我。此時周先生夫婦。又正睡着沒有起來。我再敢把你引上樓去嗎。何達武心裡雖後悔。不該孟浪當作不直錢的粧飾品。隨意揣着走了。但是他們既為這事。鬧到這個樣子。我此時若承認是我拿了。館主下女決不會說我是跟他們開玩笑的。一定疑我偷了。被老周查出了証據。逼我退了出來。就是老周自己。也必不高興。要怪我不該如此。害得他罵下女。在日本鬼跟前丟面子。倒不如索性隱滿到底。一則免得將來誤傳出去。不好聽。二則聽下女學老周的話。那兩顆珍珠。竟能值二百多塊錢。我尙且沒有看出來。松子必是不知道。

的回去。要到手裡找收買珍珠的店子。能變賣二百多塊錢。豈不快活。我今年的財運真好。平日長是手中一文錢。沒有自從遇着老周之後。第一日他就幫我贏了十多元。自那日以後。就接連連的汽車也有得坐。各種料理也有得吃。把戲也有得看。老周還爽快利利的送我三十塊。已經是得之意外。誰知更有擋都擋不住的運氣。老周祇隨使聽我一句做洋服的話。就居然花整百塊錢。替我做禮服。要講到這個蝴蝶。越發做夢都沒想到在他身上。也要我發一注這們大的橫財。何達武正在越想越得意。幸虧信息聽得快。主意打得早。要不然被周撰一冒詐就露了底兒。下女忽走過來說道。周先生已起床了。請你上樓去坐罷。何達武才斂了斂神上樓。到周撰房門口。見房門開着。周撰見面劈頭問道。鐵腳你爲甚麼把我這裏一個蝴蝶結子拿去。害得我瞎罵下女。第一箇冒詐打得好。何達武竭力裝出神色自若的問道。甚麼蝴蝶結子。我看都沒有看見。周撰道。除了你沒有別人。我知道你是想跟老二開玩笑。有意藏匿起來。你說是不是。第二箇冒詐更好。何達武正色辨道。我真不曾看見甚麼蝴蝶結子。你放在甚麼所在。那結子作甚麼用的。周撰笑道。你這是明知故問。昨日你到這裏來。我還睡着。你和我談話的時候。我還彷彿記得看見那結子的飄帶露在抽屜外面。我下樓洗了臉回房。因你找着我說話。就忘記再留神看那結子。直到夜間。老二要我帶他去逛街。問我要結子戴。我一開抽屜。沒有了。就知道必是你好玩拿去的。第三箇冒詐尤其切實。何達武道。照你這樣說。那結子一定是我拿去了。周撰道。除了你沒有別人。何達武生氣道。你不要胡說。我豈是做賊的人。一個蝴蝶結子能值幾個錢。我是何等的人。素來不愛小利。你說話要乾淨一點。我的名譽要緊。定是打主意以後的話。周撰道。不值幾個錢。我倒不說了。何達武跳起來。指着周撰罵道。你指定我是賊。須拿出臟証來。我爲你們的事。腿都跑痛了。你倒拿賊名加在我

身上你指的出賊証就罷了。若指不出賊証這賊名我當不起。你得替我洗清楚。這倒確是賊腔周撰笑道。誰說你是賊呢。你沒有拿說沒有拿就是了。是這們跳起來鬧甚麼。難道你一鬧我就怕了。不敢說是你拿了嗎。我昨日除洗臉和打電話叫裁縫以外。一步也不會離開這房間。洗臉打電話都有你在房裡。下女決不敢當着你開抽屜偷東西。你沒有拿。是狗齏的忘八蛋拿了。是誰偷了我的結子。我通了他祖宗三代。簡直當面亂罵周撰這一罵罵得何達武冒火。只得揆了陳嵩在旁笑道。東西已經被小賊偷了。你在裡這罵甚麼。沒得罵髒了。嘴稍有人格的小賊都不至偷女人頭上戴的蝴蝶說時。望着何達武笑道。鐵腳你說我這話對不對。好一次一唱一和何達武兩臉漲得通紅。幾乎氣得哭了出來。又不好說他們罵壞了。祇急得朝着窗戶。雙膝跪倒。向天叩了幾個頭。發誓道。虛空過往。神祇在上。我何達武若是偷了周卜先的蝴蝶結兒。就永遠討不了昌盛。過河打水筋斗。上陣遭紅炮子。春季發春瘟。秋季害秋痢。我何達武要不曾偷。就學神靈顯聖。那誣賴我的人。立時立刻照我發的誓去受報應。只有賭咒的一着周撰哈哈笑道。罷了罷了。我和你開玩笑。誰知你認真起來。丟掉一個蝴蝶結兒。也算不了甚麼。陳嵩道。那綵網結子。還值不了五角錢。不過那上面有兩顆珠子。還是我祖母遺傳下來的。光頭極好。在日本就有錢也難得買着。已有。人出了兩百塊錢。我都沒有賣掉。這完全吃了卜先的虧。前晚給我戴回去了。怎麼會丟掉。甚麼怕我不來扣了。做押當。原來如此好哪。倒被小賊偷了。去押去當去了。周撰笑道。你不要埋怨我。我們丟掉兩顆珍珠。不算甚麼。做小賊來偷這兩顆珍珠的人。損失倒比我們大些。何達武既跪下發過誓。自以為表明了心跡。仍坐着望了二人說笑。臉皮真厚見周撰說偷珍珠的損失倒大些。忍不住攢着說道。那人既偷了兩顆珍珠。儘能賣幾十百把元。為甚麼

倒有損失呢。周撰道：幾十把塊錢，能夠幾天使用完了，不仍是沒有了嗎？這人未曾偷珠子以前窮到不了的時候，大概總有幾個朋友去幫助他。偷過這珠子之後，一沒了錢，心裡就會思量，還是做小偷兒的好。上次趁人家不在跟前，偷了兩顆珍珠，居然賣了百十來塊錢，很活動了多日子。此刻手中空虛了，何不再照上次的樣子去人家見機行事。如是一次兩次，乃至七八十次，越偷越得手，就越越膽大。世界上的賊，還有不被人破獲的嗎？祇要破了一次，這人就要算是死了。社會上永遠沒有他活動的地位了。你看這損失大不大？正論並且這人既到了作賊的地位，便是不被人破獲。而這人的爲人行事，必早已爲一般人所不齒，因爲作賊的人，決沒有學問，才能都很好的。沒有學問，才能在社會上未嘗不可活動。然其活動的原素，必是這人很勤謹，很忠實。你說勤謹忠實的人，肯伸手去偷人家的東西麼？所以我敢斷定，昨日在我這裡，趁我沒看見偷蝴蝶結子的那個小賊，已受了無窮的損失。何達武道：這東西也真丟的奇怪，莫不是那洋服裁縫見財起心，乘我兩人不在，意順手偷去了麼？賴得好周撰點頭笑道：你這種猜度，也像不錯。陳嵩笑道：那裁縫的催眠術，就真比天勝娘還要神妙了。周撰大笑道：障眼法罷了。催眠術祇我在這房裡能演，別人也敢到這裡來演催眠術嗎？借打趣收場說得陳嵩避過臉去，匿笑。周撰起身笑道：我此刻又要下樓去洗臉了。鐵腳，你坐坐罷。洋服裁縫不在這裡，大約沒要緊。罵得妙說完拿了沐具，下樓去了。何達武心裡有病的人，聽了這種話，就像句句搔着癢要似的，恨不的立時離開了這間房。免的面上一陣熱一陣的難過，但是越是心裡有病，越覺走急了。露馬脚，祇得不動搭訕着，和陳嵩閑談。陳嵩女孩兒心性，丟了他的銀錢，倒不見得怎麼不快活。丟了他的粧飾品，又是祖上遺傳下來，不容易購



第一百四十三章 失珍珠牽頭成竊賊 搬鋪蓋鐵腳關家庭

一百零四

買的珍珠。心裡如何不痛惜。見何達武進來。就不高興。此時還坐着不動。偏尋些不相干的話來閑談。那有好氣作理會。借着看書。祇當沒聽見。何達武更覺難為情。再坐下去。料道更沒趣味。即作辭起身。陳萬也不說留。何達武無精打采的出了富士見樓。是簡賊想回精廬搬運行李。忽一轉念。那兩顆珍珠。在松子手裡。恐怕他認出來。不肯退還給我。這回小偷就白做了。趕快回去。拿出來變賣。到了手。才算是錢。一點不錯。腳不停步的跑到停車場。趁電車到神田。飛也似的跑到關木家。進房不見松子。看壁上的裙子沒有了。急得躡腳道。這娘子真可惡。我囑咐了。不準他出去。他偏要出去。第一日就不聽我的話。這還了得。打算怎那蝴蝶結子多半也戴出去了。隨將書案抽屜扯開。看了看。沒有。又開了櫃。在箱裡尋了一會。也不見。氣得一屁股坐在席子上。出神。好半晌。自寬自解道。他原說擔任了渡邊女學校的課。不能辭卸。此時必是上課去了。他縱然秘密賣淫。也沒有白日賣的道理。豈止賣淫。而且是白晝做偷賊。人東西的賊。這裡的被臥。太不能蓋。且去精廬把行李搬來再說。何達武復出來。到了精廬。李鏡泓夫婦正在午餐。何達武即跟着吃了飯。向李鏡泓說道。我此刻打算認真讀兩學期書。好考高等。已在正則英文學校報了名。先預備英文。祇這裡隔正則學校太遠。來回不便。當又多花電車錢。有個日本朋友。住在正則學校旁邊。他要我搬到那裡去住。求學方便些。房子也還不貴。四疊半席子。每月祇得四塊錢。我今日就搬去。這裏房錢。我已交了。祇有半個月的火食。過兩日就送來。原說這一大段假話。就為這兩句話。李鏡泓道。你能認真讀書。還怕不好嗎。火食錢有幾個。算他做甚麼。搬去就是。陳毓聽了。覺得不放心。叫何達武到廚房裏問道。你今日看見老二。沒有。何達武點頭道。看見的。他和老周親密得如膠似漆。連我都愛理不理了呢。但願他們快活得長久。就好。趁此說兩句氣話。陳毓着驚道。老

二、怎麼會是這樣。你倒是男子漢。不要和他一般見識罷。他有甚麼對你不周到的地方。你一看親戚分上。二看我的面子罷。我知道你忽然要搬家。必是有甚麼意見。快不要存這個心。我就去老二那裡看他爲甚麼糊塗到這樣了。誤會在此何達武道。不是不是。我搬家並不因老二不理我。我又不是住着老二的房子。他就不理我。他此刻己不住在這裡了。我搬家做甚麼哩。我實在是爲這裡隔學堂太遠。嫂嫂不要多心。陳毓見何達武詞意堅決。不好強留。祇得由他清檢行李。雇了一輛人力車拉着陳毓趕出來。問新搬的地名。何達武却記不得。關木家的番地約了明日送地名來。就押着車子走了。馬泊六陳毓疑心何達武有意不肯留下地名。更加放心不下。要李鏡泓同去富士見樓看陳蒿。陳毓著急在此李鏡泓不願意氣得陳毓罵了李鏡泓一頓。李鏡泓被逼不過。祇好氣忿忿的換了衣服。陳毓也略事修飾。急急同出來。反鎖了大門。電車迅速一會兒就到了。由下女引到周撰房裡。周撰一見李鏡泓進來。心裡一嚇。臉上就有些不好意思。陳蒿也一般。臉上有些訕訕的。所謂良心不死彼此見禮坐下。李鏡泓本來不大歡喜說話。周撰平時雖議論風生。但這時候除了寒暄幾句之外。也覺無話可說。還是陳毓與陳蒿姊妹之間開談。畢竟容易些。陳毓將何達武搬家的情形說給陳蒿聽了道。我因見他說話半吞半吐的。以爲和你鬧了甚麼意見。所以特來看。陳蒿笑道。他沒提別的話嗎。陳毓道。他若提了別的話。我也不至放心不下。急急的跑來看。他就怪你不理他。陳蒿遂附着陳毓的耳。將丟掉蝴蝶結子的話。並何達武辨白發誓的情形說了。陳毓才明白點頭道。怪道他們急猴子似的。頭也不回搬起跑了。他這樣的人。不和我們同住也好。既發現了他手脚不乾淨的事。就不能不刻刻提防他。同屋共居的人。那裡能提防得許多呢。着李鏡泓在旁聽得。問說那

第一百四十三章 失珍珠牽頭成竊賊 攬舖蓋鐵腳闖家庭

一百零六

個陳蒿不肯說自己丟掉了珍珠。祇說何達武昨日在這裡趕房裡沒人把卜先的兩顆珍珠拿走了。李鏡泓道：「這事也奇怪。鐵腳怎麼認得出珍珠。他和我差不多從小孩子時代同長大的人。好玩好賭是有之。至於手脚不乾淨的事。却從來不見有過。周先生的兩顆珍珠。曾拿給他看過。向他談過值多少價錢的話嗎？」這是李鏡泓應有的猜想。周撰搖頭道：「那却没有。我也不過照情理推測。疑他有意和我開玩笑。因那兩顆珠子前夜才拿出來。放在這書案抽屜裡。昨日除了他到這裡兩次。沒外人到這房裡來。我又整日不會出外。旅館裡的下女都是有保薦的。莫說我整日不會出外。沒有給下女盜竊的機會。便是我出外幾日不回家。下女也決不敢偷東西。我昨夜誤怪下女。此時還覺得過於莽莽。李鏡泓向陳毓道：「鐵腳和我們同住了一年多。我們的金珠有飾。隨意擱在外面的時候。也有。却從沒有失過事。陳毓點頭道：「前月我們和鐵腳四個人同游上野動物園。我一枝鑲珍珠的押髮。不曾插牢。掉在地下。我自己沒理會。他走我後面看見了。拾起來也不交還我。也不做聲。直待我們回家才發見。失掉了押髮。以為是掉在電車上。沒有尋覓的希望了。祇見他從懷中摸了一會。摸出那枝押髮來。向我笑道：「你們女人家出門歡喜戴這些值錢的東西。又不細心戴好。今日幸喜我走你背後。不然就不知便宜了誰發財。我那枝押髮也可值百多塊錢。他若是愛小利的。就不交還我。便到今日也不會知道是他拾了。據我的意思。周先生失的這兩顆珠子。也不能斷定便是鐵腳拿了。」這一箇反覆更有力量。周撰聽了。不好抵死說是鐵腳。祇得含糊點頭。陳蒿心裡也就有些活動。不專疑何達武了。李鏡泓夫婦又坐着閑談了一會。才起身告辭。回精廬去了。後事如何。下章再寫。

評

周撰以其鬼聰明播弄何達武。何達武雖然終有恨之一日。然不至如此其速也。乃何一方面。由開頑笑。取去一蝴蝶結子。而成爲小竊。周一方面。又立時將許下未給之三十元措下。則雖欲何達武不反臉。而與周撰爲難。其可得哉。

陳毓見何達武搬去行李。又聽得其口中不滿陳嵩的話。當然疑乃妹有何變故。其急急往看。自是人情。李鏡泓不肯同去。後來被迫。不得不同去。亦是人情。周撰陳嵩見了李鏡泓。不由得心中暗愧。說不出話。尤其是人情。作者於此等地方。全不肯隨手放過。可見文心之細。

### 第一百四十四章 何達武喜發分外財 李鐵民重組游樂會

卻說何達武將行李搬到關木家。松子已經回來了。帮着把皮箱被包搬進屋子。何達武責備松子道。我出門的時候。再三囑咐你。非得我許可。不準去外面胡行亂走。你偏不聽我的言語。我一出門。你就跟着也跑了。並且我說了回家吃午飯的。依你們做姨太太的規矩。應該弄好了飯菜。坐在房中。等我回來吃。才像個當姨太太的樣子。何能聽你這們自由行動。我出外拜了幾處客。打算回家吃了午飯。還要出去辦公事。誰知回到家來。不但飯菜不曾弄好。反連你的影子。都不知去向了我。第一次組織家庭。你就敢這般慢忽。這還了得。是官話又你快說打那裡去來。松子笑道。我原說擔任了學校裏的教授。不能不去。但我今日到學校裏。已向校長把擔任的職務辭卸了。從此可一心在家裏陪伴老爺。何達武很得意。晃了晃腦袋說道。既是去學校裏辭職。也就罷了。祇要下次不再是這們大胆不聽話。這次饒恕你也罷。昨夜賞給你的蝴蝶結子。拿來給我看看。松子笑道。已經給

我、了、還、看、甚、麼、呢、何、達、武、沈、下、臉、道、拿、來、罷、不、要、囉、囂、就、攔、我、的、正、經、事、松、子、背、轉、身、從、懷、中、摸、了、出、來、回、手、遞、給、何、達、武、何、達、武、看、蝴、蝶、上、兩、顆、珍、珠、眼、睛、依、舊、綴、在、上、面、心、中、歡、喜、不、盡、真是不笑、向、松、子、道、我、拿、了、這、件、東、

西、出、去、辦、一、樁、要、緊、的、事、回、頭、仍、賞、給、你、松、子、搖、頭、道、已、經、給、了、我、的、東、西、又、要、拿、去、還、說、回、頭、仍、賞、給、我、明、日、不、又、要、拿、去、嗎、一、個、綵、綢、結、子、也、算、不、了、甚、麼、我、倒、不、希、罕、回、頭、不、再、給、我、也、罷、了、儘、管、拿、去、賞、給、外、面、的、淫、賣、

婦、罷、真珠已換卻結子  
當然可以不要了何、達、武、笑、嘻、嘻、的、也、不、答、話、拿、了、帽、子、將、蝴、蝶、結、揣、入、懷、中、往、外、就、走、走、出、門、外、復、回、身、叫、

着、松、子、說、道、此、刻、已、是、四、點、多、鐘、了、再、過、一、會、你、就、弄、晚、飯、罷、我、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回、家、吃、晚、飯、松、子、隔、窗、

戶、答、應、了、何、達、武、走、出、巷、口、見、一、羣、中、國、學、生、亂、糟、糟、的、在、路、上、手、舞、足、蹈、的、談、笑、着、向、會、芳、樓、料、理、店、走、去、看、

那、情、形、好、像、是、從、戲、館、子、裏、散、了、戲、出、來、大、家、談、論、戲、中、情、節、似、的、又穿插  
一樁事何、達、武、心、想、此、時、不、是、散、戲、的、時、候、

並、且、今、川、小、路、附、近、一、帶、也、沒、有、戲、館、再、看、那、走、最、後、的、分、明、是、小、金、不、由、得、從、旁、邊、趕、上、去、輕、輕、拉、了、小、金、一、

把、小、金、見、是、何、達、武、即、停、了、步、指、着、何、達、武、的、臉、笑、道、你、這、鐵、腳、倒、學、會、了、乖、巧、那、日、贏、了、我、們、的、錢、怕、再、賭、下、

去、輸、了、借、故、把、局、面、攪、壞、揣、着、錢、一、溜、煙、跑、了、害、得、我、們、輸、了、錢、不、算、還、要、替、你、出、罰、款、賠、水、子、即抽的  
頭錢這、幾、日、

全、不、見、你、的、影、子、你、打、算、就、是、這、們、完、了、嗎、是賭徒  
口吻何、達、武、笑、道、我、贏、了、甚、麼、錢、你、憑、良、心、說、那、日、是、我、借、故、攪、

壞、局、面、嗎、這、幾、日、我、有、事、不、得、閑、沒、到、上、野、館、來、昨、日、還、到、了、你、家、裡、沒、會、着、你、你、們、這、些、人、從、那、裏、來、會、芳、樓、

有、甚、麼、宴、會、嗎、小、金、道、沒、有、甚、麼、宴、會、我、們、見、李、鐵、民、和、王、立、人、鬧、了、意、見、會、面、不、說、話、有、許、多、不、便、恐、怕、將、來、

兩、人、的、意、見、越、鬧、越、深、又、免、不、了、要、見、面、的、或、者、更、鬧、出、尋、仇、報、復、的、事、來、我、們、做、朋、友、的、都、為、難、不、好、偏、袒、那、

個就由我發起。今日在上野館邀成了一個大局。抽了幾十塊錢的水子。除正當花銷外。都拿來做酒席費。替二人講和。從此各人把各人的意見銷除了。仍做好朋友。仍舊同 賭錢你和他兩個也都是朋友。應該也來一份。才對得起人。那是自然

何達武點頭道。理應如此。我定來一份便了。小金道。你既肯來一份。就同進去。加入議和團體罷。說着拉了何達武。往會芳樓走。何達武還有些遲疑。說怕老涂記恨。小金道。涂老三爲人。最是有度量。不記小恨。事情已過去。好幾日了。還有甚麼要緊。我保你無事就是了。只要更同賭一場 就更有保證了何達武聽得。才放胆跟着小金進了會芳樓。大衆都在三層樓上。一間大廳裡坐的坐立的立。三個成羣。五個結黨。在那裡說笑。見小金同何達武進來。李

鐵民首先立起身。迎着笑道。我們正在說何鐵腳。怎麼好幾日不見影子。莫不是回國去了。不然就是害了病。想不到居然能與今日之會。又挖苦 又恭維何達武點頭笑道。近日因私事忙碌的很。昨日才抽空去訪小金。又不曾訪着。剛才無意遇着小金。方知道今日的盛會。我特來加入一個。涂道。三從人叢中擠出來。一手拉了何達武。道我看

你這時候。再溜到那裡去。你打了人。不算。還把抽下來的頭錢擄了去。又加上一 罪名害得我們受了罰。還要賠頭錢。我祇道你一輩子躲了不見人。誰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有撞在我手心的時候。一邊舉起拳頭要打。然果

打架也是蘇州式文縹縹的。何達武將身一扭。脫離了涂道三的手。退了兩步。說道。我擄了甚麼頭錢。我不犯法。爲甚麼要躲你。

你有手段。聽憑你如何使來。我姓何的。有半字含糊。也算不了是個漢子。是護兵 口吻小金連忙拉着涂道三。說道。已往之事。老三不要再生氣了。我們今日特爲王李兩兄講和。酒席還不會吃。我們講和團體裡。却自己先又鬧出意見來。未免給外人笑話。並且也對王李兩兄不起。王立人也從旁勸道。那日打架。我一個人吃虧最多。依我



你不要吹牛皮。你身上那來的十多張綠裡子。我倒不相信。何達武哼了一聲笑道。你不相信罷了。我看你們也沒這本領。將我十多張綠裏子的贏去。李鐵民道。你若真有。我們就真能贏你的。何達武道。你們想赤手空拳打我的主意。可是不行。我拿出多少。你們也要拿出多少。四硬的劈剎子。賭博場中同道中和同道的共賭都拿出真寶本領來不賭假牌假錢謂之劈剎子看你們可能贏了我的去。王立人道。自然是劈剎子。我們自己人。誰還能夠欺誰嗎。何達武道。就是這們一言爲定罷。我們吃過了酒席。原場不散。還是去上野館拚個你死我活。強存弱亡。總是糊塗瞎子在那裏使計大家聽了。都齊聲喊極端贊成。下女托着一個條盤進來。大家起身。幫着下女搬移桌椅。李鐵民被衆人推到上面坐了。王立人坐了對面。各人分兩邊坐下。由小金執壺斟酒。李鐵民端起杯酒。立起身向滿座舉了舉杯道。兄弟和立人兄。去年因小事傷了和氣。一年以來。雖屢次於無意中會面。却都不肯下氣。先打招呼。以至勞諸位老兄望念。破費許多的錢。爲我兩人謀和。在我李鐵民心裡。實在感激的很。願犧牲一切意見。與立人兄交好。如一年前一般。費了諸位老兄的心。即借諸位老兄的酒。轉敬一杯。今日都得開懷暢飲。不醉無歸。兄弟還有個普通好行的酒令。且請諸位老兄飲過三杯再說。李鐵民自己飲了一杯。將杯覆轉來。給大家看。各人都起身飲了一杯。推王立人發表犧牲意見的話。王立人不會演過說。立起身沒開口。兩臉先紅了。舉着酒杯。那手戰戰兢兢的。不能自主。杯中的酒從兩邊淋了出來。同座的人都望着要笑。真是好笑和王立人交情厚的。便暗中替王立人着急。好一會。王立人才慢慢從喉嚨裡發出音來。說道。我對鐵民本來沒有意見。就祇因他打的我太苦。我每次照鏡子。心中不由得有些發恨。你們大家看我臉上。不還是一條一條的皺痕嗎。我好一副很光滑的臉。硬被他砍得這樣難看。這個比撕破



我。一件極時新極值錢的衣。還要厲害。絕妙比方並且令人絕倒我從那一次被他砍破面孔之後。行事沒一次順遂的。直倒響到於今。跳電車就跌倒賭博就輸錢。這都還是小處。尚有一層關係重大的。今日在這裡的都是知己。沒有笑我的。不妨說出來。我的面孔。雖不能說是潘安再世。宋玉重生。然和鐵民比起來。他不過善於修飾。至於容顏嬌嫩。眉目清秀。我自謂不在他之下。自負不淺當日我和他同組織游樂會的時候。李錦雄年十八九人組織一個游樂會專以嫖一幹員凡勾引女子的事。我絕不會落過他的後。有憑這一年以來因臉上不光彩自己先有些自慚形穢一下手就勇氣銳減了這種無形的損失。要求賠償的話。自然說不出口。祇是再不能忍耐。不向你們說出來。這是鐵民很對不起朋友的事。鐵民不要見怪。你若不是姤嫉。我有幾次被我奪了你的戀愛。你也不會下這種毒手。本來依我的氣忿。應把你的臉。照樣扎破。方能洩我胸中之氣。祇是這多朋友勸說。一來面子。卻不過二來你。我原是生死至交。志同道合。無端拆開了游樂的事。滅了多少興味。所以祇得也把意見犧牲。充足理由願重新振作精神。將游樂團恢復起來。再快活幾時。免得將來回國去了。聚會不着。後悔在日本時。大好光陰。彼此因鬧小意見。不知及時行樂。李鐵民首先拍手贊成。兩邊坐的人也。都鼓掌。李鐵民道。立人說的話。極有見地。兄弟不但贊成。並極佩服。以前的事。確是兄弟對不起朋友。以後決不再那們胡鬧了。游樂團因姜清退出了團體。使團務廢弛。直至今日。精神始得再振。座上舊游樂團的團員。除兄弟與立人外。沒有第三個。此時想全體召集起來。也就很不容易。姜清胡庄都歸國了。祇有羅福張全還在東京。其餘也有在西安的。也有在大阪的。也有不知住處的。依兄弟的愚見。我們從新組織。不必邀集舊人。祇就今日這團體組織起來。實力便很可觀了。涂道三笑道。我們今日這

會。就算是游樂園成立紀念會罷。大家都說贊成。何達武更是歡喜說道。合該我運氣好。能做游樂園的團員。不遲不早的。從家裡走出來。避着你們。早一步都錯過了。這機會不過這種游樂園組織的辦法。及組織的宗旨。團員應盡的義務。我一般不曾聽見說過。二位是舊游樂園的人。須詳細說給我們聽聽。李鈿民見何達武問游樂園的組織。得意揚揚的答道。這種團體的組織原是由四川人胡庄發起的。當日訂了幾條簡章。純粹以課餘圖適合之愉快為宗旨。其中愉快的方法。琴棋書畫。凡文人韻事。件件都有。嫖賭兩項。也是簡章內訂了的。團員並沒有多的義務。祇每月繳團費一塊錢。租一所房子。中間設置些愉快的器具。表面就是一種俱樂部。的辦法。我們從前的游樂園房子裡。面還有鋪蓋。團員在外面勾引了女子。或有特別緣故。不能帶回自己家中。及旅館中住宿的。可到游樂園住宿。每夜須納房金一元。團員勾引女子。遇有困難。須人幫助成功時。凡屬團員。均得相機盡力。團員有無相通的義務。簡章中規罰最嚴的。就是團員割團員的靴。處五十元以上之罰金。還得替被割靴之團員代繳一年之團費。規章何達武問道。怎麼謂之割團員的靴呢。這話我不懂得。李鈿民笑道。割靴的話。你都不懂嗎。譬如你相好的女子。我又去暗地勾引了。關係就謂之割你的靴。何達武道。如何能知道這女子。是已經本團的團員相好過的。李鈿民笑道。凡是我們游樂園的團員。在外面勾引女子。不特不能守秘密。並對於本團的團員。還得宣佈。不會宣佈的。便不在割靴之列。要清就是為不肯宣佈他相好的陳女士才退出游樂園。原因他一退出。一個團體就漸漸的渙散了。初辦兩年之內。各團員的團費。都按期繳納。所以租的房。屋設備得有個樣兒。後來兩年。革命團員中。有些回國當偉人去了。在東京的團員。也就把團務看得不

第一百四十四章 何達武喜發分財 李鐵民重組游樂會

一百十四

算、回、事、了。游、樂、團、的、名、義、便、是、這、們、無、形、消、滅、了。我、們、今、日、既、重、新、組、織、就、全、賴、大、家、齊、心、奮、游、樂、團、的、簡、章、兄、弟、家、裡、還、有、一、份、我、們、這、裡、團、體、的、組、織、也、沒、有、總、理、幹、事、諸、名、目、祇、公、推、庶、務、一、人、經、理、一、切、團、務、會、計、一、人、每、月、於、常、會、期、中、報、告、所、收、團、費、用、途、凡、屬、團、員、都、有、監、督、及、改、良、團、務、之、權、但、須、於、常、會、期、中、提、議、經、過、半、數、通、過、交、庶、務、執、行、如、遇、擴、張、團、務、有、需、款、之、必、要、時、庶、務、提、議、通、過、後、團、員、有、捐、集、款、項、之、義、務、但、提、議、之、件、以、與、團、員、有、普、遍、利、益、為、限、我、們、既、就、今、日、的、會、為、新、游、樂、團、成、立、紀、念、會、就、得、請、諸、位、老、兄、先、推、出、庶、務、會、計、兩、人、來、以、專、責、成。

果然有箇樣兒李錦鷄真正能幹

小、金、道、庶、務、自、然、是、要、請、鐵、民、老、哥、勉、為、其、難、以、資、熟、手、兩、行、的、人、都、鼓、掌、贊、成、

李、鐵、民、極、力、遜、謝、言、屏、軀、多、病、恐、負、委、託、衆、人、那、裡、肯、依、呢、三、推、五、讓、的、李、鐵、民、才、答、應、暫、攝、臨、時、庶、務、俟、團、務、稍、具、眉、目、時、即、退、避、讓、賢。

儼然是總統就職神氣

涂、道、三、立、起、身、正、待、發、言、小、金、攔、住、道、菜、要、冷、了、我、們、且、吃、完、酒、菜、再、推、會

計、罷、何、達、武、拿、着、饅、子、伸、臂、一、揚、道、大、家、吃、起、來、我、是、再、客、氣、不、來、了、於、是、大、家、舉、箸、睜、目、張、口、奮、勇、齊、上、如、攻、堅、壘、一、般、王、立、人、向、李、鐵、民、道、你、剛、才、說、有、個、普、通、可、行、的、酒、令、且、請、說、出、來、看、大、家、能、行、不、能、行、何、達、武、正、啣、着、一、口、的、菜、說、不、出、話、來、一、邊、搖、手、一、邊、晃、腦、袋、口、裡、含、糊、喊、道、不、行、不、行、我、們、快、些、吃、了、飯、還、有、事、去、李、鐵、民、笑、道、先、沒、有、倡、議、組、織、游、樂、團、就、不、妨、行、個、酒、令、痛、飲、一、番、此、時、游、樂、團、既、成、立、了、又、承、讓、位、老、兄、委、兄、弟、承、乏、庶、務、組、織、的、手、續、很、繁、簡、章、還、得、重、新、訂、過、兄、弟、的、愚、見、團、務、比、酒、令、重、大、些、就、依、鐵、脚、的、話、不、行、了、罷、座、中、本、來、沒、有、喜、喝、酒、的、人、酒、令、又、都、不、會、李、鐵、民、起、初、倡、說、要、行、酒、令、的、話、大、家、心、裡、就、有、些、不、願、意、知、道、鐵、民、最、是、歡、喜、逞、能、的、越、是、同、席、的、讀、書、人、少、他、越、是、喜、提、議、行、酒、令、或、打、詩、鐘、或、是、續、麻、總、要、鬧、得、滿、座、的、人、這、個、受、罰

這個出笑話。恭維他的學問好。他才得意罷休。今日見同席的讀書人很少。所以他主張行酒令。不料何達武並不知道假充斯文。硬噴出來說不行。跟何達武表同情的自不乏人。李鐵民見風色不順。便見風使舵。當下一陣碗碟聲音。吃完了酒菜。一場盛會完畢。涂道三道。請諸君將游樂園的會計。公推出來罷。在兄弟一個的意思。庶務既推。鐵民兄擔任會計。應推立人兄出來。使兩賢相得益彰。靠着涂道三坐的幾個人。都高聲喊贊成。小金道。立人兄當會計。自是再好沒有。不過會計為經手銀錢之職。祇立人兄一人。似不足以昭慎重。應請更推一人幫辦。凡收支款項。須二人共同經手蓋章。如此則出費的團員。可增多少信賴之心。納費必較為踴躍。何達武跳起來道。小金的話絲毫不錯。我就舉小金幫辦會計。眾人祇得也說贊成。大抵開會公舉不過是如此一回事。推舉已定。李鐵民道。我今夜回家。即將簡章擬定。兩位擔任會計的。務於一星期內。將房屋器具設備齊全。小金道。我們出去不要散夥。仍同到上野館。先將團員名冊造起來。按名繳納團費。有了錢。方好辦事。然何達武道你們說了。和我去劈剝子的。難道就祇說說罷了嗎。錦雞不準回家。我們且拚一拚。看到底是誰的本領高大。李鐵民蹙着眉頭道。我今晚實在不能奉陪。我想起一樁很緊要的事來了。今晚須去實行偵探一番。王立人問是甚麼緊要的事。李鐵民歎道。說起這人來。你們也多認識的。就是湖北人黃文漢。又提出一樁事來。王立人連連點頭道。黃文漢我認識。此刻這人怎麼了。李鐵民道。黃文漢本人到山東去了好些日子。他有個很戀愛的日本女子。姓中壁。叫圓子。是一個又美貌。又有才識的女子。曾和我有一面之交。昨日有人告訴我。說那圓子已與黃文漢脫離了。現在境況苦的很。在赤阪一家日本料理店當下女。我本打算今日吃了早點。就去探望他。因諸位發起講和的事。我不好推却。就整整的耽擱了。

第一百四十五章 能忍手翻本透贏 圖出氣因風吹火

二百十六

一日方才想起來不去探望再也忍不住。王立人道黃文漢是個很有能耐的人。他戀愛的女子想必不差。不過那圓子既是又美貌又有才識。如何會困苦到當下女的地步。這就奇了。李鐵民道我不也是這們懷疑嗎。要說他是真節女子不肯賣淫罷和我初次見面的時候却已表示很容易下手的樣子。當時我還不知道是黃文漢戀愛的。後來追踪探聽才知道他已與黃文漢立了婚約。自從那次見面之後再也找他不着。白丟了我一個幾錢重的金指環。同座的人問怎麼見面一次便白丟了個幾錢重的金指環。李鐵民即將江川戶活動寫真館相遇時的情形述了一遍。大家都說奇怪。既有那們容易下手那怕不能生活要降志辱身去當下女。大家正在猜想。何達武卻跳起身來搶着要發表他的意見。不知何達武說些甚麼。下文分解。

評

何達武大擺老爺架子。寔在是肉麻當有趣。我不知作者如何寫出來的。難道不怕作嘔嗎。

蝴蝶結子上的珍珠。分明已被松子換卻。妙在何達武不識真假。此後文所以集恨於周撰也。然作者始終不明寫。閱者自能於無字句處得之。是用筆空靈處。

李鐵民王立人一班人之醜怪形狀。前集中所未及寫盡者。於此又補寫一通。真是不肯輕輕放過他們。

圓子事於此略一點明。為後文黃文漢撲圓子回國伏線。

第一百四十五章 能忍手翻本透贏 圖出氣因風吹火

卻說何達武聽得大家說中璧圓子奇怪。忍不住就要把櫻井松子說出來。當下搶着說道。這話不然。不見得美。

貌女子賣淫。定夠生活。即如那日同我在上野館賭錢的周卜先。你們不都是認識的嗎。他是個最講究嫖的人。他所戀愛的。必也有幾分可取。此刻已經和他脫離了的松子。論容貌才識。也不在一般淫婦之下。然而一與周卜先脫離他的生活。就極困苦和當下女的相差不遠了。我見他困苦的可憐。收了他作妾。就住在對門小巷子裡面。以後要是打麻雀沒地方時。我那裡也可作個臨時的局面。不過房屋小些。不能容納多人罷了。並且我那小妾。弄得一手好中國料理。比這會芳樓的廚子還要好一籌。當然要吹一番牛王立人笑道。這真難得。鐵腳的福氣。倒不小。可是今天人多。怕容納不下。改日定得去尊府打擾。打擾。順便拜見姨嫂子。小金從外面進來。拿着八塊錢的鈔票。交給何達武道。收了你一塊錢酒席費。一塊錢團費。這裡還你八塊。何達武接了笑道。怎的團費就要交嗎。小金道。怎麼不就要交。他們的也都在今晚要收齊。誰還有工夫來催繳團費。就是以後按月繳納。也還要望諸位老兄大發慈悲。免得我們常會計的跑痛兩腿。這是不能不預先聲明的李鐵民問道。賬已會過了麼。小金點頭道。會過了。連雜費二十八元五角。還剩下幾塊錢。就作我們游樂園的基本金罷。是會計先生口吻李鐵民道。既會過了賬。我們就走罷。我將簡章擬好了。就到上野館來說。着向大眾道了擾。首先下樓去了。何達武指着李鐵民的背道。這錦雞。祇一張口。嘴會說。當衆一千人答應和我劈刺子。此時又臨脫逃了。畢竟還是不敢過硬。果然好在今天人多。去了他一個。不算甚麼。旋說旋拉了王立人笑道。走走。我們去見過高下。於是一羣人都蜂擁下樓。有不願繳團費的。走到路上。乘人不注意。悄悄的溜走了。一路溜到上野館。小金查點人數。連自己才剩了十三個。將近溜跑了一半。氣得小金蹣跂罵道。那些東西。真是乖巧。見了要出錢。都一個一個的溜之大吉了。他們那裡知道。出這

一塊錢的利益大得很。當然是不知道 倒要請教一二他們平日又不懂得日本的規矩。終日在外面瞎嫖賭跑。冤枉錢也不知使了多少。却不吝惜這一塊錢。引他們上嫖賭的正當軌道。嫖賭都有正當軌道可見 得學問之事真正無窮入了我們這團體得少吃許多的虧。他們倒像疑我們敲竹槓似的那些東西。真是不受人栽培扶植的。由他們溜了罷。以後他們若知道我們這團體的利益。再來要求加入。望諸君一體拒絕。我們這種團體不組織。則已。既經組織成了。不愁缺少團員。不希望他們那些狡猾東西。說是說 得好王立人笑道。我們祇愁老實團員多了。難於幫助。怎麼還怕缺少團員。你們大家隨意請坐。等我將名冊造起來。按名收了團費。再來玩錢。王立人拿出一本格子簿來。將李鐵民及自己小金三個名字。寫在前面。第一名團員。就寫上何達武。以下十名也都寫了。王立人拿出一塊錢鈔票。交給小金道。這是我團費也。交你收管。凡是收入的款項。都交你保存。支付款項。便由我經手。你沒有支付的權。我沒有收管的權。我兩人將權限分清了。責任明瞭些。手攪清 楚得很小金笑嘻嘻的收了。拿出日記本來。用鉛筆寫了收數。挨次伸手向十人要錢。各人出了一塊。收到滄道三面前。滄道三先向小金使了個眼色。接着說道。我前日不是還有幾塊錢。存在你手上嗎。你除去一塊。就是了。小金點頭道。不錯。雖然。是這們說。我得拿出一塊錢來。放在這裡。這團費收齊了。是要封存起來。非團務內正當開支。分文也不能動。好小金真從衣袋裡摸出一塊錢來。加在收的團費。一塊兒另作一個口袋裝了。小金收齊了團費。向何達武道。你想搓麻雀。還是想推牌九。何達武道。這裡十多人。怎麼搓麻雀。我看還是牌九罷。滄道三道。鐵脚。你今晚沒有牌九師傅替你掌腰。我倒要跟。你見見高下。看何達武道。我怕了。你。不算漢子。人多手快。轉眼。就將場面檢好了。滄道三又搶了要做頭盤。衆人祇得依他。何達

武仗着懷中有值得二百元的珍珠。心粗氣壯。三塊五塊的注子押下去。奈他的賭法。太不高超。才推了四條。手  
 中的十零塊錢。看看的都飛到塗道三面前去了。錢包裡祇剩了幾個小銀角。塗道三又做好了盤。推了一條出  
 來。何達武沒有錢押。見王立人。手裡拿着一疊鈔票。約有二三十元。即向王立人伸手說道。看你那裡有多少。都  
 借給我押一手。贏不贏。我立刻就去拿錢。王立人將身軀避開說道。我場場輸。祇今晚手氣。略得轉好了點兒。你  
 又來和我開玩笑。你在會芳樓。不是說了有十多張綠裡子的嗎。怎麼一張都不見你拿出來。倒向我借呢。何達  
 武賭氣縮回手說道。你不要太瞧不起我。我若沒有十多張綠裡子。也不會向你伸手。不過我不輸氣。想借你的  
 錢。贏一手。再去拿錢。你既小覷我也罷。你們停一手。我去拿了。就來。哼。哼。你想卡的住我麼。真有說完。帽子都來  
 不及戴。拔步往外就跑。逕跑到三崎町中澤質店。從懷中將綵綢蝴蝶拵出來。往櫃台上一擱。說看能當多少。就  
 當多少。掌櫃的拿過來。反覆看了一看。何達武此時心想。他至少總得說能當一百元。我有這們值錢的東西。來  
 當。面子上總算很光彩。掌櫃看過之後。望着何達武笑道。先生當甚麼呢。何達武道。自然是鈔票。盡要十塊錢一  
 張的散票子。不要掌櫃的光着兩眼。在何達武身上。打量了幾下。笑着將蝴蝶交還櫃台上。說道。我不知道先生  
 拿甚麼東西當鈔票。何達武聽了。疑掌櫃的沒看出珍珠來。也笑了一笑。打着俏皮腔說道。我就當這蝴蝶的一  
 對眼睛。請你再拿出眼睛來。仔細看看。看能當鈔票不能當鈔票。掌櫃的打着哈哈道。這蝴蝶的一對眼睛。去小  
 間物商店買來。得花六個銅子。看先生說能當多少鈔票。何達武道。你仔細看了。沒有掌櫃的。笑請先生自己  
 去仔細看罷。我們開當店的人。珍珠見的多。落眼便能辨出真假。何達武不由得心裡亂跳。臉也紅了。拿起蝴蝶



就電光下看了又看。苦於自己不會見過珍珠。縱仔細也辨不出真假。祇得老着臉問掌櫃的道：「你看了確實是假的麼？」掌櫃的道：「若不是假的，像這兩顆珍珠，多的不說一百五十元，穩能當得何達武這一來如一盆冷水當頭淋下，倒抽了一口氣，垂頭退了出來。暗恨周撰道：「這一定是卜先那東西知道這結兒是我拿了，故意說得那們值錢。那們珍重好給我上當。這也祇怪我自己太不細心。那有這樣一個綵綉結兒上面綴兩顆那們貴重珍珠的。我這個當真上的不小。我要不仗着身邊有值錢的東西，也不會那們急的搬家。更不會三塊五塊一注押牌九。周卜先這狗娘養的真害的我苦。最可惡就是教下女對我說結兒上的珍珠如何值錢。使我見財起意。隱瞞不說。他和老三就當了和尙罵禿驢。罵得我連哼都不敢哼一聲。嗟。你們兩個東西。這們惡毒。我極力替你們兩人撮合。你們倒是這們對付我好。我祇要有報復你們的機會。若輕輕放了你們過去。我就不在世界上做人了。這一氣非同小可何達武越想越恨。一步懶似一步的挨出了巷口。站住一想。怎麼好意思再回上野館去呢。待回闌木家罷。帽子又丟在上野館。不會戴出來。祇得打點了幾句遮掩的話。仍跑回上野館。途道三還在做盤。見了何達武說道：「鐵腳快來了。去了你場面上冷了一半。何達武搖頭道：「你們合該沒有贏我的錢的福氣。我有一百五十塊錢放在我親戚手裡。剛才跑去拿不湊巧。我親戚不在家。到橫濱去了。今晚多半不能回東京。你們如果信得過我。暫且借些錢給我賭贏了。不待說立刻就還。萬一輸了。以明晚這時候爲限。一文不欠。我一般的有一名公費料不能借了人家的錢不還。拿公費出來做證當然靠不住各人聽了都不做聲。途道三道：「我是做盤的人。手邊不能少錢。不是不肯借給你。你向他們每人分借幾塊。何達武遂向衆賭脚道：「你們每人借五塊錢給我。少了我不要。硬來得妙。可惜不勳人

衆賭脚早將鈔票納入懷中。祇留一二塊在手內。伸給何達武看道。我自己都輸得剩不上幾文了。那裡還有五塊錢借給你。淪道。三向衆賭脚道。你們何妨借幾元給他。他是個長玩錢的。決不會賴賬。我要不是做盤。一定借給他。你們都說輸了。我這幾條也輸了。二三十錢都到那裡去了呢。這賭博原是圖開心的事。把一個有名的好脚輸的不能伸手了。立在一旁。操手望着我們。就有錢在這裡賭。也要減少興味。挖苦刻薄之至你們看我這話說的是不是。淪道。三雖是這們勸奈衆賭脚沒一個開口。連自己押注都不肯下了。那是一定的何達武見借錢沒有希望。與致索然的拿起帽子要走。小金喊道。鐵脚忙着跑甚麼呢。何達武立住脚。回頭問道。沒錢押不跑。站在這裡看甚麼呢。看着也是好的啊小金笑道。你一押就是三塊五塊。又押得不在行。你就是把一百五十塊錢拿來也押不了幾條。眼見得又是精光。何妨一角兩角的慢慢的溜轉些手氣來。我借一塊錢給你。要是賭的好也夠你撈本的了。你專愛賭。又不知道賭的法子。看你那一次不是輸就輸的多。贏就贏的少。何達武被小金幾句話提醒了。想起周撰教的賭訣來。即掉轉身。從小金手裡接了一塊錢。默念了一遍。那六句真言。前四句賭牌。九用不着。後兩句的意義。尙可相通。遂把那塊錢。兌了十個小銀角。忍手看了兩條。認定了賭脚。中兩個手氣最好的。跟着一角兩角的耐煩着押。又看着淪道三手紅。便把押注移到輕方。手黑就移到重方。有時看不實在。即不下注。衆賭脚看何達武賭的很有把握。十條倒有八條贏的。個個都非常驚異。贊不絕口的恭維他。那是一定的這賭博原有些奇怪。凡是手氣好的時候。隨心所欲。無往不利。同賭的若都在行。過了這種場合。就要齊心合力。暗用心機。把這手氣好的。幾下擠翻。方能維持均勢。不至輸的輸爛。贏的贏腫。若大家見這人手氣好的古怪。閑起來恭維。便越閑越起。

湊這人成功了。何達武賭過十幾次。看手中贏的錢。除撈還原本還贏了二十多塊。估計滿場搜集起來。也不過十來塊了。心想今晚真是倖倖能撈回原本。已是喜出望外。額外又贏了。這們多。還不收手。更待何時。難道滿場的錢都能給我一個人掃盡不成。隨即還了一塊錢給小金。收了鈔票。一文錢也不押了。居然乖。湊道：「鐵腳怎麼不押了呢。何達武道：「今晚押夠了。明日再來大賭罷。衆賭脚大半都輸了。見何達武贏了錢。不押都不服氣。拿些話來激何達武。何達武這回學乖了。任憑他們激。祇是嘻嘻的。笑道：「我怕再輸了。趕不着錢來。難看你們裝窮的樣子。妙妙你們看罷。我也輸得剩不上幾文了。那有錢再押。說着一溜烟向外跑了。把那些輸錢的人氣得目瞪口呆。想不出挽留何達武的辦法。湊道：「三點自己的錢數。還贏了幾元。見何達武一走。知道再賭下去。得不着多少好處了。也將牌一拂。起身說不來了。輸家都抱怨小金。不應該將何達武喊回。整本錢給他賭。便宜了他。去幾十元。小金笑道：「我也是個輸家。又去抱怨誰呢。怕輸就不應上場。我們憑天良說。何鐵腳也應給他贏一回。我們贏他的錢。還贏少了嗎。下次你們再贏他的罷。他有錢。免不了要來賭的。衆賭脚無可說得。紛紛散了。賭」

上的醜態
 何達武回到關木家。已三十點多鐘。松子還坐在火爐旁邊等候。何達武說道：「你怎麼還不睡呢。松子揉了揉眼睛。笑道：「老爺不是教我弄好了飯菜等的嗎。五點多鐘。便將飯菜弄好了。直到這時候。我還沒敢吃。老爺吃過了麼。何達武大笑道：「你這人實在蠢的有個樣子了。我外面有多少的朋友。怕沒有吃飯的所在嗎。若等到這時分。才回家吃晚飯。人也要餓壞了呢。你快去搬來吃罷。我晚飯雖吃了。但已過了幾點鐘。再吃一點也好。松子去廚房裡。不一會搬出飯菜來。還是熱氣騰騰的。何達武道：「怎麼還是熱的哩。松子道：「這還是老周教我的法。

子灶裡不斷的加上紅炭。飯菜放在鍋裡，有開水，上面有蓋，蓋着火不熄，總不會冷。老周喜睡，早覺我們吃過飯，幾點鐘他才肯起來。就是用這個法子留飯菜給他吃。何達武聽說老周又想起蝴蝶結子來，立時轉了幾個念頭，忽然在腿上拍了一巴掌，鬼念道：他們兩個狗男女，既做成圈套害我，我何不借刀殺人，也去害一害他呢？有主現放着他的鐵對頭松子在我手裡，還怕害他不了嗎？並且還有老鄭，也是不肯饒他的人。我明日祇須去遞個信給老鄭，兩方面同時夾攻，看你周卜先有甚麼方法應付。果然有本事松子見何達武忽然在腿上一巴掌，不覺嚇了一跳，翻着兩眼，望了何達武問道：老爺甚麼事把我嚇了一跳？何達武笑道：我們吃了飯，再說二人吃了飯，松子收碗，撲到廚房裡洗了，又燒了茶，給何達武喝。何達武從來伏侍人家的，今日初次嘗着人家伏侍自己的滋味，喜得心花兒都開了眼睛，笑得癩了縫。正是初世為人松子料理已畢，火爐裡添了炭，才換着何達武坐下問道：老爺甚麼事，拍着腿子，唧唧噥噥的？何達武笑道：老周待你好不好？松子搖頭道：他待我沒一點兒真心。我待他自問是情至義盡了，何達武點頭道：他待你既沒一點兒真心，你爲甚麼還待他情至義盡呢？松子悠悠的歎了一聲道：我們當女子的人，不安心嫁這人則已，既安心嫁了他，他雖待我不好，我總想拿真心去換出他的天良來。也是誰知他當日騙娶我的時候，早存了個玩弄我的決心，無論我怎麼待他，他表面上未嘗不像很親熱，實在是一點真心沒有，然而我始終沒有和他脫離的心。我若存心和他脫離，他說回國沒有盤纏，我就抵死也不肯拿衣服首飾給他去當了。我至今還是痴心想他慢慢兒回轉心來，念到我的好處，再來找我。都是真話他的朋友有幾處，我都去了幾次，他若找我，向他的朋友一問，就知道我的住處了。奈他生成是個沒有天良的人，鐵

打的心肝再也轉不過來的。我就祇得絕念了。此刻，嫁了老爺十分如意。老爺和他是朋友，好使他知道。老爺的容貌和日本話雖都及他，但我不覺得要緊。因知道老爺是個軍人，腦筋簡單些，沒他那們壞。將來縱難保不丟我。然丟我的時候，決不能施出老周那們狠毒的手腕來。害得我赤手空拳，穿沒得穿，吃沒得吃。更是良心上的話何達武道：我將來打算丟你，今日就不討你了。你放心波。我真不是沒天良的人。祇要你不丟外面，辦人給線，頭巾我戴。我是不會丟你的。老周既對你施那們狠毒的手腕，你心裡也不恨他嗎？松子道：如何不恨他呢？恨不得割了他肉當飯吃，祇恨見不着他。要是見着了，他還親筆寫了婚約，在我手裡，那怕在路上，或是電車上，我都要拚命扭着他去。就近警察署控告他，不賠償我的損失。我便死也不肯放手。何達武喜道：老周和我是朋友，照交情，我本應幫他。但你既做了我的姨太太，就是的人了。我不能不幫着自己。反去幫人。因此問你這些話。你知道老周此刻在那裡麼？松子望了何達武，出神道：我若知道他住在那裡，倒不會恨見不着他了。何達武笑道：他此刻住在富士見樓旅館裡。和他同鄉的陳女士，雙飛雙宿，差不多要正式結婚了。你明日用了早點，可去找他。見了面，儘管扭住他，拚命怪憑他，厲害。有憑據在你手裡，不要怕他。就告到法庭。我有錢替你請辨護士，訴訟。終結還愁他不賠償認費嗎？那個陳女士，有名的欺善怕惡。你和老周拚命的時候，他若來幫老周，攔你，你就扭住他。一頓亂打，罵他不要臉，奪了你的丈夫。教唆得好松子道：到旅館去鬧，不怕館主干涉嗎？何達武道：怕甚麼？你進去就自稱周太太，夫妻吃醋。館主有甚麼權力，敢出頭干涉？你放心去鬧。我在外面等着。大約你進去了半點鐘，光景正在鬧的不可開交，我就進來。好在你本來認識我的故意，向我投訴。老周如何騙娶你，如何假意待你，如何施

狠毒手腕。騙去你的衣服首飾。借名回國。躲着不見面。於今又娶了這無廉耻的女子。把你丟在九霄雲外。不問請我評判。看有這個道理沒有。我就好照着你的話。說給那陳女士聽。使那陳女士知道老周的爲人。或者因你一鬧。把他兩人也拆開了。豈不痛快嗎。不知松子怎生回答。且俟下章再寫。

### 評

此章寫何達武翻本透贏。倒確是真正賭訣。但當局則迷。何達武若不是輸得虛了心。決不肯爲此耐心細賭也。

珍珠被松子換去。何達武自然悟不到。則其恨周撰也。自是必然之事。則其慊慊松子往尋周撰也。又屬極便當之事矣。

## 第一百四十六章 醜交涉醋意泣嬌娃 小報復惡言氣莽漢

話說松子見何達武擔任出錢請辨護士。又答應同去作調人。心裡更加有了把握。即向何達武說道。我明日先去養母家。將老周寫給我的婚約拿來。老周便叫警察。我也有憑據。好說話些。只怕沒有甚麼用何達武笑道。他決不敢叫警察。不過既有婚約。就不妨帶在身上。但是你在那裡開的時候。見了我進來。你務必裝作許久不曾見面的樣子。不可露出馬脚來。使他們知道是你我商通的。這一看是緊要的松子點頭說。理會得。何達武聽房主人家裡的鐘當當

打了十二下。教松子鋪床。自己解開衣服。松子見何達武胸前鼓着一包。問是甚麼。何達武掏出來。看是那本春宮冊子。松子一手奪了。笑道。你把這東西揣在懷裡。做甚麼呢。哦。我知道了。你一定還有個甚麼女人和你相好。

你帶着這東西。白天去同他取樂。怪道送給我的蝴蝶結兒。又要了去。不是拿了去。改送那女人。討那女人的歡心。是做甚麼。我不能禁止你。不和旁的女人相好。也不爭那蝴蝶結兒。你不應拿着我的東西。去和別人取樂。這理有說着。兩個眼眶兒。一紅險些兒哭了出來。何達武攙住松子笑道。你不要胡猜亂想。我除了你。還有甚麼相好的女人呢。也是真話蝴蝶結兒不在這裡嗎。仍給你去戴罷。何達武拿蝴蝶結。送入松子手裡。松子問道。你外面沒有相好的。青天白日。揣着春宮。做甚麼。何達武道。並沒一些兒用意。祇因見這東西。還好。想拿給一個歡喜。此道的朋友。去看松子道。蝴蝶結子。又是拿去。做甚麼呢。何達武沒話支吾。祇得說道。有人告訴我。說萬龍送的東西。都是值錢的。蝴蝶上兩個眼睛。是珍珠。我有些不相信。特拿給朋友去看。松子笑道。畢竟是不是珍珠呢。問得何達武道。若是珍珠。時此刻。就沒有帶回來了。松子一翻身。指着何達武笑道。你還說除了我。沒相好的女人。兩顆珍珠。是真的。就沒有帶回來的。就仍給我。去戴我。雖然窮。也不戴這假珍珠的蝴蝶結子。當然有此一闕何達武笑道。萬龍。尚且可以戴你。身價比萬龍還高嗎。如何戴不得呢。松子道。我的身價。自然遠不及萬龍。但我的身價。却比萬龍高些。何達武道。你的身價。怎麼比萬龍高些。松子笑道。他是個婊子。我是個太太。若是你的身價。比萬龍低些。我就和他比身。頂得妙何達武擺了兩步道。我們當老爺做官的人。身價如何。比婊子還低。做賊的比婊子身分何如呢你這話說得很有見識。做我的姨太太。身分是很高的。時間不早了。我們收拾睡罷。松子見何達武洋服袋裡。還鼓着一包。也不做聲。一伸手。就抽了出來。乃是一疊婦人用紙。前集中婦人用紙已經開了許多笑話。此處又在婦人用紙上大寫奇聞看了一看。往席子上一擲。道。你還抵死辨白。在外面沒有相好的女人。這裡又被我搜出證據來了。看你還有甚麼話說。何達武笑道。這

也是在萬龍那裡帶來的。松子不待何達武說完，搶着說道：「難道這東西也是萬龍送你的紀念品嗎？」何達武笑道：「却不是他送我的。我帶在身上好揩鼻涕。」該死該死昨夜脫衣的時候，忘記了，不會拿出來。松子聽了，祇是搖頭不信。何達武費了無窮的唇舌，殷勤撫慰了許久，才得安貼。女子的慣技，就是利用男子貪戀淫慾，在這上面撒嬌撒痴的。漸漸剝奪男子的威權，不成材的男子，一到了這種時候，總是百依百隨的。一切身分都不顧了。世界上怕老婆的男子，大概沒有能逃得出這範圍的。的確得很閑話少說。次日何達武起來，同松子用了早點，教松子去拿婚約。松子道：「我拿了婚約，就去富士見樓麼？」何達武想了想道：「也好。我去駿何台會個朋友，就到富士見樓來。你切記，又裝個和我初見面的樣子。」自然要囑咐松子答應了，即去梳頭洗臉，更換衣服。何達武先出門，走向駿河台，找着鄭紹政的貸間。鄭紹政正用了早點，打算出外，見何達武進來，即沈下臉說道：「何鐵脚，你爲甚麼捏造些話來唬嚇我？」何達武道：「我捏造了甚麼話？」在那裡嚇了你？鄭紹政道：「日前你在江戶川橋上，對我說的那些話，不是捏造出來，唬嚇我的嗎？」豈但唬嚇你，簡直的罵了你何達武一邊用腳踢出，團就坐一邊，答道：「你怎麼知道我是捏造出來的？有何憑據？」鄭紹政道：「那日我聽了你那一派鬼話，因我自己不懂英文，以爲真是朋友作弄我，寫了些無禮的話，在信上氣忿忿的跑到朋友家，不由分說，大罵了我那朋友一頓。」可謂胃失鬼的哥，胃九鬼胃八鬼我那朋友摸不着頭腦，由我發作了一會，才問我畢竟爲甚麼事。我說你替我寫的好求婚信，於今那女子拿着那信，要向法院裡起訴，看你是何苦。要這們害我朋友，笑道：「原來就是爲那信麼？還有別的事，沒有我說就祇爲那信。朋友道：你既不懂英文，就不應請我代替寫英文信。去向人求婚，那女人不懂英文，尤不應寫英文信給他。祇是現在信已寫去了，這都不必



說了。我於今對你說。我那封信寫得如何好。你橫豎連字母都不認識。也白說了。既是那女子要拿了那信去法院起訴。這官司有我負責。替你打了。你不要害怕。但是你怎麼知道那女子要向法院裏起訴哩。他當面對你說的嗎。我說不是當面說的是和那女子同住的朋友親眼見那女子接信時的忿怒情形並說的話。詳細細告訴我的朋友道。那女子確實懂英文麼。我說程度雖未必高。看信確是能看懂的朋友道。這話來得很奇離。其中必別有作用。或是那女子故意當着人那們說。或是告訴你這話的朋友另有甚麼用意。捏造這一派話來嚇嚇你。着總之與我那信絕無關係。那信的稿子還在這裡。你不信可拿去問懂英文的人。看有惹人忿怒的地方沒有。我當時聽朋友這們說。就拿了那信稿到青年會找着一個英文的熟人請他照信譯給我聽。和我要寫的意思一般無二。可見得是你這東西捏造出來嚇我的。你到底爲甚麼事是這般害我。應當何達武笑道。你要問我到底爲甚麼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告你去問一個人罷。是他教我對你這般說的。並且不是空口教我這們說。還謝了我幾十塊錢。鄭紹政道。誰教你說的。告訴我。我準去找他說話。何達武道。就是你天天想找他說話的周卜先。鄭紹政恨道。那東西有這們可惡嗎。該了我的錢。不還我也罷了。更來破壞我的好事。你快說他怎麼教你說的。此刻他在那裡。何達武搖頭笑道。沒這般容易。老周送了我六十塊錢。一套新製的禮服。我才幫他說這幾句話。你憑甚麼教我快說。鄭紹政生氣道。你也不是個好東西。着東邊討羊頭。西邊討狗頭。周卜先有錢。送你幾十塊。不算甚麼。我姓鄭的沒錢。要留着自已穿衣吃飯。沒閑錢送給你。你不愛說罷了。對付何達武哼了一聲。指着鄭紹政道。你這事就吃了你自己。鄙吝不肯出錢的虧。你這樣窮鬼似的。吊膀子如何配。是周卜先的對

手老實對你講罷。你那日託我打聽卜先。若是肯送我二三十塊錢。我祇略爲幫帮你。陳老二穩穩的是你老婆了。周卜先那能奪得去哩。論年紀你比周卜先輕。論交情你認識陳老二。在周卜先之前論財產。周卜先家裡敲壁無土。掃地無灰。你父親在教育界很有點聲望。房屋田地都有。你手中還有上千的私蓄。周卜先家裡有原配。岳州有外室。東京有姘婦。你是確實不會娶親的。你沒一項資格不在周卜先之上。畢竟一塊到了口的肥肉。活生生的被周卜先奪了去。你說不是吃了鄙吝的虧。是吃了甚麼虧。倒說得備個有理鄭紹敏聽了一想。話是不錯。祇是還不相信。周撰就得了手。忍不住問道。周卜先何時把陳老二奪去了。何達武道。他把陳老二奪去的時候。你還在睡裡夢裡呢。他一見陳老二的面。就請陳老二吃料理。次日來奉看。知道沒我從中攙掇。是沒有希望。立時送了我三十塊錢。求我玉成其事。我得了他的錢。祇得替他出力。第三日我慫恿陳老二去卜先那裡。回看卜先就雇了一輛汽車。遍游東京十五區。在銀座買了百多元餅飾品。送老二。一日吃了兩頓上等料理。夜間又去本鄉座看大力士。第四日又是攙掇老二再去本鄉座。一面通知卜先。在本鄉座等。就是這夜。他們的好事便大告成功。於今是雙飛雙宿。快樂無邊。祇苦了你這鄰客。鬼手上空有千多塊錢。存在銀行裡。眼裡望着陳老二。口裏流出幾尺長的涎來。一點味兒也聞不到手。挖若得好你若肯送幾十塊錢給我。此時的陳老二不在你房裏坐着嗎。鄭紹敏氣得兩眼通紅。望着何達武大叱一聲道。你這東西。全不顧一點朋友的交情。祇曉得要錢。原是馬泊六怎麼當他朋友看待呢我拜託你的話。還向你說少了嗎。誰知你兩眼祇認得錢。虧你好意思說得出口。何達武笑道。現在誰的眼睛不是祇認得錢。朋友的交情不過是一句話。居然是這們說你待怎樣我問你。我幫着你。吊陳老二的膀子。若是吊成了。你們做了夫

婦。我所得的好處在那裏。你曾教陳老二給我睡幾夜嗎？就是講朋友交情。周卜先和我的交情。比你祇有厚沒有薄。他再加以要求我送錢給我。我不帮他。難道反帮你這個一毛不拔的怪道人家都說鄙吝鬼的腦筋。祇知道就自己一方面着想的。祇要於他自己有利益。別人有沒有利益。是不顧及的。這話卻不錯你老鄭就是這種腦筋。鄭紹政聽了這些話。雖是氣的了不得。但聽說陳嵩被周撰奪去了。終不甘心善罷甘休。並且他心裏多久就想打聽周撰的住處。要向周撰討賬。鄙吝人把錢看得重。嘔點氣是無妨的。作者更挖苦當下仍按捺住性子說道。你既帮周卜先拉皮條。已成了功。祇能問周卜先要錢。憑甚麼再向我要。再教給我周卜先的住址。也好意思索謝嗎？你這樣會要錢。將來死了。到棺裏躺着。祇怕還要伸出一隻手來向人討錢呢。罵得好何達武笑道。教給你周卜先的住址。我何嘗說過要錢。那日你自己說了謝我的話。不作數的嗎？他們此刻住的地方。秘密得很。除我以外。絕沒人知道。我說給你聽。你自免不了要去找他。他一見你的面。就知道是我說給你聽的。你找他。又沒有好意。是向他討賬。他不恨了我嗎？同一樣的是朋友。我沒一些兒利益。怎麼犯着爲你得罪他哩。我生成兩隻眼。祇看得見錢的。你多少謝我幾文。我朝着錢分上。就說不得怕得罪朋友了。妙妙此時的周卜先手中富裕得很。他自己定做一套禮服。預備與陳老二結婚的。是一百四十元。送給我一套是一百元。祇這幾日工夫。種種花費。並送我的六十元。我大約替他計算一下。在五百元以外。你不相信。他送我的錢。還不會使盡。你看罷。說時。取出一捲鈔票。給鄭紹政看。鄭紹政道。禮服在那家洋服做的。何達武道。你儘管去調查。是在東興洋服店做的。鄭紹政道。送給你的那一套呢。何達武道。也是東興洋服店。鄭紹政道。卜先和你同去東興看的料子嗎。何達武搖頭道。打電話。

叫拿樣本到卜先那裏定的。鄭紹畋點點頭不做聲了。自然有道理往後就曉得了何達武道。他手中富裕。你去向他討賬。幾十

塊錢。算得甚麼。不過事不宜遲。恐他把錢用完了。便見着了。他也沒有辦法。鄭紹畋道。他是個會欠賬。不會還賬

的人。手中就富裕。也不見得便還給我。犯不着先花錢買他的住址。他這筆賬。我決心不討了。你不用說他的地

方罷。武妙對付何達武應當如此何達武笑道。你以為裝出沒要緊的樣子。我就說給你聽麼。哈哈。你倒生得乖。無如我不默。你

這賬既決心不討了。我這話也決心不說了。我還有事去暫時少陪。又使鄭紹畋也不挽留。更乖何達武出來心

想這東西真是一毛不拔。我在這裡坐了不少的時刻。這時候松子必已到富士見樓了。快搭電車趕去罷。他一

個人關得沒有轉旋的餘地。真弄到警察署。卜先那東西也不是好惹的。就在駿河台上了電車。逕到富士見樓

心裡不免有些惶恐。怕周撰精明。看出和松子商通的破綻來。懸心吊胆的走到玄關內。問周先生在家麼。下女

出來答應。周先生出去了。祇太太在家裡。何達武道。祇太太一個人在家嗎。有客來了沒有。下女道。我剛從樓上

下來。不見有客。何達武尋思道。松子這時分還沒來。是甚麼道理呢。我既來了。祇得且上去坐坐。何達武上樓。到

周撰房裡。祇見陳蒿雲鬢不整的。隱几而以聽得房門響。才緩緩抬起頭來。可疑何達武見他兩個眼泡兒紅腫

得胡桃般大。那梨花一般的嬌面也清減得沒有光彩。疑更可何達武道。怎的祇一個對時不見。二姑娘就病了。麼

陳蒿拿手怕揩了揩眼睛。說道。病是沒病。不知怎的心裡煩的很。懨懨的沒些兒氣力。可疑何達武道。卜先那裡

去了呢。陳蒿道。他一早起來。就和朋友去了。聽說你昨日搬了家。搬到甚麼地方去了。何達武道。我因江戶川離

正則學校太遠。上課不方便。搬在今川小路。會芳樓料理店對面。正說話時。外面腳聲響。周撰回了。進房見何達

武路打招呼。手中拿着一條鬆緊帶向陳嵩道：「這帶子快要斷了，你有針線趁沒斷的時候替我縫兩針。」陳嵩揚着臉不瞧不睬。毛病發作了。周撰一看陳嵩的臉吃驚問道：「你甚麼事把兩眼都哭腫了？不是笑話嗎？」回頭問何達武。

道：「你向他說了甚麼嗎？」何達武道：「我頭上沒有癩子，我剛進來沒說的十句話怪我呢？」周撰後向陳嵩道：「我祇幾點鐘不在家裡，你甚麼事便急得這樣？」陳嵩氣呼呼的用手將周撰一推道：「你少要在我跟前假猩猩，你的鬼計我都看破了。我上了你的當，恨不得生食你的肉，旋罵旋掩面哭起來。」哎呀，不好了。周撰摸不着頭腦，祇急得問何

達武道：「你既沒說甚麼，他怎的急得這般呢？」你在這裡知道爲甚麼事麼？」何達武道：「我才進房就見他伏在桌上，他抬起頭來，我見他兩眼腫了，還祇道他病了呢。我問他，他說病是沒病，心裡不知怎的煩得很。我那裡知道爲甚麼事哩？」周撰即伸手按電鈴，叫下女來問道：「我出去了，有甚麼客來會我？沒有？」下女偏着頭尋思，還沒答。白陳嵩厲聲說道：「拿這話問他做甚麼？難道你出去了，我在家裡偷漢子不成？傳出去多好听呢？」周撰一想，這樣話問下女是不尷尬，即借着要開水，改口教下女去了。陳嵩道：「你不要裝伴，你東京既有正式老婆，婚約具在，怎麼又多方騙我，要和我結婚？」周撰一聽這話如在頂門上劈了一個炸雷，驚得幾乎失了神智，停了一停才問道：「這話從那裡說來的？」我東京何嘗有正式老婆？」陳嵩鼻孔裡哼了聲道：「不給你一個憑據，我也知道你一張嘴，死人可以說話，你看罷，這是甚麼？從懷中拿出一張名片來，向周撰一擲。周撰拾起來一看，名片上是櫻井松子四字。任憑周撰有多大的神通，到了這種時候，心裡總免不了警慌，臉上總免不了失色。還是他作惡慣了的人，自己的良心不責備自己，祇受陳嵩一方面的責備，尙能勉強鎮靜。好故意笑了，笑問道：「這櫻井松子，我却認識他是

個極有名的爛污淫賣婦。不錯。民國元年的時節。我嫖過他幾次。多久不會和他會面了。這名片怎麼到這裡來的。隨望着何達武道。你近來見着松子嗎。何達武嚇得心裡一衝。連忙辨道。我不認得甚麼松子。我近來安排一心讀書。甚麼事我都不知道。你一概不用問我。好。陳嵩道。爛污淫賣婦是不錯。但是你祇嫖過他幾次的話。就太撇清了。我不會聽說過。嫖淫賣婦要立婚約的。你親筆寫的字也逃得過我的眼睛嗎。不但有婚約。還有一封實憑實據的求婚書。我都領教了。原來你周卜先是個這們多情的人。對一個爛污淫賣婦。尚且如此。無怪見了我失魂喪魄。祇恨我自己太沒眼力。把假殷勤當作真情。我<sup>心痛又</sup>想起來真心痛<sup>怎樣呢</sup>。說着又哭起來。周撰見何達武坐在房裡有許多不便。向何達武使眼色。教他出去。何達武本來也坐不住了。即退了出來。出旅館。走不到幾步。祇見鄭紹畋從前面大搖大擺的走來。遠遠的笑着。對何達武點頭。何達武迎上去。問從那裡來。鄭紹畋笑道。你要我教給你周卜先的住處麼。我一個錢的謝禮不要。就是這們教給你。妙。何達武笑道。你怎麼知道了。卜先的住處哩。鄭紹畋道。不原是你教給我的嗎。何達武道。放屁。我在那裡教給你。鄭紹畋道。你沒教給我。我怎生知道他住在富士見樓呢。何達武詫異道。他這地名知道的絕少。你這東西從那裡打聽出來的。鄭紹畋道。你在我家裡說的。此刻倒來問我。卜先若問我。怎生知道他的住處。我就照實說。是何鐵脚特意跑到我家。告訴我的。並說你老周如何手中富裕。專就吊陳老二的膀子。一樁事。一切花費。並送人家的。有五百多元。鐵脚催我快來。向你老周討賬。遲了怕錢要花完。我這們一說。老周便不能怪我。不該向他討賬了。妙。何達武急得作揖道。你這們一說。我一輩子也不能再見卜先的面了。便對老二也對不起。畢竟這地方是誰告訴你的。鄭紹畋道。不是你自

已說。禮服是東興洋服店做的嗎。我問。你不是同卜先親去洋服店看的料子。你說是打電話教洋服店拿樣本到卜先那裡看的洋服。店既到過卜先那裡。自然知道卜先的住處。我在那洋服店做過幾套洋服。跑去一問。清清楚楚的。把番地都開給了我。我又問他兩套禮服都試過了。初縫沒有。他說祇做一套。價錢不錯。是你說的。一百四十元。昨日下午。已將初縫試過了。我問他。還有一套一百元的。已量過尺寸。為甚麼不做哩。他說。量尺寸的時候。周先生就說了。這套暫不要買料子。且等一百四十元這套。試了初縫。再行定奪。昨日下午。去試初縫。周先生回了信。說暫時不做了。祇趕快將這套試初縫的做起。送去。何達武變了色。問道。這話真的嗎。鄭紹改道。你不信。去東興洋服店一問。便知道了。何達武連連踉蹌。我上了周卜先的當了。他要賴我那三十塊錢。祇因文憑在我手裡。無錢取不出。遂用這個法子。使我恭恭敬敬的。雙手將文憑送還他。還說了許多道謝的話。這鬼東西。實在狡猾的。可恨。總算你明白。你儘管去問他要賬罷。他手中闊極了。不給你的錢。你祇扭着他。大吵大鬧。最好打他兩個耳光。撕破他身上穿的那套很漂亮的洋服。才出了我胸中之氣。是鐵腳口吻。鄭紹改笑道。照你說的。這們跑去一鬧。你的氣是出了。我的氣將怎麼樣呢。何達武道。你不是一樣出了氣嗎。或者將他扭到警察署去也好。鄭紹改搖頭道。我對他沒這們大的氣。用不着這們出。你要想出氣。你自去找他。我替你出氣。我便還有得氣。嘔了。何達武道。我知道你是聽說他有錢。又想。去巴結他。不敢對他說句重話。怕得罪了他。沒錢賞你。吓你做夢呢。你去照照鏡子。看你這種面孔。也配去巴結周卜先麼。你快去巴結得好時。卜先和老二睡覺。看可用得着你墊腰。或者還給些水你吃。這是鐵腳說。不。鄭紹改笑道。你大概是替他們墊腰沒墊好。已經巴結到手的禮服都

退了。信不賞給你了。連我都替你氣不過。我看你這個拉皮條的太不值得。你先何不巴結我老鄭。我老鄭雖鄉  
客然說話最有信用。說一句是一句。要是答應了你的錢。決不圖賴你自己瞎了眼。把周卜先當恩人。把我老鄭  
當仇人。你這種人不給點氣你。你得意的要上天了。喇。上次了幾腳的氣。今天一齊出了好箇六月。價還得快。何達武聽了這一派話。氣得兩  
個眼睛都暴出來了。緊緊握着拳頭。恨道。我若不是街上怕警察。來干涉這一下子。要送你的狗命。鄭紹旼退一  
步。仍是嘻皮笑臉。說道。你有胆量。有本領。去打騙你的周卜。先我被你騙了的人。打我做甚麼。好你不要望着我  
生氣罷。我替你去撈個本兒。卜先這東西是可惡。那次吃了我的料理。推說小解。下樓溜跑了。直到於今。躲了不  
見面。我不恨他。也不到處打聽他了。我兩人都是上了當的人。正好大家商量一個對付他的辦法。我剛才的話  
是和你開玩笑的。不要當真。何達武的臉色被這幾句話和緩了許多。湊近一步問道。你剛才的話都是信口說  
了氣我的麼。鄭紹旼點頭道。自然是信口說了氣你的。何達武道。然則那禮服退信的話也是假的了。我說周卜  
先是不會壞到這樣。鄭紹旼笑道。那句話却不是假的。東興洋服店是那們告訴我。我一字不曾增減。何達武道。  
好要你周卜先對我這們狠。哇。你有個甚麼對付的辦法。何不說給我聽聽。我也好幫你的忙。鄭紹旼不慌不忙  
的說出個計較來。何達武連聲道好。後來果然由鄭紹旼何達武一班人。把個萬惡千刁的周撰盡情的收拾了。  
此時且慢說。留在第十集裏面發表。

評

松子找周撰一回事。只從陳蒿方面寫。是用筆取巧處。



第一百四十六章

醜交涉醋意泣嬌娃 小報復惡言氣莽漢

一百三十六

鄭紹政笨口鈍腮。偏偏對於何達武又伶牙俐齒。大出其前日所受之氣。可見得人當報復時。可以變蠢爲靈。化拙爲巧。

超等國貨



美女香烟

美女可愛。香烟亦可愛。香烟而為國貨。則尤可愛。明乎此請吸美女牌香烟。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